每當午夜燃起熊熊野火，就有一位純潔少女慘遭割頸⋯

午夜野火

MARY STEWART著 · 吳安蘭譯

每當午夜燃起熊熊野火，就有一位純潔少女慘遭割頸⋯

午夜野火

MARY STEWART著・吳安蘭譯

皇冠叢書

午夜野火

當代名著精選

3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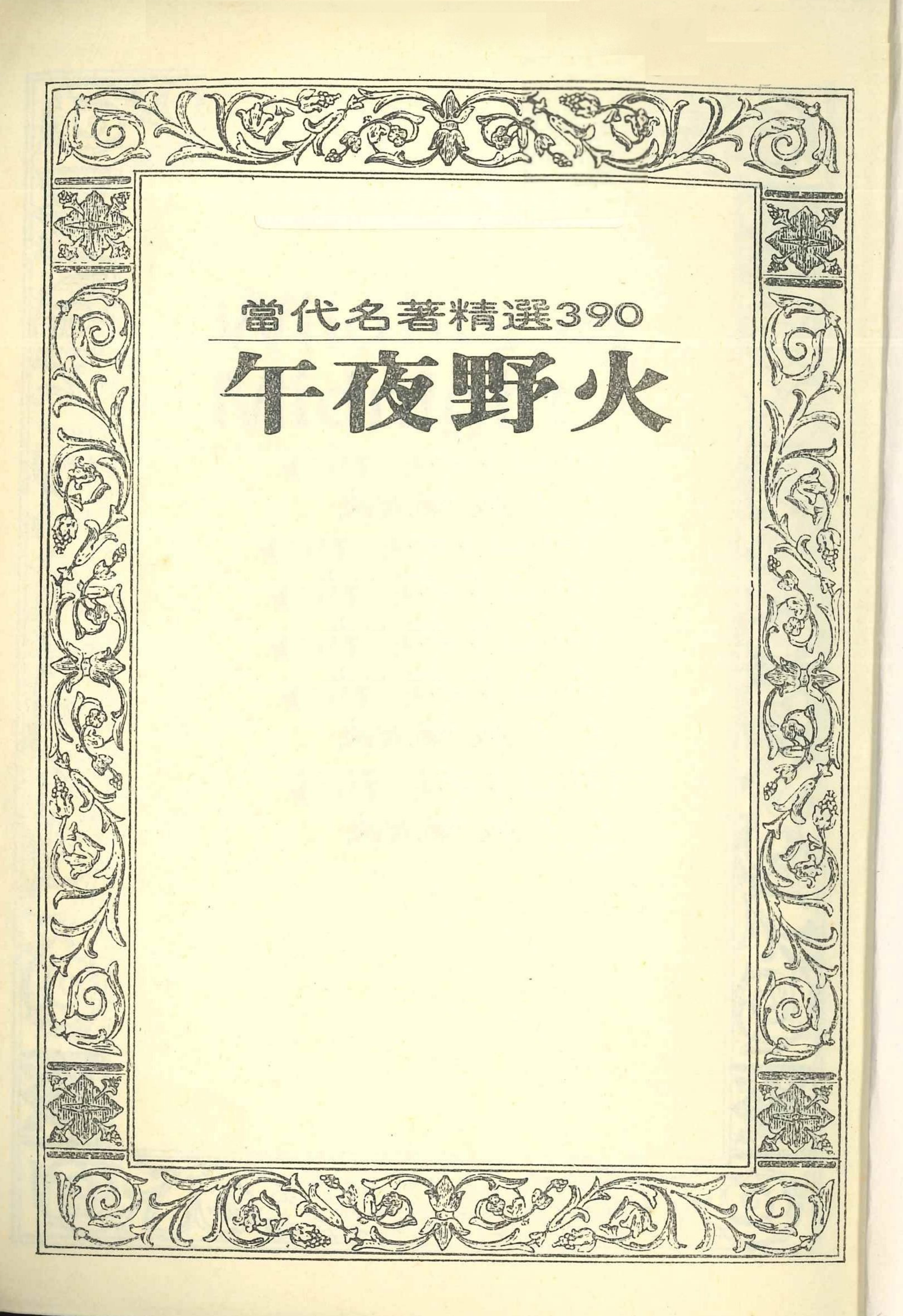
Wildfire at Midnight

MARY STEWART著・吳安蘭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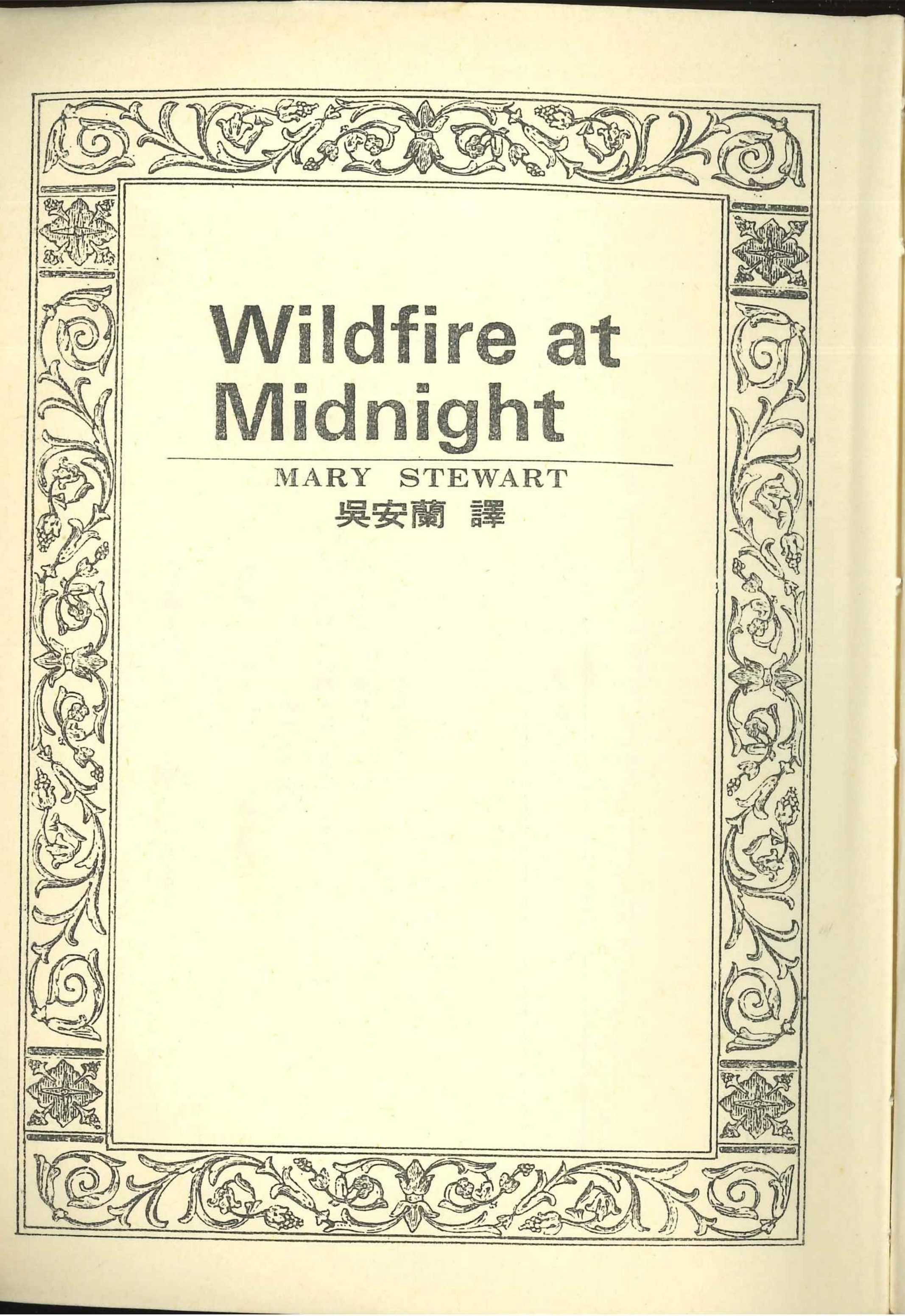
瑪麗・史都華——美國頗負盛名的女作家，每部作品都列名最佳暢銷書榜，歷久不衰；名著如『九輛等待的馬車』（皇冠雜誌曾經連載）及『紡月的女神』（當代名著精選9），頗為膾炙人口。史都華女士文筆風格清新優雅，人物個性突出深刻，事物景致詩意盎然，亦擅長懸疑悚慄的情節描繪，實在是位不可多得的全才作家，成就與另一浪漫名家赫特並駕齊驅。

午夜野火——一位離婚的美麗時裝模特兒，為了擺脫情感與工作的重担，前往蘇格蘭的史凱島度假，却捲入一場恐怖離奇的謀殺夢魘……史凱島上雄偉的普拉文山，每當午夜燃起熊熊的野火，就有一位純潔的少女慘遭割頸；這是邪教的獻祭儀式，還是預謀的殺人酷行？模特兒姬安妮塔在史凱島尷尬的巧遇前夫，旋即陷入血光與追殺；前夫是兇手？還是護花英雄？


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390
午夜野火



Wildfire at Midnight

MARY STEWART

吳安蘭 譯

主要人物表

姬安妮塔・布魯克（Gianetta Brooke）

——職業模特兒。

尼古拉斯・杜瑞（Nicholas Drury）

——作家，姬安妮塔的前夫。

瑪西雅・梅琳（Marcia Maling）

——電影明星。

辛浦森夫婦（Mr. & Mrs. Simpson）

——旅館客人。

柯瑞根夫婦 (Mr. & Mrs. Corigan)
——旅館客人。
阿拉德・班恩 (Alastair Brain)
——旅館客人。
隆納・畢葛 (Ronald Beagle)
——旅館客人。
休伯特・海 (Hubert Hay)
——旅館客人。
蕊貝塔・西梅絲（Roberta Symen)
——旅館客人。
莫倫・普拉福 (Marion Bradford)
——旅館客人。
洛克・格蘭特（Roderick Grant)
——姬安妮塔的好友。

名家的推薦——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

『當代名著精選』，將讀者的視野，伸向了世界文學的舞台，它所呈現的風貌，如此強烈真實有血有肉，出版這一系列作品，需要絕對的魄力，絕對的遠見。

名作家／桂文亞

很難抗拒它的誘惑，『當代名著精選』常使我因而睡眠不足，但我又甘於沈迷在它的魅力中，享受小說世界的極品。

名作家／心岱

這可稱得上是一席菜式繁多，百味雜陳的文學盛饌。客官，您要什麼？

大燴鮑片？蝦子烏參？八珍熊掌？

嗐！來盤開胃小菜如何？

要客腓力牛排？沒問題，幾分熟？

在下業已掌厨六年，敢向讀者誇口，不管您老文學品味如何？咱絕對能給您來上幾道包君滿意的佳餚。

名譯家／施寄青

『皇冠當代名著精選』都是暢銷金榜的作品，叫好叫座。多采多姿的取材和寫實角度，得以一窺現代歐美作品的取向風格，是讀者和作者的精神食糧。

名作家／朱秀娟

一生當中，與小說結緣的機會，俯拾卽是。皇冠『當代名著精選』，以六年的恆心和雄厚的實力，翻譯了將近三百本的國外暢銷小說原著，其成就與影響力，是國內出版界難得一見的。

金石堂書店副總經理／陳斌

第一章 霧靄彌漫的島

首先一提的是老爸老媽給我取錯了名字——姬安妮塔。這名字太美，像威尼斯大師筆下的美女，高雅秀麗。而我呢，只是有一頭紅髮的可愛女孩。我母親有一半義大利血統，但她却不知道她的義大利父親是誰。

我十九歲離開學校，在倫敦區一所學校接受模特兒訓練。有一天，我正式出場，穿著一襲翠綠的晚禮服。就在那次，我認識了尼古拉斯．杜瑞，他從人羣中大步走了過來，自我介紹。當年他才二十九歲，却寫了三本風評甚佳的小說，說起話來口若懸河。在他目光灼灼的注視下，我羞澀地像個女學生，三個月後，我們就結婚了。

此後的三年，我瘋狂地愛着他，但他整整比我大了十歲，我們之間的差距實在太大。結婚前兩

年，我們還能相安無事地度過。尼古拉斯經常出去旅行，尋找寫作資料，但他總是不停地找理由不帶我一起去。後來我發現他並不是一個人出去旅行，我並不驚訝，却感到受傷和恥辱。

如果我還想維繫婚姻，最好能隱忍不說。可是我沒做到這點，一九四九年，我離婚了。爲了一直住在教區的媽媽，我仍冠夫姓，甚至還戴着結婚戒指。我回到倫敦，重新找過去的雇主雨果．蒙特非，他對我非常仁慈，不但雇用了我，此後更絕口不提尼古拉斯，其他人也是一樣。只有母親的信中偶爾提及……，她一直被蒙在鼓裏。

一九五三年五月中旬，雨果突然放我兩週的假，我知道這消息，立刻打電話給媽媽。

『六月初要來度假？』媽說：『眞是好消息，親愛的，妳會到這兒來嗎？尼古拉斯呢？他也會來嗎？』

『媽，我——』我把話題岔開：『我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離妳那兒不遠，最好是有山、有水、有飛鳥……』

『不遠的地方，』媽媽很快地說：『史凱島，可是這兒總是下雨，所以只能待在屋內。』

『史凱島。』我不由自主輕聲唸道。『聽起來眞好。媽，妳知道那兒的旅館嗎？』

『得問問妳爸爸——』

我聽到她和爸爸交談的聲音，然後她拿起話筒說：『親愛的，妳爸爸有地址，坎瑪菲歐納旅館——』

『什麼——』

『坎瑪菲歐納旅館——』媽媽一字一字地說：『我記不大清楚，應該只有這一家。孩子，妳住在那兒，一定會有一段快樂的時光，那兒有山有水有鳥聲，總之有妳想要的一切。』

我腦海裏想像着被大雨沖洗後蒼翠的青山。『是的，媽，我想我會喜歡的。』

一九五三年五月三十日，星期天的傍晚，我到了史凱島的坎瑪菲歐納大飯店。這兒非常僻靜安詳，瀕臨內海，有一個很大的港灣，是屬於大西洋的港灣，有一個叫艾格村的漁村。山上長滿了石楠，海潮拍打着山岩，在這多雨的島上，彌漫着濃霧。

山勢合抱的內海，水面波平如鏡，深處海水呈深藍色，映着山影和雲影。眞實的世界和水中的世界相映成趣。我們的船行在水上，劃出一道道水波，水波附著船邊低語着。我在船上聽到海水一波波退潮的聲音，空氣中夾雜著海水的氣味，那氣味令人興奮。前面的海岸是碎石堆和石楠，再過去是一片樺樹林。

行到兩山夾峙之處，那兒有一處綠色的山谷，就在海水穿過兩山之畔。從峽谷過去，我知道是一處內海。這山勢環抱的海很深也很窄，有河流過。我可以看到從那兒透過的光，逐漸透過谷口看到裏

面別有洞天的景色。我看到濃霧籠罩的白樺樹林裏，有一棟白色建築物。船隻穩穩前行，現在我可以看到旅館煙囪冒出來的黑煙，映在深藍的山脈前，像一幅隱約的鉛筆畫。斜陽低垂，水上斑斕的光影也黯淡了，這時山谷小村籠罩在濃霧裏。一塊巨岩擎天矗立，斜斜投影在海灣中。

這時，身邊的旅客對我說話，我驚得嚇一跳，方才太專心凝視風景，四壁高山，造成這兒好大一股孤寂感，我全然忘了我不是自己一個人。

『抱歉，你在說什麼？』

他微笑，我這才看清楚他是個看起來很快活的人，年約三十歲，有一頭罕有的深金色頭髮，和一雙湛藍的眼睛，個子高瘦，但看起來却很强壯。他的皮膚是褐色的，似乎大部分的時間都生活在戶外。他的穿著打扮類似古代愛爾蘭愛斯特的裝扮，身上穿的衣服是很好的格子料。

『這一定是妳第一次到這兒。』他說。

『是啊，這兒實在很迷人，令人難以抗拒，你說是不是？』

他大笑。『一點也沒錯。我對這地方瞭如指掌，但每一次來，這景色仍使我看得忘我。』

『景色？』

『這霧景。』他的眼神望向遠處，我也隨著他的視線望去。『那個叫葛斯文的地方，美極了。』

他遙遙遠指。這時船夫不知何時也站在我們後面，接口談論。船夫是本地人，有一張黝黑的方形臉

孔，並有著島民溫柔的口音。他駕著船穩穩前進。

『在山之巔有一處美麗的地方，』他說：『叫思嘉・波奇。』

『你說的是思嘉・阿拉黛嗎？』船夫馬都說：『那地方應該叫思嘉・阿拉黛才對。』他又說了一遍。

那男人朝着船夫微笑，那微笑也算是一種回答，然後轉頭對我說：『馬都是對的，那地方在地圖上叫做思嘉・阿拉黛，但是我却喜歡那地方的古地名——思嘉・波奇。』他用手指指着山之巔，山勢的黑影映着落日。他放下手朝我笑笑。『那兒最美的時刻，就是傍晚觀落日或夜晚看繁星——那景致實在太美了。』

『你一定經常爬山。』我說。

『爬山嗎？是的，常爬。』

『格蘭特先生是個爬山好手，』船夫說道，一邊轉頭對着我：『妳這趟來，打算待很久嗎？』

『一星期或十天，那得看天氣而定。如果都像今天這麼好，那簡直像在天堂一樣。』

『我看不可能。』格蘭特很自信地說：『馬都，你認爲呢？』

船夫以懷疑的眼神朝西南看看，大西洋伸向深藍色的天際。他朝天際指指。『會下雨。』他說。

『啊，天啊！』我好沮喪，不過我也夢想看看雨洗後蒼翠的青山。

『沒關係的，』格蘭特先生愉快地說：『下雨天釣魚收穫更大。』也許我看起來鈍鈍的，因此他又加了一句：『妳會釣魚是吧？』

『噢，不。』連我自已都感到詫異，我說話的口氣竟然很抱歉。『但我——我可以學。』

他興致勃勃，很快又問：『那麼妳喜歡爬山嗎？』

『不。我來這兒，只是想尋求安靜，好好休息。』

他看著我的行李。『從倫敦來的？』他笑笑。『如果妳想離開這個熙熙攘攘的世界，妳算是來對了地方。這兒沒有什麼鄰居，只有濃霧。最近的——』他突然止住話。

『最近的什麼？』我看一眼旅館，現在更近了。旅館孤立在綠色的山谷中，東邊矗立一座大山，頗有泰山壓頂的氣勢，相形之下，旅館顯得更小了。『是那座山嗎？你以前並沒有提到啊，那山叫什麼？』

他顯然猶豫了一陣才說：『那是普拉文山。』

船夫拿下嘴裏叼著的煙，把煙蒂扔進水中。用他溫和的高原口音說：『普拉文山，那是藍山。』他說話時，有些心神不寧。突然，他把話題一轉問道：『倫敦很擁擠嗎？』

『是啊，幾個月來，到處都是人潮，而且為了慶祝女王加冕典禮，到處都彌漫著興奮的氣氛，就像一壺水慢慢加熱到沸點。』

馬都把船頭駛向河口。『倫敦眞是這樣？』他的聲音中有着懷疑。『難道妳不想留下來看加冕典禮？』

『就某方面來說，我是想。可是我——我實在工作過度了，最後我認為出來度假是較好的主意。』

『那麼妳怎麼會想到來這兒呢？』格蘭特先生問道。他的目光仍看着藍山。

『來史凱島嗎？哦，我不知道。每個人都想找個時間到史凱島一遊，不是嗎？我想安靜，而且轉換一個全然不同的環境，我打算到山上散步。』

『一個人嗎？』馬都的表情有些怪異，我不由得瞪着他看。

『是啊，怎麼啦？』我很詫異地問。

我看到他和格蘭特四目相視了好一陣子，然後他倆別過臉注視着碼頭。我大叫：『我又不會迷路。』我說：『別忘了我是個都市人，不會走太久的，也不會走到下面的斜坡或海灣的，不會有事的！』我轉過頭看格蘭特先生。『馬都認為我會在霧中迷路，還是會被水鬼拖下水去？』我止住話，他的眼睛凝視着我，他臉上有一種很奇怪的表情，帶着一層陰影，但我却無法探究出他在想什麼。我猶豫了，意識到自已心中隱隱不安的感覺。

格蘭特垂着眼說：『我想馬都的意思是——』

馬都這時關掉引擎，那喧鬧的引擎聲驟然沈寂下來，就像引擎的聲音驟然喧鬧起來那般令人不習慣。『倫敦……』馬都沈思着說：『從倫敦到這兒，着實有好長一段路……』我看得出他是在找一些話搪塞，以掩飾他的困窘。我以一雙理性世故的眼睛，看得出他單純個性難以掩飾的不安。他繼續說着：『人人都說，倫敦是一個非常好的都市，有西敏寺、動物園、馬戲團。我看過照片……』

我們的船輕輕盪向碼頭，我有些遲疑地問：『你最後一次去倫敦是什麼時候？』

他牽着我的手帶我走出船，他的目光凝視着我好一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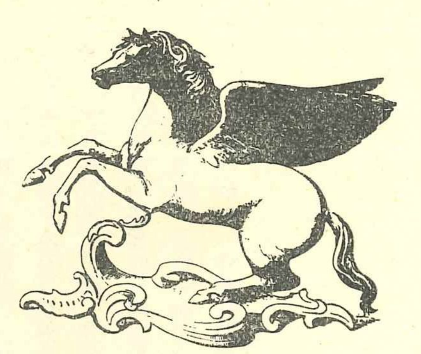
『小姐，那是八年以前的事了。』他以溫和的聲音說道。『那次我前往緬甸，途經倫敦……』

格蘭特先生爲我提起行李，開始朝旅館的小徑走去。我跟在格蘭特先生的後面，意識到馬都在我倆身後，正凝視着我們好一陣子。這個單純的史凱人好像有些——在一層烟霧後面隱藏着什麼事？那會是什麼事？爲什麼他那麼掛慮而要改變話題？

小徑一直通達旅館的前門，旅館面對着山谷。當我隨着引導的人走到旅館轉角時，我又瞥了一眼那聳立在旅館東邊巍峨的大山。像一隻巨大的鷹般俯視着山谷。

普拉文山？藍山？

我回轉過頭，朝旅館走去。



第二章 到另一邊去

一個小時後，我梳洗已畢，把坐火車那股味道去除掉，然後換了衣服。我坐在旅館餐廳中，享受這一刻的寧靜。再過一陣子，就會有許多旅客湧來吃晚飯。我啜著風味奇佳的雪莉酒，把腳舒適地擱置在火爐前。餐廳的三面窗子都可以看到外面的山景，我感到很好。

旅館大門開了又關，我從餐廳的玻璃門望出去，看到有兩個女人走進走廊，朝著樓梯走去。我判斷其中有一個女人約莫是我這年紀，而比我矮一點，黑一點，身材結棍。頭髮短短的、直直的，像男人一樣的髮式，穿著爬山的衣服和襪子、皮靴，顯然有意打扮得很男性化。另一個女孩年約二十，看起來非常年輕，雙頰紅潤，有一頭直直的黑髮。我想，她看起來並不很快樂，肩膀下垂，好像很疲乏的樣子。這兩人從轉角處走過，蹬著樓梯上去了。

隔了一分鐘左右，一對年老的夫婦走下樓來。這對老夫婦都是高高瘦瘦，背有些駝，一副有教養的面容，頭上戴著一頂舊帽子，兩人表情嚴肅，拿著一個空空的柳條魚簍。一個女人緊跟著他倆後面走過來，雙手深深插在口袋裏。我看不清她的臉，但她彎腰駝背，走起路來懨懨無生氣，從這點我就知道，她的生活一定過得疲乏又沮喪。

我打著哈欠，烤著火伸伸腳趾，懶懶地翻著報紙。我在壁爐的爐架上，看到照片中的一個女人，穿著雨果・蒙特菲設計的一件晚禮服……。我記得很清楚，那是一件充滿靈感的衣服。我隨手翻翻影劇版，費雯麗風采奪人，任何女人跟她一比都顯得平凡。另一幀照片是影星瑪西雅・梅琳正對著鏡頭微笑……

餐廳門旋開了，又被關上，引起一陣騷動。進來的女人，竟然就是瑪西雅・梅琳。她在我對面坐下，點了一份飲料。

我目瞪口呆地看著她，絕不會錯的。她有著一頭柔軟的金蜜色頭髮，一雙大而可愛的眼睛，像古羅馬貴族般挺直的鼻子，和迷人的唇。這張美麗出塵的臉，無疑是一張明星的臉，我曾在倫敦最大的戲院看過她演的片子。

侍者把飲料送來了，瑪西雅・梅琳接過去淺嚐一口，隔著那杯子，她和我的目光相接，彼此淡淡一笑。

『抱歉，』——那是種熟悉的沙啞聲音。『我們見過嗎？我想我們認識。』

我微微一笑。『梅琳小姐，妳這麼說眞是太勇敢了。我可以想像許多人都表示認識妳，妳却得躲避人們。可是，我們並沒有見過面。』

『我可以確定，以前的的確確見過妳。』

『可能，我是服裝模特兒，展示時裝。』

『那就難怪了。我想起來了，妳替蒙特菲工作，對吧？』

『是的，我是他旗下的模特兒。我叫姬安妮塔・杜瑞。當然，我認得妳。我看過妳的片子。』

『親愛的，妳眞是太好了。』瑪西雅一面啜著琴酒，一面沈吟地望著我。『現在我想起在什麼地方看到妳了，不是在照片上看到妳，是去年冬季服裝秀上。我買了由妳展示的晚禮服——』

『我想起來了，那是件茶色天鵝絨衣服，穿起來很重的。』

隔著杯子，她朝我做了一個鬼臉。『說得也是，相信妳和我一樣瞭解。那件衣服並不適合金髮的我。』

『妳買的時候，頭髮還沒有染成金色。』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抱歉，』我猛的猶豫一下，又加了一句。『我——』

可是她却大笑了起來，咯咯地笑個不停。『我自個兒都搞忘了。對，那件衣服我穿了並不適合。』

她伸伸那雙修長的腿，朝我笑笑，那是她的招牌微笑。『我很高興妳來這兒，我才來了三天，就已經開始想家想倫敦。到這兒來，抛下一切塵慮，這回還是第一次想到文明生活的東西，像衣服之類的，那也是我非常喜歡的，妳也一樣，是嗎？』

『當然，但那是我的工作——』

『我知道，』她說：『到這兒來的人，只談爬山和釣魚兩件事。但我認爲那兩種話題都很無趣。』

『那麼妳爲什麼到這兒來呢？』這問題很不禮貌，也很唐突，但她却不以爲忤。

『親愛的，我是來這兒休息的啊。』

『噢，我懂了。』我裝作淡然的回答，不想再深入探知別人的私事。可是梅琳却揚起眉注視著我，再度大笑起來。

『不，』她說：『我說的是實話。我到這兒來是要好好放鬆，完完全全休息——不要再去想工作。一週以前，上一部片子殺青了，因此我想過離文明較遠的生活，適巧又讀了一本有關史凱島的書，所以我就到這兒來了。』

『史凱島眞有書上所說的那麼好嗎？』

『就某方面而言，羣山翠谷任何時候看都美極了，昨天我看到山上有些鹿羣還帶著小鹿。妳喜歡

散步嗎？』

『是的，很喜歡。』

『我可不。佛卡斯說這兒有些路不適合開車。』

『佛卡斯？這麼說妳是和丈夫一起來的？』我努力搜索枯腸，想想最近跟瑪西雅．梅琳在一起的男人是誰。

『天啊，我至今還沒結婚啊！』她咯咯咯笑個不停，我發現自己也朝著她微笑。她的魅力是顯而易見的。容光煥發又充滿活力，坦率直言，毫不矯揉造作，她的眞摯，使我們中間燃著一團熊熊的火。『妳錯啦！佛卡斯是我的司機！』

『瑪西雅，』在我自己都還沒意識到之前，脫口而出叫起她的名字。事實上，我過去在心中正是如此稱呼她的。『妳不是說要來這兒過遠離文明的生活嗎？怎麼把車子和司機都帶來了呢？』

『我不喜歡走路。』她說：『再說，我們並不是一直都停留在這兒，還要去遊覽其他的高地和島嶼。咱們再來一杯吧，我請客。』她又招來了侍者。『從另外一方面來說，我們會來這兒也是爲了佛卡斯，他在這兒出生的，雖然他很懷念過去美好時光，但此地確實值得一遊。』

我注視著她，忍不住說：『妳眞是——太體貼了，爲妳的司機——』

她看著我，嘴角仍掛著那著名的微笑，却多了一份頑皮。『是嗎？我還想再來一杯粉紅色的琴

酒。』她叫了酒，又回過頭來對我說：『如果我對旅館裏任何人這麼說，他們一定嚇得像鱒魚標本一樣僵硬。』

『這旅館裏還有些什麼客人？』

『我想想看……有考雷．辛浦森上校夫婦，他倆雖老了，可是人很好，不分日夜都去釣魚。』

『我想我看過他倆，但籃中却空空的沒有魚。』

『那是他倆沒錯。說到魚，我又想到柯瑞根夫婦和班恩先生。』

『會是阿拉德．班恩？』

『我想那正是他的名字，』她看了我一眼。『是妳的朋友嗎？』

『我見過他，他在廣告業工作。』

『他是和柯瑞根夫婦一道來的。』瑪西雅想想加了一句。『我認爲一個女人不該嫁給一個太英俊的男人。』

『爲什麼？』我問道，這倒引起我的興趣。瑪西雅．梅琳的婚姻觀，這倒值得聽聽。

『柯瑞根夫婦志同道合之處在於釣魚。』

『釣魚？』

『是啊，還有班恩先生、辛浦森夫婦，他們都非常熱中釣魚，早上、中午、晚上全在釣魚。除了

釣魚之外，柯瑞根太太什麼都不做，她心情一直不好。』

我記起那個沮喪的女人。『我想我見過她，她看起來很不快活。』我想了想。『柯瑞根先生曾經一定深愛過妻子，但現在却迷上釣魚，她競爭的對象竟然是魚。』

瑪西雅蠕動了動她可愛的身體，深深坐進椅子裏。『但她也得試試啊，不能那麼快就放棄了希望。』瑪西雅說：『我想想看，還有誰？』

『我還看到兩個女人——』我開口說。

『她們，那兩個同性——』

『瑪西雅，不要說——，妳用不着說出來！』

可是瑪西雅却有着十字軍勇猛不懼的精神，她那雙美麗的眼睛閃着光：『那個假冒男人的女孩太不像話，她欺負另一個女孩，這是顯而易見的。』

『她可以不必跟着她一道啊！』

『我告訴妳，她們是——』

『別說了，瑪西雅，這是醜聞，或者她們之間另有緣由。』

『也許吧，她倆唸同一個學校，現在都在敎書。』

『還有哪些其他的客人呢？我在船上遇到一個男人，那個男人從艾果來——』

『那一定是洛克・格蘭特。我相信，他經常來住在這兒。個子很高，長得不錯，有一頭濃密的金髮？』

『正是他，還有一雙藍眼睛。』

『他對這兒很有興趣。若不是——』她打住了話，又喝了一口琴酒。

我心中也愈來愈好奇，很想見見佛卡斯是什麼樣的人。我溫和地說：『我想洛克・格蘭特也酷愛釣魚吧！』

『呃，他們全是。』瑪西雅苦笑了笑。『但我得說，他只是偶爾如此，大部份時間他常散步，或是做些別的，他絕不會待在旅館裏。』

『他喜歡爬山。』我笑着說。

『也許吧！這兒還有一位爬山的朋友叫做畢葛。』

『隆納・畢葛。』

『我想是吧，又是妳另一個朋友？』

『不，我從未遇見過他，但我知道他是一個很有名的爬山者。』

她聽得有興趣。『眞的嗎？現在妳提起，我想一定是的。他每天晚上都攤開地圖看。要不然就聽收音機，想知道又有什麼人爬上埃佛勒斯峯。』

『我看過他寫的書。』

『呃？』這回瑪西雅倒沒什麼興趣了。『還有一位個子小、人安靜的男士叫休伯特・海，聽說他是一位作家。還有一個人，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昨晚才來到這兒，我有一種感覺覺得他也是個作家。』

『眞的啊！』

『也許他們兩個都只是小作家，休伯特一看就知道，絕對寫不出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作品。但昨晚來的那人，顯然較有深度。不過，他也喜歡釣魚。』

『這一羣人，都很有意思。』我說。

『可不是嗎？呃，還有一位老太太，我想她是辛浦森先生的母親，她整天都在打毛衣。還有三個年輕人，他們在河邊紮營，只有吃飯的時候才回來，有時來借些鏟子、鐮刀之類的東西。』

『我猜他們可能是學地質學的學生吧，否則怎麼會來借鐮刀呢？』

她恍然變色，很驚異地看着我。『我的天！妳猜得眞準！』她的目光落在我的左手，然後她點點頭：『我早該想到，妳結婚了——』

『我目前單身。』我說。

她忙止住嘴。『抱歉，我——』

『我離婚了。』

『呃……呃！』她鬆了一口氣，然後朝我生動地微微一笑。『妳也離婚了，我也是。』

『我知道。』

『親愛的，我離婚三次了。太累了，我那些前夫都是些討厭鬼。』

『什麼？』

『男人啊，我說那些男人都不是好東西。』

『哦，我懂了。』

『別告訴我妳那男人例外。』

『他也一樣。』我說。『都是一丘之貉。』

『我就知道。』瑪西雅說：『他叫什麼名字來著？』

『尼古拉斯。』

『這個禽獸！』她說，臉上再度出現古時十字軍的精神。『再來一杯吧，親愛的姬奈特，把妳所有的故事告訴我。』

『這杯由我請。』我堅持說道。『我的名字是姬——安——妮——塔，不是姬奈特，是個義大利名字。』

『很美的名字，』她說：『妳怎麼會有一個義大利名字？』

『呃，這說來話長……』我點了兩杯酒，很高興能把話題轉到新的方向……。『我的曾祖母叫姬安妮塔。家人非常懷念她，不願忘了她。』

『她是怎樣的人？』瑪西雅問道，這話引起她的興趣。

『她原是畫家的模特兒，後來成了那名畫家的情婦，最後嫁給一個男爵，而且——』

『我以前也幹過這樣的事，』瑪西雅愉快地說：『最後我離開他了，而她呢？』

『當然，她歷經許多男人，也存了不少錢，老年住在修道院，過得很不錯，活了八十七歲。』

『那是那個時代的事，』瑪西雅的聲音微弱得幾乎聽不見。『現代很少有這種事。……結果，妳曾祖母那筆錢呢？』

『我母親是她唯一的孫女，卻沒有得到她的財產，曾祖母的財產全給了修道院。』我放下酒杯。『我也不像我的曾祖母——我靠穿衣服賺錢。』

透過玻璃門，我看到柯瑞根夫婦和辛浦森夫婦走下樓梯。此時戶外高山後天色一片通紅。三個露營的年輕人，從河的那邊走過了。我看到他們從旅館窗前走過的身影，然後聽到前面的門開了又關上。

不知那兒的鐘敲了七下。

『好餓，』我說：『謝天謝地，總算到了晚餐時間。』

我站了起來，離開座位，走到窗邊朝東看，旅館前綿延着約莫一哩的草地，還有一條小河流經其間，曲折蜿蜒流向海口。狹窄的路上印着車輪的痕跡，沿着小路長滿了石楠樹叢。河與海在羣山投影下成了鉛灰色。在普拉文山腳下的水面反映着紅銅般的天色。

一隻雷鳥像在叫着『回來！』牠的叫聲歇後，一切陷入寂靜。沙灘上的海鷗展開翅膀，然後又合了起來。海面很平靜，全然靜止着，除了偶爾有鳥鳴和綿羊的叫聲之外，沒有一點聲音。除了海鷗搧搧翅膀之外，也沒有一點動靜。遲來的人，不疾不徐，大步走過草地。

然後，那幾個人快步在石子路上跑起來，驚起一隻正在吃食的鷸鳥，那鳥曲折飛過峽谷，我看到牠翅膀下銀色的羽毛閃了閃，就隱入氣勢雄偉的普拉文山，然後失去了踪影。

『普拉文山……』我沈思着說：『我想……』

瑪西雅站在我的身後，她以又尖又脆的聲音說道：『別再看了，好不好？』

我很吃驚地回過頭，她端着第三杯琴酒，一口飲下最後一口殘酒，隔着酒杯，她注視着我，我也注視着她。我知道她想的是什麼，她很專斷地想知道我那段婚姻，婭安妮塔和她的惡行，可是我却不想談尼古拉斯。我原以為，這些夫妻不和的事，她聽了一定很煩膩，想不到正巧相反，她却一副興沖沖，很好奇的模樣。

她朝我笑笑。『我受不了，』她說：『但別耗在這兒看窗外了，求求妳。』

『好吧，我就依妳，』我說，口氣免不了有點兒僵硬。『我很抱歉。』我從窗邊轉過身子。

我忍不住瞥了那山一眼，巨大雄偉。我突然感到奇怪，為什麼這些人對這座山好像有什麼忌諱似的？瑪西雅用琴酒杯遮着臉，不願面對這座山，就像蝸牛躲在殼裏一樣。想想，先是洛克．格蘭特，還有馬都，現在又是瑪西雅．梅琳……。或許，是我的想像力作祟嗎？望着暮靄昏沈的外面，遲來的人現在離旅館門口只有二十碼遠。這時，我瞇着眼睛看，我怔住了，再定睛細看。……

『噢，我的天！』我突然叫了起來，急忙轉身回走。

走到火爐旁的地毯時，我停下腳步。瑪西雅．梅琳瞪大了眼睛，吁了長長的一口氣。

『怎麼啦？難道是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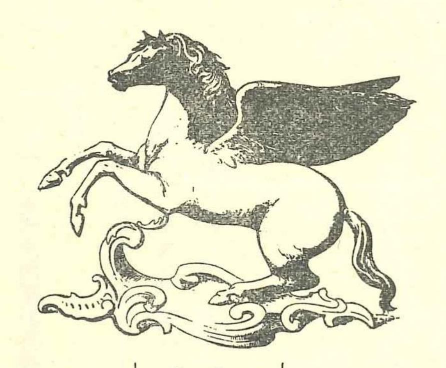
『跟妳一點關係也沒有，』我疲憊地說：『只是我看到一個男人，剛走到旅館前門。』

『一個男人？』她有些迷惑了。

『是的。我想，他就是妳所說不知叫什麼名字的作家……。可是他對我而言，却不是無名之輩，他的名字是尼古拉斯．杜瑞。』

她驚得合不攏嘴。『不！難道妳是說——？』

我點點頭。『正是，他就是我前夫。』



第三章 坎瑪莎奈瑞（一）

『妳那個寃家?』

我無奈地笑笑。『差不多，妳說得也對，我這個假期可好玩了。』

是囉，找到了。訪客簿上簽着傲岸的黑體字……尼古拉斯・杜瑞。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九日。我看了好一陣子，咬咬嘴唇，他這個夏天也到這兒來了。我看着這本子，心想他到史凱島來幹什麼？他一定是來此蒐集寫作的材料，一想到尼古拉斯，我拿筆的手顫抖着，再也沒想到會在這裏和尼古拉斯遇上。

我又猶豫地把筆擱在筆架上，最後想定了，才拿起筆在訪客本上寫着：姬安妮塔・布魯克。然後痛苦地從手上褪下結婚戒指，扔進手提袋裏。我還得告訴旅館負責人波西蒙少校，何以杜瑞太太突然變成了布魯克小姐。對我而言，由太太變成小姐，實在是很窘迫難以啓口的一件事。瑪西雅・梅琳已經答應過我，不對任何人提及此事。尼古拉斯也還不知道，我又變成了四年前的布魯克小姐，他可能

也會和我一樣感到很不舒服，一旦見面，我倆會儘可能避免尷尬的局面。現在，我合上本子，開始回憶我那英俊但不可信賴的丈夫。

突然，一個男人的聲音從我後面響起：『姬安妮塔！』我驚得差點要跳了起來。

迅速轉過身，我看到一個男人從樓梯那邊朝我走來。

『阿拉德．班恩！再見到你眞好！這一年你都到那兒去了？』

阿拉德．班恩握住我的雙手，容光煥發地俯首對我微笑。他是一個身材高大强健的男人，有一雙寬闊有力的肩膀，永遠不梳理的一頭棕髮，臉上掛着洒脫的微笑，內心却非常精悍。

『這一陣子大部分在美國，其餘時間在巴西和巴基斯坦。』

『你回來很久了嗎？』

『有六個禮拜。公司給了我幾個星期的休假，所以我到這兒來了，這兒是個釣魚的好地方。』

『能再看到你實在太好了。』我說：『你的皮膚都被太陽晒成褐色了，眞好看。』

他又俯首對我微笑。『姬安妮塔，可惜我不能以同樣的話來恭維妳，妳看起來像個十足的倫敦人。尼古拉斯都沒提，想不到你們一塊來了。』

我瞪視着他，他却沒注意到我的表情有些奇怪，仍歡歡喜喜地說：『他一點也沒有告訴我，這個人的嘴也眞緊啊！』

『噢，阿拉德，你眞的不知道？我們離婚了。』

他瞪大了眼睛，大吃一驚。『離婚？什麼時候離婚的？』

『已經有四年之久了，這麼說，你從來沒聽說過？』

他搖搖頭。『我一點也沒聽說過，大部分的時間我都在國外。再說，我和尼古拉斯都是懶於寫信的人——』突然他止住口，輕聲地說：『姬安妮塔，我聽了這消息很難過——，或許，我也不是非常驚訝，畢竟……妳不介意我這麼說吧？』

『不會的，我倆離婚並不是誰的錯，只是因瞭解分開罷了。過去，他把我當成了另一種人。』

『姬安妮塔，我能問妳嗎？妳到這兒來做什麼？』

『像你一樣，我是來度假的，逃避因加冕典禮湧入倫敦的人潮。我再也想不到尼古拉斯也會到這兒來。我因工作太累，想找個地方好好休息，從我家人朋友那兒，聽說到這家旅館。』

『結果，妳竟然在這兒遇到了尼古拉斯，』他縱聲大笑。『姬安妮塔，別怕成這樣子，尼古拉斯不會吃了妳。該緊張的是他，不是妳。今晚，願意和我一起晚餐嗎？還有幾個朋友也和我在一起。』

『好的。我倒想問問你，尼古拉斯怎麼沒跟你提起我們離婚的事？』

『我着實很少見到他。他來史凱島蒐集資料，經常不見踪影。待會兒我去問他，他一定會說：「她很好啊，現在仍在雨果那兒工作，下一場時裝發表會很快就來了。」』

『他什麼時候到這兒來？』

『我來的時候，他就已經來了，大約五月十日吧！』這時，他回頭招呼一對夫婦，他們正穿過走廊朝我走來，那女人纖細、黝黑，有一雙美得難以描述的棕色眼睛，眼瞼上有着金色的斑點，穿着一身綠色的衣服。可惜的是，她的頭髮沒有光澤，嘴角下垂，顯得有些暴躁。她的丈夫也是又黑又瘦的人，但他却奕奕有神，充滿生命力。這個男人，有一雙愛爾蘭人深藍色的眼睛，敏感的唇邊有些皺紋，但他仍然是一個相貌英俊的男人。

我很快地說：『阿拉德，你要記住，我現在是布魯克小姐，不再是杜瑞太太了。我想這實在有些——』

『我會記得，呃——』當那對夫婦走過來，阿拉德招呼道：『哈特，艾瑪，這位是姬安妮塔・布魯克。姬安妮塔，這兩位是柯瑞根先生夫人。』

我們禮貌性地互相寒暄。柯瑞根太太的目光注視着我的衣服，柯瑞根先生很小心也頗有興趣地瞥了我一眼，然後他們望向餐廳門口，好像正在等着什麼人。

『艾瑪，抱歉我不能和你們一道吃晚飯，』阿拉德歉然說道：『布魯克小姐是我的老朋友，我有很多話要和她談談。』

柯瑞根太太看來有些不高興的樣子，後來我才意識到，只要有另外一個女人接近她的先生，她就

會意識到危險。這樣的女人，倒使我覺得十分可憐。這時，餐廳的門開了，瑪西雅・梅琳走了進來，空氣裏飄着她身上抹著的香奈兒五號香水，可憐的艾瑪，看到瑪西雅・梅琳出現，變得更緊張了。她的自信心崩潰，全然無法招架；只是麻木、怏怏不樂地站在那兒。

瑪西雅愉快地說：『親愛的，釣魚釣得怎麼樣？』她開朗熱誠的個性，使整個空氣都活絡起來。

我發現自己並不想去看艾瑪・柯瑞根的眼神，別過臉去。這時，走廊裏湧來更多人了，瑪西雅提到的人全來了。辛浦森夫婦，白髮皤皤，戴著助聽器。角落裏，是那兩個年輕的女同性戀，聽瑪西雅說，她倆還是教師，兩人陰鬱沈默。我在船上認識的朋友洛克・格蘭特也來了，還有隆納・畢葛，一直把頭埋在報紙裏。休伯特・海，衣服非常講究，圓圓胖胖的身上，穿了一件艷黃的背心。

沒一會兒，尼古拉斯從轉角樓梯快步走了下來，他快走下來時，朝餐廳裏看了看。

他遠遠就看到了我，幾乎頓住了，然後才走下最後幾級樓梯，穿過走廊，直直朝我們走來。

『阿拉德，』我說，聲音幾乎低得聽不見。

『嗨，尼古拉斯，』阿拉德招呼著。『瞧瞧誰在這兒，你還記得姬安妮塔・布魯克嗎？』

聽到我用本姓，尼古拉斯像承受了一股無形的壓力，揚了揚黑色的眉毛，眼裏閃爍某一種東西，然後他說：『哦，當然，姬安妮塔，妳好嗎？』

尼古拉斯的口氣，倒使我覺得比任何人都生疏。我盡力穩住自己，迎向他的目光，非常鎮定地

說：『我很好，謝謝，你好嗎？』

『噢，非常好。妳到這兒來度假，我聽說了。』

『只來一陣子，雨果放我假……』克服了起初的尷尬，以後泛泛談些話就平順得多了。大家在一起熱烈地談話，瑪西雅一直和哈特・柯瑞根談話，但我注意到她全然沒看尼古拉斯一眼。好一會兒她才轉過頭來對我說：『親愛的，又是一位老朋友？』

有一陣子，我忘了她是一位演員，非常驚訝地瞪視着她，然後我看到了她眼裏諷刺的笑意，因此我冷冷地說：『對，是另一位老朋友。我在倫敦的朋友，竟在這兒碰上了。尼古拉斯，讓我爲你介紹，這位是瑪西雅・梅琳小姐。瑪西雅，這位是尼古拉斯・杜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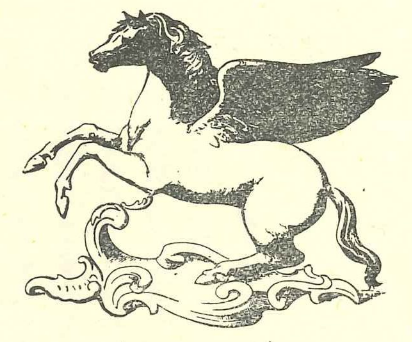
『原來是尼古拉斯・杜瑞？』她眼裏帶着調侃的意味，尼古拉斯當然也察覺了，但他安靜得像隻貓一樣，很少表露他內心的感覺，只是喃喃寒暄了幾句。

瑪西雅又轉頭和哈特・柯瑞根交談，大家聚在一起，話題談的都是魚。大部分的時間，瑪西雅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哈特・柯瑞根身上，而哈特的妻子艾瑪・柯瑞根則一直盯着瑪西雅。我發現我自己一直研究着尼古拉斯。

經過四年時光流轉，我發現他變了。我想，現在他該有三十六歲了，可是他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要老一點。雖然黑瘦了些，仍然是個好看的男人。

我看得出他有些緊張，眼裏流露着壓力，我心裏在猜測，他這時會在想些什麼。他不可能因爲着手寫一本新書而感到緊張，以我對他的瞭解來說，知道他心中一定還有其他的事，一定還有另外一種力量壓迫着他，那壓力是什麼，我却猜不出，但不論是什麼，我確信一定有的。可是，那也不用我去操心了。

我眞高興自己再也用不着爲他操心了，也不用再去關切他。晚餐時間到了，大夥都去進餐。



第四章爭辯登山起點

晚餐後，一羣人各自分成好幾堆談話。瑪西雅倒不再和柯瑞根夫婦在一起聊天，她坐到尼古拉斯身邊了。我想，這樣的改變比較好些，我希望她不要再纏著柯瑞根先生了。

阿拉德爲我在角落找了一張椅子坐下，然後向我抱歉，他得離去看看今天捕獲的鮭魚。

這時，柯瑞根先生也起身離座，一句話也沒跟他妻子說，就尾隨著阿拉德離開了房間。艾瑪・柯瑞根頭也沒抬地坐在那兒，攪動著她的咖啡。

『妳要咖啡嗎?黑咖啡還是加奶精的?』

我抬起頭來，看到一個女孩，是那個年輕的女教師。她兩手各端一杯咖啡，就站在我前面。

她換了一身衣服，是那種風乾櫻桃的顏色，我認爲這顏色並不適合她，有點像可愛的孩子却穿著

大姐姐的衣服。她容光煥發，比過去任何時候看來都要年輕。

我說：『非常謝謝，我要黑咖啡。妳怎麼這麼熱心送咖啡給我呢？』

她把咖啡遞給我。『噢，這兒沒有人會替妳送咖啡，他們用一個很大的盤子把所有的咖啡端出來，然後各自去取。妳剛來不久，是不是？』

『晚餐之前才來的。』我指指身邊的椅子。『要不要坐下來？』

她猶豫了一會兒，瞥了一眼坐在遠處的同伴，她正聚精會神地看著雜誌，然後她才坐下來，但一直不安地坐在椅子邊緣。

『我叫蕊貝塔．西梅絲。』

『我叫姬安妮塔．布魯克。聽說妳不釣魚？』

『不，莫倫和我喜歡散步。我的朋友在那邊，她叫莫倫．普拉福，我倆常在一起，有時爬爬山。但她是登山好手，而我不是，所以我們也去山上走走，算不得登山，但也是折衷的辦法。』她很坦然地看著我。『現在我好渴望學爬山，像畢葛先生一樣，能爬最難爬的高山。』

『這是毫無價值的野心。』是洛克．格蘭特的聲音，他從對面朝我們走過來，手裏也端著一杯咖啡。

蕊貝塔睜大了眼睛。『爲什麼？格蘭特先生，爲什麼你會認爲不值得，爲什麼會從你嘴裏說出這

樣的話？』

他伸手指指外面羣山。『看看那些山，三億年以前，不知經過什麼樣的地殼變動，然後歷經千萬年的風吹、冰封和暴風雨的侵蝕，才造成今天的山勢。這些羣山雄峙在那兒，已經經過數不清的歲月。同樣的石頭，聳立在同樣的大洋中，每天吹著同樣的風，我們不該說攀登那些山，好像它們是——』

蕊貝塔咯咯笑了起來。『我懂你的意思了。可是那些羣山萬壑却讓我感到是極大的挑戰性，難道你不覺得嗎？許多男人，甚至也有女人想去征服，爬上——』

『埃佛勒斯峯！』辛浦森上校走過來興奮地大叫，我驚得嚇了一跳，蕊貝塔又吃吃地笑了起來。他朝尼古拉斯望去，他正坐在收音機旁邊。『杜瑞先生，請你把收音機打開好嗎？我想聽聽那些爬埃佛勒斯峯的人現在怎麼樣了？』

尼古拉斯依他的話做了，新聞快播報完了。我們倒也幸運，用不著去聽那些會議、罷工，以及有關蘇俄的謠言。收音機一開始，就談及西敏寺加冕典禮的盛況，三天來，倫敦湧入大批人潮，整個城市幾乎到達沸點……

播報員絮絮叨叨說個沒完，似乎沒有意思談及埃佛勒斯峯……。

尼古拉斯把收音機關掉了。

『我想那些攀登埃佛勒斯峯的人一定會爬上峯頂。』他說。

『那多令人興奮啊！可不是？』瑪西雅說。

『這當然需要極大的毅力和努力才行。』辛浦森上校說：『他們也相當幸運，畢葛，你說是不是？你看那兒氣候如何？』

『還可以，』畢葛面對大家，隱隱有些不安。這個矮小的男人，心裏是很渴望能一探埃佛勒斯峯的。他從外套口袋掏出煙斗來抽，突然他說：『如果他們那兒天氣比我們這兒好，我認爲他們有可能爬上峯頂。在這兒我甚至不想去看天，不久就會下雨了。』

『下雨對釣魚倒是大有好處！』辛浦森先生說。

可是蕊貝塔却沈吟不悅。

『噢！不！我明天就要開始正式登山。』

『妳已經下了決心，要爬上烟霧繚繞的魁嶺嗎？』洛克·格蘭特問道。

『一點也不錯！』

『妳打算從那兒開始？』

『我不知道，這由莫倫來計畫。』

『從葛思文山那邊往上爬不難，』——有一個聲音說，我想那人是艾瑪·柯瑞根。『還有一條路

是從可洛斯克過去——』

莫倫·普拉福這時插嘴說道：『我考慮過，認爲最好還是從葛思文山往上爬。但是從那開始，還是太平坦太容易了！』莫倫單調的口音和絕不妥協的態度，讓人感到一股橫霸之氣。

艾瑪·柯瑞根緊抿著嘴，不高興地坐回自己的座位。

蕊貝塔臉色一陣紅，身子往前傾。

『歐，莫倫，我認爲柯瑞根太太的看法是對的，照她說的去做並不困難，而且那兒的景觀一定很壯觀——』

『從每一個角度去看魁嶺都很壯觀。』莫倫不起勁地說。

『妳都爬過了嗎？』洛克溫和地問道。

『如果你的意思是我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我的答案是——「是的！」』

接下來是一陣令人尷尬的沈默，每個人都有些不自在，大家都盡量抑制自己。辛浦森夫婦又低頭做泰晤士報的猜字遊戲。洛克·格蘭特點燃一根香煙。看來，每一個人都很有修養。尼古拉斯很沈悶，我瞭解，那是因爲他被激怒。瑪西雅·梅琳朝我眨眨眼，蕊貝塔只是沈默地坐著，脹紅著臉，快快不樂。

最後還是休伯特·海開始說話，打破了沈默。好像全然沒聽到莫倫·普拉福魯莽的言詞，也沒注

意到方才僵冷的空氣。

『如果我是妳，』他愉快地對蕊貝塔說：『如果我是妳，我會試試壞階那邊，尤其等漲潮，這樣若不愼失足，就不會掉下去跌斷頸子，只會淹到水裏，頗不舒服就是了。』

他謹愼地提高嗓音，製造出輕鬆的喜劇效果。蕊貝塔笑了起來。『我可以游泳。』

『穿著笨重的登山鞋，又背著大背包游泳？』

『哦，還是算了！』

『「壞階」是個什麼樣的地方？』我問道。

休伯特·海指指西邊的窗戶。『妳看到河口後面的山嗎，位於我們和「魁嶺」之間？』

『是的。』

『那是史古奈斯崔山，位於海灣和葛思文山山腳。沿著海岸走，越過「壞階」，就可以到史古奈斯崔山。』

『聽來路途很驚險。』蕊貝塔說。

『還算好的。』洛克·格蘭特說。

『你一定爬過那兒的岩石，有石隙可以攀住嗎？』

『天啊！好可怕，得趴在那光禿險峻的大岩石上啊！』瑪西雅說道。

尼古拉斯笑了。『不，小姐，得手腳並用啊！』

『這才對我胃口。』蕊貝塔說：『我才不怕淹死。莫倫，我們就爬史古奈斯崔山過去吧！』

『我們該走哪條路線，我已經下了決心。』莫倫語氣平板地說。『我已經決定爬普拉文山。』

突然大家都沈默了，我抬起眼，印證了我的疑心。每回，一提到普拉文山，許多人就會有一種奇怪的反應，這一次更是明顯，我全然相信不是我的想像力，這裏面一定有緣由的。莫倫她也知道，此語一出，一定會帶來這樣的結果。

最後隆納·畢葛不大自信地說：『普拉福小姐，這樣的決定是否明智呢？初學者不該去爬普拉文山的，妳說是不是？』

『我認爲並沒有想像的那麼難。』她簡短地說。

『喔，難說，要是遇上天氣不好——』

『下一點雨嚇阻不了我們的，如果霧太大，我們就不去了，我自然會用理性來判斷。』

他也無話可說，有一陣子，室內又陷入沈默。我看到尼古拉斯不安地動了動，心想他此時的感覺是否和我一樣。莫倫口氣頑固自大，使這屋子裏有一股不舒服的氣氛。

顯然，莫倫自己也多少感覺到了些，她突然把抽了一半的香煙捺熄在煙灰缸裏，然後站了起來。

『無論如何，』她挑釁地說：『總得有人來破除山上不吉利的迷信，是不是？蕊貝塔，跟我來

吧！』

她走出餐廳，蕊貝塔牽强地朝我笑笑，然後站起來跟她離去。有一陣子，我有一股衝動想要她留下來。但我什麼也沒多說，只是朝她笑笑，眼睜睜地看著她和她的朋友出去了。

她倆一走，每個人都瘋狂地想一吐爲快，指摘那個狂妄自負的莫倫，可是不然，空氣還是凝結了好一陣子。

最後辛浦森上校清了清喉嚨，對隆納・畢葛說：『畢葛，你明天想去哪兒？』

『那得看天氣好不好，我是很想去爬山，可是我怕……』

我站了起來，對這些我眞是聽夠了，這趟旅行，到這兒聽這些登山、釣魚的話題，也夠煩膩了。馬都和畢葛都認爲，明天早上會下雨，如果是這樣，我還不如趁現在出去散步一小時。

當我轉身把咖啡杯放進托盤時，發現尼古拉斯也站了起來，橫過餐廳，朝我的方向走來。我注意地看，想他是不是要和我說話，還是要跟我出去。我迅速朝著最近的一個女人走去，湊巧這人就是艾瑪・柯瑞根。

『我正要出去散個步，』我說：『可是我目前還弄不清路，妳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去？』

她十分詫異，但也露出一絲喜色。然後，她眼中憎恨的神色又恢復了，搖了搖頭說：『我很想去，』最後她很有禮貌地說：『但我實在也累了，請妳原諒我。妳也知道，今天一整天，我都和我先

生在外面。』

晚飯前，她就已經告訴過我，當男人們在釣魚時，她就一直坐在大鵝卵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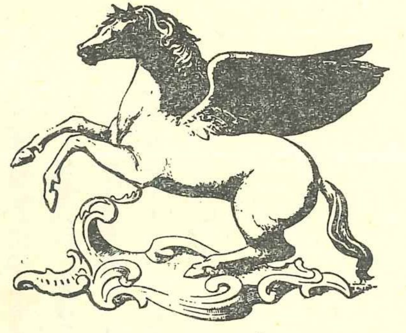
『對！對！』我說，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或許，我們改天吧！』我一轉身，發現洛克・格蘭特就站在我的身邊。

『如果我能——』他不大有把握地垂睫看我。『要是妳願意我當妳的嚮導，我很樂意伴妳一塊走到羅奇去散步，還是妳比較喜歡一個人呢？』

當洛克・格蘭特對我說話時，尼古拉斯已經走到我們身側，停在那兒，鎖著雙眉。我朝著格蘭特先生笑笑。『非常謝謝你，我很高興有你做伴。』

尼古拉斯一動不動僵在那兒，我從他身邊走過走向門口。我倆視線相遇，他眼神冷硬，毫無表情，僵了三秒鐘，他才勉强牽牽嘴角，算是對我的微笑，然後朝瑪西雅・海琳走去。

我去拿我的外套。



第五章羅奇納奎奇

夏天晚上九點半，傍晚才開始，斜暉映在沙上、草上、岩石上，但却籠罩上一層暮靄。的確，夜幕緩緩低垂了，空氣中仍彌漫下午陽光的溫熱。

晚上一切都像靜止一般，天上飄着雨雲，但西南方的天空，仍露出藍天一角。『魁嶺』如鋸齒狀的山峯，飛插入天，陰影處則抹上一層暗紫。

我們朝北方山谷走去，踏在柔軟的草地上，走來安靜無聲，走了約莫半哩，走到普拉文山的山腳下。這座巨峯高聳入雲，山上長滿了石楠樹，繞過此山，就可以走到南方羅奇海岸。

我看到山的左邊有一彎河流流過，於是問道：『沿着這條河流走，也算是一條路嗎？』

『噢，是的，但這並不是一條好走的路。』

『你的意思是很危險？還是走水路會弄得濕漉漉的？』

『兩種可能性都有。而沙地也有可能陷下去，鹿羣都避免走那裏。』

『噢！』我發着抖說：『這麼說我們都不要走了，我很感激你來陪我！』

他大笑。『這怪我自私，因爲我太愛這個地方，所以希望妳看看。我認爲這個角落是世界上最可愛的！』

『你的意思是，這兒是史凱島上最特別的角落嗎？』

『的確是的。』他的手深深插在口袋裏，但他的眼睛却望着遠處的山峯，傍晚時分，整個山坡上一層淡藍色彩，遙遙張在我們站着的峽谷上方。

『格蘭特先生，這兒是你的家鄉嗎？』

他搖搖頭。『不，雖然我生在羣山之間，但那地方和這兒非常不同。我父親是一個小山谷的傳教士，那個地方說出來，還未曾遇過一個人聽說過的。我沒有母親，父親是個難以親近的人，他和我在一起的時間非常少，我到學校，要走好幾哩遠的路。』

『這麼說來，你以前一定是非常寂寞的小男孩。』

『或許是吧，我已經不大記得了，但我不認爲自己很寂寞。』他又笑笑。『一直到我一個叔叔死了，留給我們很多錢，我父親才給我買鞋穿，送我去公立學校學禮儀。』

『這對你未必是幸運的事。』

『當然，我恨死了，最恨要穿鞋子。』

『現在你常花時間去爬山。』

『對，我也常喜歡出去旅行，可是五、六月的時候，總是喜歡來這兒——』他很快地回過頭看看。『我想畢葛對天氣的看法是對的，明天會下雨。』

『天啊，』我說：『我眞喜歡散步，可是在這樣天氣裏，只有釣魚了，我總算明白在這種天氣下，人們爲什麼會喜歡釣魚了。』

『天色暗了，留意腳下，走路要多小心。』

我們走到一座小山的山腳下，開始爬過石楠樹叢的斜坡。一隻雄松雞在我們附近樹叢中飛起，然後飛到河邊去。天色很明顯的暗了下來。普拉文山山谷被烏雲籠罩成一片幽暗，在山脊後面，一輪冷月升起，灑着寒森森慘白的月光。

洛克．格蘭特頓了一陣，若有所思的仰頭望着著山脊那邊。

『不知道那兩個笨女人，明天會不會爬那座山？』

『那座山很難爬嗎？』

『除非你淸楚路途。直接從南側山脊爬，是唯一一條登山途徑。』

『普拉福小姐認爲她知道怎麼走。』我說。

他的嘴角掀起微笑。『是嗎?她眞知道?讓我拭目以待吧!』

我們爬到小山半途，路途愈來愈陡，而且也愈來愈難行。

『格蘭特先生，』我說，聲音細若蚊聲。

『什麼事?』

我猶豫了一會兒，最後還是鼓起勇氣說了。『普拉福小姐說普拉文山的迷信是什麼?到底有什麼地方不對勁?』

他停下腳步，垂睫注視着我，顯得十分驚訝，好像對我的問題感到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有什麼地方不對勁?』他重複一遍我的話。

『我不會弄錯，好像普拉文山有什麼禁忌或無法破除的迷信，好像很多人閃避不肯說，旅館裏的人們到底怎麼啦?一定有某種原因，相信你一定察覺到了。』

『妳不知道?』

『我當然不知道!』我說，幾乎被激怒了。『我才剛到，卽使如此，也感覺得出空氣裏有什麼不對勁!』

『妳的感覺並不完全錯!』洛克·格蘭特說道：『只是我們還沒有完全解決這個問題。』他頓了

一下，在薄暮光線中，『那是很討厭的問題，事實上是最糟的問題，有很多人在那兒被謀殺。』

我幾乎屏住了呼吸。『謀殺?』

他點點頭。一雙藍眼睛，在黑暗的光線中變成了深褐色。『兩個半星期以前就發生過這種事，那天是五月十三日。』

『哦——』我半信半疑，抬眼看着前方。當我繼續往前行時，全身發起抖。『我們爬到山頂上吧，』我說：『如果你願意，我好想知道整個事情的經過。』

我們坐在岩石上，燃起一根煙，暮色籠罩着一片紫色，有兩隻野鴨飛越而過。

『那女孩是誰?』我問道：『是誰幹的?』

他先回答後面一個問題：『到現在爲止，我都不知道是誰幹的。所以，我說這是一個很難解決的問題。警察——』他皺着眉頭，看看夾在手中的香煙，然後說：『我最好從頭說起，好嗎?』

『請說吧!』

『那女孩的名字，叫做西瑟·馬可瑞，她父親是一個自耕農。夏天的時候，他有時也會到旅館裏做些零工，妳將來或許會見着他，他住在離這兒有三、四哩遠的地方，有一條河流經過那兒。……西瑟有個朋友叫傑米希·法倫尼，因此她晚上很晚回來，她的家人並不着急，因爲他們知道她和誰在一

起。』

『這案子不是傑米希幹的？』

『傑米希說不是，他說得很清楚也很大聲，當然，他一定會這麼說的。』

『如果不是傑米希幹的，那又可能是誰呢？』

『傑米希說，他和西瑟吵了一架。——對，這一點他坦然承認。他說，她開始想躲避他，他設計誘她出來，她大為光火，說她已經有一個比他更好的朋友。她告訴他，那人是個紳士。』他看了我一眼。『是旅館中的一位紳士。』

『噢，不！』我叫了起來。

『恐怕是的。』

『這麼說，住在旅館裏的這名紳士，可能是——』

『是兇手？雖然有很大的可能性，但我看未必。現在我們聽得到的，只有傑米希所說的話。唯一知道的事實，就是西瑟在五月十三日這天晚上，她告訴父母她有一個約會，她要去見一個男人。』

『那麼，她去普拉文山赴約嗎？』

『有件事，我不得不告訴妳。案發那天晚上午夜時分，有些男人在夜晚去捕鱒魚，他們看到普拉文山有火光，他們感到很迷惑，可是却沒有警覺到什麼。當然，他們不會警覺，因為那一帶只是光禿

禿的岩石，火勢不會蔓延的。雖然如此，他們還是注視着那火焰。有人說那火像烽火，可是下面燒着什麼却看不清楚。』

他頓了一下。『後來，這些人愈來愈迷惑，他們想不透那兒怎麼會燃起一把火，會是什麼原因使火一直熊熊地燒着，那兒不該突然冒出一把火。逐漸地，這些人感到不安，甚至害怕了起來。突然，有一個人表示，他看到有一個黑影在火光前晃了一下，於是，這幾個人決定一探究竟。

『等他們走到那裏時，火已經熄了，他們發現石頭上還冒着煙，才找到那個地點。岩石上堆着些燒得發黑的木頭，木頭上躺着西瑟的屍體，平平仰臥着。』他平淡的語調繼續說道。『她身體並沒有全然燒毀，在她被放置在那兒之前，已經氣絕了。她身上到處是灰燼，喉嚨被割斷了。』

『噢，天啊！』我說。

『是啊！』洛克口氣平淡。『她安靜地躺在那兒，雙手交叉放在胸前，衣服穿得好好的。最奇怪的一件是，就是光着腳，首飾全拿走了。』

『首飾？』我吃驚地問。『天啊——』

『噉，不，不是被偷走的，』他很快地說：『那個可憐的孩子，並沒有什麼值錢的首飾可偷，絕不可能是為了要偷她的首飾，才謀殺了她。她身上的首飾，全排成一排，放在岩石上，包括：一雙鞋子，一條皮帶，以及裝飾品——一只戒指，一個廉價的手環，耳環，胸針，還有幾個髮夾。妳想，這

是不是很奇怪？』

我倒沒有想這很奇怪。『這可憐的孩子，顯然是盛裝赴會的，是不是？』

他望着我。『這是很令人不愉快的結果，不是嗎？』

『當然是的。』我抬起眼，看着普拉文山南方的山脊。『警察怎麽想呢？認爲涉嫌的會是傑米希，還是住在旅館的紳士？』

他聳聳肩，拋下他的煙蒂。『天知道！那天警察來來去去，也不知做了什麽結論。他們到旅館裏來，把我們一個個都調查過，但毫無結果。顯然，傑米希爲了衞護自己，所以才這麽胡說八道。這案子跟住在旅館的人根本沒有瓜葛。現在，這一切總算過去了，警察也沒有再來旅館打擾。妳想，這事會不會影響我們旅館的老闆——波西蒙少校的生意？』

『我想不會。』我捺熄了香煙，站了起來，他也跟着站了起來，低頭看着我。

『妳來此度假，希望不要因此事掃了妳的興致。』他有些不安地說。

『唉！這可憐的孩子，死在山上，還穿着她最好的……』我咬咬嘴唇，忍住淚水，然後才抬起頭望着他。『告訴我，』我說：『旅館裏有哪些紳士，是五月十三日那天來的？』

那雙藍眼睛平視着我的眼睛。『我們都是。』他毫無表情地說道。『現在在這兒的人，只有梅琳小姐的司機除外。』

我感到怏怏不樂，竟有這樣的怪事。『那麽，你們都有不在場證明嗎？』

『據我所知，沒有一個人有。』他的聲音依然平淡，無特殊表情。『那兩個在河邊露營的孩子，兩人單獨在一起。辛浦森上校和旅館主人比爾．波西蒙聲稱和他們的妻子在一起，可是這也不是有力的證據。柯瑞根和班恩出去釣魚。』

『半夜還出去釣魚？』

『許多人都如此，因爲到了午夜，此地天色都還沒有全黑。』

『那麽，他們是一塊兒的嗎？』

『不，他們是在不同的時間出去，也在不同的時間回旅館。柯瑞根太太說，她的丈夫在午夜之前就回來了。』

他的口氣有些不尋常之處，我立刻問他：『你不相信她的話？』

『我沒這麽說。我只是想，半夜回到旅館，踏着一路夜色，那種情境可眞好。』

『那麽晚了，旅館的門還開着嗎？』

『門整夜都開着。』

『這倒不錯。』我說：『那麽海先生呢？』

『他躺在床上，這很難證明自己的清白。我的情況也和他一樣，正好也睡在床上。』

『這很不幸。』我說，突然有一種無力感。『警方會對你起疑嗎?』

他笑笑。『不打緊的。如果妳要留在這兒，那麼就得好好思量，要找個安全可靠的人在一起。』

我一手撫着臉頰。『天啊！』我說：『我還沒想到這點呢！』

他很快接口，後悔地說：『我眞笨，在妳還沒回到光亮有人煙的地方之前，不該和妳提這些的。……走吧！』他挽着我的手，很快地掉轉回頭。『我們回旅館去。就妳現在所知道的，我是這案子涉嫌最大的人。我們沿着山頂走小徑下去吧！』

我跟着他走，一顆心跳得好厲害，天色暗了下來，一輪冷月散着森森寒光掛在天際。普拉文山巨大的山影矗立在我們前面，好像就要倒在我們身上。

除了山影之外，在我們前面還有些黑影幢幢。洛克一路引導我往前走，沒去注意一眼，但我却不敢確定，回頭看了又看。

『那是什麼?一塊圓錐石頭?』

他回頭隨意看一眼。『那個嗎?不，那是烽火。』

我停住，僵住。他挽着我的手放了下來，驚愕地回轉過頭。我立刻注意到，這山谷像死寂般靜止，離旅館亮光處還有好遠好遠一截路。

我說：『那是——烽火?』我的聲音像被哽噎住。

他一直瞪視着我。『是的，又怎麼?』然後他的聲音改變了。『天啊，我又提起令妳害怕的事，可不是?我全然沒想到——我並不想去嚇妳。我眞笨……』他說着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姬安妮塔——』他脫口而出，親暱地叫起我的名字，登時我倆都意識到了。『別怕，那些烽火只是本地在慶祝加冕典禮，他們收集了好幾個星期的木枝來當烽火，這和那事一點關係都沒有！』他輕輕搖撼着我：『我答應妳再不提那事，我也絕不會是殺人兇手。』

『我從未這麼想過，是我太傻了，我抱歉。』

他垂下手，我看到他低頭對我微笑。『那麼讓我們回旅館吧，好不好?』

我們轉身朝旅館亮光處走去。

畢竟，回去還不算太晚，旅館明亮、溫暖又安全。我的目光從玻璃門望向餐廳，餐廳裏還有一、兩個人在，我認出那兩個人是哈特．柯瑞根和阿拉德坐在那兒喝最後一杯酒。隆納．畢葛就坐在他們附近閱讀。

當我想到，在旅館中碰到的任何男人都可能是兇手時，不禁心底發毛。我對洛克．格蘭特道了晚安，就上樓回到我自己的房間。

一路走上樓梯，樓梯上是二樓主要走廊，走廊分岔成三條通路，每條通路都可以通往朝東方的窗

口。我的房間還要走很久，在東南角的角落，就在浴室旁邊。

我發現浴室裏面有人，因此我裹着白色天鵝絨的晨褸，打算另找一間浴室。最後，我在主要走廊盡頭找到了浴室，花了很長的時間洗了一個澡。這時，整個旅館似乎已經陷入一片沈寂。我輕輕走出浴室，在黑沈沈的走廊小心走回自己房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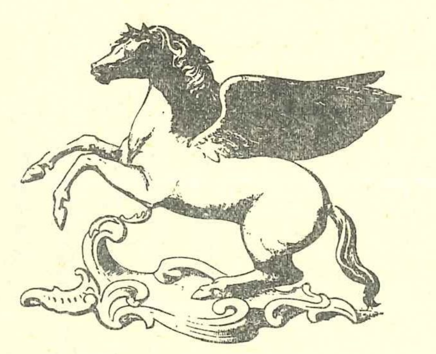
當我走過樓梯口那一刹那，突然意識到有人站在走廊盡頭，一動不動，全然不出聲。一瞥之下，我又回過頭再定神看看。

不，不是一個人，是兩個人，他們似乎沒看到我，因爲兩人正在熱情地擁吻着，當然不會發現我從旁走過。

那女的披散着一頭淡金色的頭髮，我一見那髮色，就認出她是瑪西雅・梅琳，然後聞到她香水的味道。我想，難道那個男人會是她的司機佛卡斯？——後來，我認出了那個男人的肩膀和頭形，那人不是佛卡斯，那人是尼古拉斯。

我忙別過頭，輕輕走過走廊，朝我的房間走去。

在我身後某處，走道的另一邊，我聽到有一扇門輕輕打開又關上的聲音。



第六章　坎瑪莎奈瑞（二）

凌晨一點四十八分，我知道自己是再也睡不着了，我坐在床上想捻亮燈，可是停電了。我記得旅館有自己的發電系統，也許到了半夜關掉了。沒有電，一定會有蠟燭的，我的手摸索着找到了，劃了根火柴，點了根蠟燭。

我又看了看那只小小的旅行鐘，然後滑下床去，感到頭痛，三、四年來都是如此，或許再過一會兒就會愈來愈痛。

我坐在床沿，雙手用力地壓着眼睛，試着驅散痛苦，然後能好好睡一覺，放鬆神經……夜半野火……普拉文山上的火……旅館裏的紳士？會是誰？柯瑞根？洛克？阿拉德？尼古拉斯？

我心頭一寒，驚得站了起來，甚至無力驅逐掉這個念頭。我走過房間，想到梳粧台找我的皮包，

皮包裏有止痛藥片。

可是，我的皮包並不在梳粧台上，也不在壁爐上，難道在洗手台下面的地板上，還是在床邊？我到處找，連床下面都搜過了，可是哪兒也沒有。

我坐在床上，仔細回想，我並沒帶手提包和洛克．格蘭特去散步，我把手提包放在餐廳，那一景我可以清晰憶起，就放在我椅子旁邊。

現在，那皮包裏的藥盒，好像和我隔了紅海那麼遠。我對自己說，再怎麼樣，也不該在深更半夜跑出房間，旅館裏住了一個男人，他可能就是殺人兇手。

我很理智地想了想，又決定上床睡着，並把蠟燭吹熄。

十七分鐘之後，我又坐了起來，重新點了蠟燭，下了床，抓了晨褸披上。過了十七分鐘，我的頭痛愈來愈難以忍受，最後決定出去一趟。我對自己說，謀殺西瑟的兇手一定是傑米希，而傑米希並不住在這旅館。所以，我可以去拿我的藥片，絕對安全無虞。

我很堅定地對自己說——一定非常安全，我會輕輕地快去快回，悄然如風，如果看到或聽到什麼，就大聲尖叫……。

我沒再細想自己的決定是否正確，拿着蠟燭，鎖好門，出去了。

東邊房間透了些亮光，使我可以看清前面的路。空蕩蕩的走廊十分安靜，每一扇門都關得緊緊地。

我小心翼翼，走在兇手可能出沒的旅館，終於走到樓梯口。

一階階往下的樓梯，都在層層黑黝黝的陰影中。我猶豫了一陣子，又回頭看看曾經看到尼古拉斯和瑪西雅接吻的窗口，這個時候，沒人在那兒，窗口透進慘白的月光，我清楚看到普拉文山巨大的影子。一會兒，月亮被雲遮住了。

這時，我聽到有人低聲耳語聲。我想，恍惚之際我眞的聽到了。幾秒鐘之間，我一直愣在那兒，稍後我才發現，有兩個人在我右方後面的門後私語。

這麼說，還有其他的人現在仍然醒着，當然，除我之外，一樣有睡不着的人，也許是辛浦森夫婦，或者是柯瑞根夫婦。三更半夜睡不着，說說話打發時間。這麼晚了，爲了怕打擾別人，當然要壓低嗓音。

可是，那聲音並不像日常談話，總感到有些不對勁，隔着木板門，聽起來像是生氣，或是熱情，還是害怕，叫人聽不眞切。似乎有一道冷風，穿過木門縫隙。

我轉身想走，木門失去我倚靠的體重，突然喀嗒響了一聲。

低語聲立刻停止了，一切頓時寂靜無聲，寂靜中，又像幻衍着上百萬細小的低語聲。即使沈默着，那股令人窒息緊張害怕的感覺仍在，好像連呼吸都憋住了。

我輕輕移動，站在走廊上等着。地毯很厚，走起路來不致發出太大的聲音。可是，在這針掉下來

都能清楚聽到的靜夜裏，一點點聲音就像打雷那麼大聲。

我聽到一聲模糊的喊叫聲，從我後面那扇門的背後發出，然後那聲音中斷了，發出嘶嘶聲音，像在急促地發問什麼問題，然後一個低沈的聲音像是在回答。

我看到一雙鞋，一雙女人的鞋。不當心踢遠了一隻，我尋回放好。這雙四吋高跟鞋，是手工精製，我認出那是瑪西雅・梅琳的鞋子。

後面那扇門又恢復了寂靜。我一口氣奔下樓梯，現在置身在更暗更黑的走廊，心中又氣又噁心，痛苦地想着剛才的發現。一邊走過走廊，推開玻璃門。自個兒想想，都和尼古拉斯離婚了，原本不關我的事……。想不到，今晚遇見尼古拉斯，就發現他又和別的女人……。咦，那個司機佛卡斯怎麼沒看到呢？瑪西雅是個令男人心蕩神馳的女人，瞧她看着柯瑞根的樣子，站在他一邊的柯瑞根太太臉色變得好難看。

我點着蠟燭，輕輕推開門，迎着我的是幢幢黑影，現在後悔想折回房間已經太晚了，借着燭光，我可以看得好清楚，又回過頭看看後面走廊的玻璃門，然後悄然走過餐廳，我知道我放皮包的地方。

瑪西雅和尼古拉斯，……我的腦海裏一直出現他們兩人的名字，現在我的心情，和柯瑞根太太頗爲相似。像瑪西雅這樣的女人，逢場作戲的男人不知有多少。但是，她的風姿的確生動撩人，還有那奔放熱情的美，和她相對的我，都禁不住喜歡她。她是那般不可思議，可愛有趣，甚至對我也是那麼

親切友好，尼古拉斯自然會迷上她，她也知道我是尼古拉斯下堂之妻，知道我不願再面對尼古拉斯。

我勉强掀掀嘴角，對自己笑笑。彎下身子，到椅子下面尋找我的手提袋，我伸手四下摸索，却遍尋不着……突然我隱約看到了，我的手提袋並不在地上，而是在椅子旁的架子上。

顯然，有人發現了我的手提袋給放到那兒。我連忙抓着手提袋，還有一本雜誌和幾本書飛奔離開，拉開玻璃門。這時我聽到旅館門廊的門開了，聲音輕得幾乎聽不到。我嚇壞了，定在原地，一動也不敢動，手裏緊緊抓着手提袋，還有那些書，和熄掉的蠟燭，心跳得好厲害。

有人輕輕地從門廊走了下來，我聽到他的腳步聲，也許是個要爬山或釣魚的人。我一動不敢動，等在那兒，洛克・格蘭特告訴我，旅館的門整夜都開著，有人遲歸，有人晚出，其實沒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可是我這時却不敢穿過甬道，爬上樓梯好看清楚他是誰，只有一動不動地等待着，强忍着一顆狂烈跳動的心。突然，我想到自己穿着一身白色的晨褸，在晚上對方也看得見，因此我又退到餐廳的玻璃門邊。

外面的門開了又關上，輕得像剛才一樣。在安靜的夜裏，他腳步再輕，我也聽到他走出去，走在碎石路上。

我猶豫了一下，然後我推開玻璃門，穿過甬道，飛奔到外面門廊，想從窗子裏往外看看那人究竟

是誰。

山谷中彌漫着霧，每樣東西影影綽綽，看不眞切。他走過碎石階，行到草地上，很快地走遠了。我看出是個高瘦男人的身影，快步走着。我看到他頓了一下，轉過身子，回頭看看，但我却看不清他的臉，然後他就消逝在陰影重重的黑夜裏。

我從窗邊轉回身子，注視一下門廊，這時我的眼睛已經適應黑暗了。我看清了桌子，桌上放着白色托盤，那托盤是用來放魚的，籐椅上放着軟式背囊，還有靴子、漁網、登山繩、外套、防水布、便帽、手杖……

我身後的門，一點聲音都沒有，一個男人悄然走了出來。

畢竟，我沒有尖叫，或許我不能。我嚇得手一鬆，手上的東西全落了下來，發出砰然巨響，足以震醒旅館所有的人。我全身麻木，張口結舌，怔然站在那兒。

他身後的門砰然關上，喀嗒一聲，手電筒開了，一圈光照在我臉上，我茫然不知所措，看不清那個站在黑暗中的男人是誰。

他叫：『姬安妮塔，』然後他大笑。『我的天，妳瞪着我。這個時候，妳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了？』

那光令我目眩，然後他關掉了。

『阿拉德？』

『是啊！妳什麼東西掉到地上，那麼大的聲音，好像掉了一個原子彈！』

『大部份是書。』我說：『睡不着，所以出來了。』

『哦，』他又大笑。『妳穿着白衣服，像纏幽魂一樣，還眞把我嚇了一跳。』

『我也是。』我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東西。『我也該回床上睡了。』

他一腳放在椅子上。『妳再多留半分鐘，替我拿着手電筒好嗎？讓我解下這鞋帶，鞋子都濕了。』

我拿了手電筒。『下雨了嗎？』

『開始下了。』

『我想，你出去釣魚了。』

『是的。』

『運氣好嗎？』

『還不錯，釣了三尾鱒魚，哈特釣了一條很美，有一磅半重。』

『哈特？——哦，哈特・柯瑞根。』

『嗯，別搖晃手電筒。』

『抱歉。那麼柯瑞根先生還沒回來嗎?』

『幾小時以前他就回來了，但我並沒有跟他一起回來。』

『他的魚並沒有放在托盤裏。』我說。

『什麼?』我把手電筒照着托盤，他的目光也隨之望過去。『咦?……沒一個人把魚放在托盤裏，這倒怪了。』

『阿拉德。』

他注意我口氣有異，突然轉過頭。

『什麼?』

『五分鐘以前，有人到這兒來，然後又出去了。』

『什麼?呃——』他大笑。『別這麼担心，那一定是傑米希。』

『傑米希?』我艱困地嚥下一口口水。

『妳把他想成小偷了嗎?婭安妮塔，用不着這麼害怕。在島上，每一家都是夜不閉戶。』

『不，』我把手電筒放在小桌上，意欲轉身離去。『只是這兒發生了謀殺案。』

我聽到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誰告訴妳的?』

『洛克•格蘭特。』

『我懂了，難怪妳會怕。』

『那是自然的。』

他說：『我不認爲妳該怕，不管話怎麼傳，妳不會捲入的。』

『我並不担心我自己。』

『那妳担心誰?』他的聲音顯得機警小心。

『西瑟•馬可瑞。那女孩。她到底做了什麼，因而遭謀害?阿拉德，這事很費解，整件事給我的感覺很噁心。』

他含糊地說：『謀殺沒有美麗的。』

『但這事不尋常。』我說：『這兒手相當冷酷，工於心計——而且邪惡。對了，邪惡。因此，我對這案子發生了興趣。』

他有些訕訕地說：『警察現在還在查，妳知道，他們查不出來的。』

我說：『你有什麼理由這麼想?』

『姬安妮塔——』

『你一定想過這事。兇手會是誰？傑米希·法倫尼？』

『姬安妮塔，我不想再多談此事——』

『你認爲，會是旅館中某人幹的嗎？』

他不安地說：『這個——』

『你眞認爲是旅館中某人幹的嗎？』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親愛的，如果這事使妳發毛，妳爲什麼不到別的地方去度假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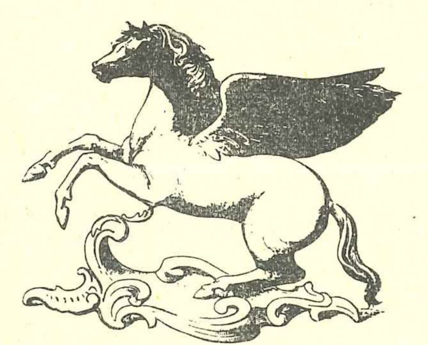
『我要繼續留在這兒。』我說：『我要留下來，等着看整個事情水落石出，讓那魔鬼露出眞面目。』

他沈默了。

我說：『晚安，阿拉德。』我逕自回到樓上的房間。

最後，我並沒有服藥。走了一趟，驚心動魄，頭痛早就不藥而癒了。

我拿起小說看，不到十分鐘，就沈沈入夢。



第七章　史古奈斯崔山

第二天早晨，下起雨來。雨勢雖小，到處都濕漉漉的。旅館也陷入一片淒風苦雨中，連最近的路標都被雨霧遮蔽。河流後面的史古奈斯崔山，也成一片朧朦的灰色。

我遲了一些下來吃早餐，餐廳十分安靜，也許下雨天使人沮喪。我看到阿拉德·班恩和柯瑞根夫婦在看報。辛浦森太太和她的婆婆在織毛衣。辛浦森上校在旅館老闆波西蒙少校的辦公室，兩人大談魚經。莫倫和蕊貝塔坐在前廊眺望風景。洛克·格蘭特則全神貫注補着漁網。

他抬起頭，看着我笑了。『早，星期天下雨可眞掃興。下雨天妳會喜歡釣魚嗎？』

『不，謝謝你。你認爲這是釣魚的理想天氣嗎？』

『哦，非常理想的天氣。但是莫倫和蕊貝塔兩位小姐還是會去登山的。』

『你這麼想嗎?』蕊貝塔興致勃勃回過頭來。

『這有可能。可是——』他看看莫倫的背影，她不為所動。『如果妳們一定要爬山，可得小心，不要爬太高。』

他的聲音很低，可是莫倫還是聽到了。她轉過頭，壓抑着怒氣看着他。

『還有什麼更好的意見?』她很緊張地問道。

蕊貝塔很快接口說：『莫倫，格蘭特先生經驗豐富，他知道我對登山一無所知。』

莫倫那樣子像要辯駁什麼，最後抿着嘴壓下去了，回過頭瞪視着窗子。洛克朝蕊貝塔笑笑，然後又低頭專注地補網。隆納・畢葛走到前門，背後背着背包。

『咦?』蕊貝塔說：『畢葛先生眞的要去爬山嗎?』

『我考慮過了。』畢葛說：『就要出發了，我已經預備好了。』

他朝我們揮揮手，出門走入雨中。

『好吧，』我對蕊貝塔說：『希望妳倆爬山順利。』

『妳也打算出去嗎?』

『親愛的，我還沒吃早餐呢，再不快去吃，恐怕什麼都沒有了。』

我正朝餐廳走去，半途聽到旅館主人波西蒙少校叫我的聲音，我走了過去，他是個高大結實的鄉下人。

『聽說妳也想釣魚，杜瑞太太——哦不，布魯克小姐?』

『是的，我打算釣魚，只是時間上還不能確定。我想再等一天左右，先看看再說。』

『隨妳的意，只是——』他又瞥了一眼另一個男人。『妳願意和道格・馬可瑞一起去嗎?據我所知，他很喜歡和妳一起去釣魚。』

那個大個子的男人抬起頭，他有一張褐色的大方臉，臉上刻着深深的皺紋，還有一雙帶笑的藍眼睛，看來是個好脾氣的人。

他以島上男人特有的溫柔口氣說：『我很高興能教這位女士釣魚。』

『你眞太好了，』我說：『或許——我們星期三如何?』

『星期三有空。』道格・馬可瑞點點他的大頭。

『非常謝謝你。』我說。

『你們打算去那兒釣魚呢?』波西蒙少校問道。

『最好去坎瑪莎奈瑞河，除非是很壞的天氣，否則不會釣不到魚的。』

他說完站了起來，戴上帽子。『現在我要走了，否則我到教會就太遲了。日安，夫人。日安，波西蒙少校。』

他步向外面灰濛濛的早晨，我發現自己一直注視着他。雖然只和他簡單交談幾句，但我却很喜歡這個高地人的淳樸個性，他一輩子都住在這兒。我對這個安靜的男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道格・馬可瑞，西瑟・馬可瑞的父親……。

我向少校點點頭道別，去吃那頓已經太遲的早餐。

我已經迫不及待想遇上瑪西雅。這衝動的想法未免太傻，可是她並沒在餐廳裏，這樣也好。

我倒了第一杯咖啡，從窗裏往外看，看到一輛很大的奶油色轎車緩緩地從窗邊開過去，然後停在前門門口。就在這時，我看到風情萬種的瑪西雅穿着一身寶藍色的衣服，匆匆從旅館前門出去，一個穿着制服的英俊少年爲她打開車門，然後車子平穩無聲地駛開了。

我喝着咖啡，希望有一份早報看看， 那樣我可以假裝不去注意尼古拉斯。 現在餐廳裏除了休伯特・海，就只有尼古拉斯。

隔了一會兒，休伯特・海站了起來，走向我身邊。

他走路有點怪，頭顱非常圓，圓得像個球一樣。一張嘴顯得很好挑剔，還有一雙淡藍色的眼睛。小小的手戴着金色的戒指，上面鑲着黑色的石頭。

他朝我微笑，露出嘴裏新鑲的金牙。

『杜瑞太太——呃，布魯克小姐。我姓海。』

『你好，海先生。』我禮貌地寒暄。

『布魯克小姐，我希望妳不介意和我聊天。而事實上——』他猶豫了一下，有些害羞地看着我。

『事實上，我想請妳幫個忙。』

『好的。』我心裏疑惑，不知他待會要說什麼。

『妳知道，我是個自由自在的人，我是個作家，所以生活很自由。』

『呃，我明白了，你是個作家，海先生，那麼你一定是個聰明的人。你寫小說嗎？』

『布魯克小姐，我寫的是遊記。』

『哦，是囉，你來這兒蒐集資料。』

『我帶着地圖，在這兒到處散步，在每一個地區以難易程度分等級註明。』

『哦，那一定花了你很多時間。』我說，意識到尼古拉斯正坐在那兒聽。

『寫作不難，妳也可以像我一樣寫作，而且稿酬不錯。』

『我會看看你的作品。』我說，他很高興，朝我微笑。

『我會送妳一本書，妳會喜歡的。』

『多謝了。』

我注意到他手裏拿着雜誌。

『我在這本雜誌上看到妳，是嗎？』

『是的。』

他翻開雜誌，翻到我的照片那一頁，沒錯，那是我。休伯特．海看看我，立刻又顯得很羞澀。

『我爲了我的書，得常常拍攝照片。』他有些猶豫地說。

我等着他往下說，愈來愈無助。眼角餘光，看到尼古拉斯站了起來，閒閒地從口袋裏掏出菸草來抽。

休伯特．海急着說：『我想在風景前拍一位女士，可以顯示出這些山有多高。』

尼古拉斯笑了，我不用看就可以感覺得出。休伯特．海看看雜誌上那張照片，又看看我，然後說：『妳拍照眞的很上鏡頭。』

尼古拉斯隨口說：『你最好查查看，她拍一張照索價多少，我相信價碼相當高。』

休伯特．海看看他，又看看我，他變得很迷惑。『——我想——』

他很困惑地看着我，我憤怒地看着尼古拉斯。

『杜瑞先生開玩笑的，』我很快地說：『你要拍我當然可以，我很喜歡出現在你的書裏，我們什麼時候拍照？』

他高興地紅着臉。『妳實在太好了，這是我的榮幸，這個下午如何？我們到史古奈斯崔山，在魁嶺後面？』

『好的。』我肯定地說。

『波西蒙少校有一隻小西班牙狗。』尼古拉斯漠然說道。

『他有條小西班牙狗？』休伯特．海快樂溢於臉上。『也許這也是個好主意，我們去問問他，能不能向他借。』

他快活地跑開了，尼古拉斯站在那兒，俯視着我，臉上流露着我憎恨的那種諷刺又促狹的表情。

『要是妳的照片出現在休伯特的書中，妳老闆會怎麼說？』

『他不會看到的！』我尖刻地說，站起身來。『雨果出門旅行，只會搭法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去巴黎，然後回來。別的地方，他是絕對不會去的。』

我打算隨休伯特．海走去，但尼古拉斯却擋着我的去路。

『姬安妮塔，我要和妳談談。』

我冷冷地對他說：『我不認爲我們之間還有什麼可談的。』

『我仍想和妳談談。』

『談什麼？』

『談我們。』

我揚起雙眉。

『尼古拉斯，你不該再說「我們」了，我們已經不在一起了，沒什麼能把我倆牽在一起，甚至我也不冠你的姓。』

他緊抿着嘴。

『這點我很清楚。』

我不假思索，脫口而出。『昨天晚上，你不是和瑪西雅在一起嗎？』

他眼裏有一道光閃過，然後淡然地說：『是的。』

我從他面前走過，離開了餐廳。

氣象預報說得很正確，到十一點雨停了，天氣也晴朗了。莫倫和蕊貝塔朝着山谷走去，隔了半小時，尼古拉斯也出去了。

將近中午的時候，太陽出來了，不久澄藍的天色又出現了，霧散了，可以清楚看到山頂。石楠樹葉尖猶掛着水珠，璀璨如鑽石。

中飯過後，休伯特・海和我帶着波西蒙少校的西班牙狗，朝坎瑪莎奈瑞河走去。我踩著河中大石過了河，又走了一小時不算難走的路，到了史古奈斯崔山。一路上，我到沒想到休伯特・海是個很令

人愉悅的伴侶。他對鄉野非常了解，豐富了我們談話的內容。他和我談論鳥類、狐狸、鹿，並一面爲我拍照。我發現他對任何事物都好奇，是個很有吸引力的男人。

他爲我在山頂上拍了照片，照出魁嶺山脈。我和小獵犬擺姿勢讓他拍攝。最後我倆並肩坐在石上抽煙，他似乎有什麼心事。沈吟好一會兒，他才開口說：『布魯克小姐，——妳是否能讓我對妳說一些事？』

『當然可以，什麼事呢？』

『妳隻身來此，是不是？』

『是的。』

他熱切的注視着我，圓圓的臉流露着憂愁。

『布魯克小姐，妳最好不要和任何人單獨出去。當然，今天妳和我來這兒是對的，但妳不會明白我爲什麼這麼說。不過，妳記住我的話，不要單獨和任何人出去，那不安全。』

有一陣子，我什麼話也沒說。後來才想到，早餐之後，我把謀殺案那件事全然忘了。

『妳不介意我這麼說嗎？』休伯特・海憂慮地說。

『當然不，你說得很對，我會小心。』我想到不久之前洛克也警告過我，旅館中的男士個個都有嫌疑。可是，如果我經常和旅館的男士們單獨出來散步，也許，我很快就會知道眞相。

我有些震顫，摸了摸狗。『這事令人很不舒服。』

『是啊，那個叫西瑟的女孩，才十八歲！』

我沒有接腔。

『那天還是她的生日，』他高而尖細的聲音聽來很可笑。『她十八歲的生日。』他又掏了一根煙抽，以更鎮定的口吻說：『那女孩我認識她。』

『你認識她，真的？』

『不，只是說過話而已。我散步到她家附近，她泡茶給我喝。她是個美麗快活的女孩，充滿了生命力。』

『你可有任何線索，知道是誰殺了她？』這是個傻問題，警察查了半天都徒勞無功。

『不，我並沒有想出來。』他還是很有耐性地回答我的問題。

但他的聲音却並不自然。我瞥他一眼。『你發現了什麼？』

『非常小的一點線索，』他小心地說：『我告訴她我正在寫一本書，當然，她很有興趣，於是我問了她很多關於本地人的生活、習慣、迷信之類。我問她是否有任何迷信？她說沒有，當然不可能有，因為她是一個很現代化的女孩子。於是我又問，島上是否有任何魔法，像古時一樣，而且——』他淡色的圓眼珠瞪視着我——『她的嘴緊得像蚌一樣，幾乎想把我趕出廚房。』

『魔法？』我說：『這很荒謬。』

他點點頭。『我禁不住把這事和謀殺案連想在一起，這事一定有預謀的。那個男人，一定早就一點點開始準備柴火，等他準備好了，就把那女孩子帶到山上去……生起火，把她的鞋子和飾物一列齊放，放得規規矩矩，一絲不苟。那女孩躺着，雙手交叉在胸前，兇手把灰燼放在她臉上，割了她的喉嚨……她就像是一件犧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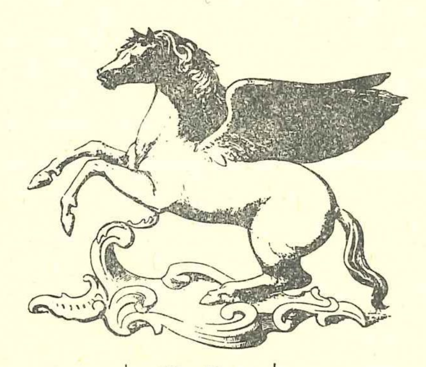
最後那句話，嚇得我心中一驚，我站了起來，低頭看着他，背脊都涼了。

『這聯想太瘋狂了。』

那雙煩惱的眼睛抬起來看我。『這件謀殺案，幹得很瘋狂……』他跟着也站了起來。『如果我是妳，我不願跟任何人出去散步。』

『我不會的，』我堅定地說：『事實上，我已經想回倫敦了。』

『這不是個壞主意。』他說着拾起了照相機，轉身跟著我走下山去。



第八章坎瑪莎奈瑞（三）

我一直在想，或許離開此地才是明智之擧。後來又發生了事情，使我決定留下。

晚餐後，餐廳中開始有一股不安的氣氛彌漫著。阿拉德·班恩端著咖啡杯站在餐廳中央，很驚訝地說：『咦？登山的人沒回來？』

『她們沒回來。』艾瑪·柯瑞根說。

辛浦森上校說：『天啊！我希望她們不要出事。』

『那兩個儍女人！』辛浦森太太說：『這種天氣她們不該去爬山。』

阿拉德很堅定地說：『我倒不担心，也許她們走遠了些，總之，現在天色還未暗。』

尼古拉斯正在寫信，這時抬起頭來。『她倆出發時，天氣相當好，今天下午，普拉文山也沒有落

霧，她們不會有事的。』

瑪西雅・梅琳說：『如果那兩個女孩遇到不測，眞不堪設想。尤其是可憐的蕊貝塔——』

洛克・格蘭特安靜地說：『莫倫是個有經驗的登山者，她不會帶著蕊貝塔冒險的。』

『隆納・畢葛出去爬山，到現在也沒回來。』休伯特・海說道。

沈默了一陣，我感到內心的不安愈來愈擴大。

『他也沒回來——』艾瑪・柯瑞根口氣頗爲懷疑。『我想——』

『妳的丈夫呢？』辛浦森太太問道。

被她突如其來一問，艾瑪・柯瑞根臉色驟然脹紅。

她顯然很窘，在座每個人也都莫名其妙地感到尷尬。最後阿拉德很快接口。『我們午餐後一塊出去爬山，我帶柯瑞根太太先回來，但柯瑞根先生却繼續往下走。』

『噢，你們在路上有沒有看到那兩個女人？』辛浦森上校問道。

『全然沒看到。只遠遠看到一個人影，我想是杜瑞先生。』

『我沒有去普拉文山，』尼古拉斯說：『我也沒有看到她們倆。』

洛克・格蘭特放下咖啡杯，站了起來。『現在才八點半，我想時候還早，大家用不著担心，她倆一定會平安回來的。我想和旅館主人比爾・波西蒙少校交代一聲，也許她們很晚才回來。』

他很快地走到甬道，我看到他傾著身子朝向櫃台，熱切地和波西蒙少校說話。

辛浦森上校說：『我總感到事情不妙。』

瑪西雅却接口說：『咦？爲什麼你總覺得他們會出事？』

『在魁嶺，什麼事都有可能發生。』艾瑪・柯瑞根說：『尤其最近更是怪事連連。』

『不可能會有關連的——』阿拉德說。

『我不是說謀殺案——』艾瑪打斷他的話說：『我是關切許多登山者發生了意外。』她四下看看衆人的面孔，她美麗的眼睛很嚴肅，又有些害怕。『你們有沒有發現，單單這一年，就有多少登山者在魁嶺遇難？』

我看到瑪西雅聽了她的話之後回過頭，看著夜幕低垂的大山。

『眞的——很多人遇難？』她的口氣帶著害怕和驚訝。

『到目前爲止，已經死了四個人了……』

我感到從脊椎到頸椎，冒起一股寒森涼意。

這時上校開口說：『登山者心裏都會有準備，隨時可能遇到山難，那是因爲自己太疏忽。我想出去的三位登山者，一定會安全回來的，我們現在該停止談論這事。』

他的話解除了方才緊張的氣氛，其餘的人，紛紛各自談起話來。

我轉而對瑪西雅・梅琳說：『妳今天上哪兒去了？』

她臉色一亮，散發出那股親切迷人的溫暖氣氛——『我出去駕車經過一些鬼氣森森的小徑，可憐的佛卡斯一路都在罵，因爲他剛才洗過車。』她說著吐了一口煙圈。『我在小城鎮買了一塊蘇格蘭粗呢的料子，今晚我拿給妳看，那是一種神祕的紫色，很美。』

這時，洛克走回餐廳，各自談話的人突然停止了談話，抬起眼來看著他。

『比爾・波西蒙說沒有理由担心。』他很肯定地說。可是，當他走過餐廳，我注意到他眼神有一刹那不安，注視著窗外的天空。

不知是誰打開收音機，收音機正播報氣象，辛浦森走近傾聽。

『要等埃佛勒斯峯的消息。』洛克笑著對我說。

我和洛克閑聊起來，不知何時尼古拉斯也走到我後面的窗邊，對我剛才的談論嘲諷地笑著說：『我不知道妳還是個詩人。』

他的聲音從我頭頂傳來，懶懶地嘲弄著，他走過窗子，站在我的椅子後面。

我自覺臉色一紅，洛克看起來有些不高興。

『我沒想到你認識布魯克小姐。』洛克的口氣有些簡慢，尼古拉斯注視著他好一陣子。

尼古拉斯沒答腔，和衆人談論起登山者。他認爲，也許畢葛會遇見那兩位小姐。

結果畢葛回來時，却否認他看過任何人。他聽到兩位小姐仍然沒有回來，臉上流露出担憂之色。他吃了一頓消夜，我們圍著他坐，談些不關緊要之事，盡量不去看窗外。

九點半了，外面天色十分黑暗，雨雲密佈，不久豆大的雨點灑了下來，敲打在窗子上。這時，每個人都心裏有數，知道那兩個女人一定遇難了。最後，比爾・波西蒙走進餐廳，對大家說：『我想我們最好出去找她們，柯瑞根先生和道格回來，他們說沒看到她們回到山谷。』

男士們都站了起來。

『你眞確定她們上了普拉文山？』尼古拉斯問。

波西蒙說：『當然，她們——』

『她們也許改變主意。』尼古拉斯說。

比爾・波西蒙一言不發地注視著他。『對，她們是去了普拉文山，有人看到她們。』

『看到了？』洛克說：『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

『在史龐騰山的地方。』

隆納・畢葛驚呼。『天哪，那可不是開始爬山的好地方，黑色的史龐騰，那是登山者的險地，魔鬼的圈套。波西蒙，你眞確定她們是去了那兒嗎？』

我們全注視著比爾・波西蒙，內心害怕担憂的事竟然成眞。

『是誰看到她們？』尼古拉斯很快地問。

比爾看看他。『是道格・馬可瑞，下午四點時，他在溪谷看到他們三個人。』

我的喉嚨突然發乾，聽到自己奇怪的聲音說道：『他們三個人？』

他點點頭，我感到一種新的恐懼從心中升起。他說：『怪了，大家全都回來了……，可是道格却說他看到三個人？』

『或許她們雇了一名嚮導。』尼古拉斯說。

『她們出門的時候並沒有嚮導。』洛克說。

比爾・波西蒙往回走，然後轉過身說：『這一點等我們把她們找回來再討論，』他說：『女士們就請留在屋內。男士們在五分鐘之內預備好，好嗎？然後到廚房來，我太太已預備好三明治和咖啡。』

我站了起來。『我們要到那兒幫忙嗎？』

『妳太好了，我想我太太會非常高興的。』

說完他推門出去，其他男人也跟著他出去。

當男士們全沒入黑暗中，我慢慢走回餐廳。心裏一直想道格・馬可瑞的話。他看到三個爬山者？三個人？

此時，我倒懷疑起傑米希・法倫尼，他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艾瑪・柯瑞根回房休息了，辛浦森太太也上樓跟她婆婆一塊。現在，餐廳裏又只剩下瑪西雅和我兩人。餐廳裏的窗簾已經拉下，但是大雨仍敲打著窗子。

瑪西雅坐在火邊取暖，她一雙眼睛睜得好大，流露著驚恐。

『這事眞令人害怕，是不是？』她說。

『看這情形，凶多吉少。』我說：『瑪西雅，我端了兩杯酒來。』

『噓，妳眞是個安琪兒，』她接過酒，大口喝下。『我的天，我眞需要喝口酒！』她靠著椅背，那雙眼睛看來比平常更大。『婗安妮塔，妳可相信在這山上，眞有不吉利的惡運嗎？』

我强裝歡笑。『不，當然不啦！只是這兒的山很難爬，難免會出事。也許，她們會沒事，平安回來。』

『可是——其他登山遇難的人怎麼說呢？』

『不管怎麼樣，總不會有鬼。』

她喟然歎了一口氣。『他們若能早點找到她們兩個，大家也能早些睡覺了。我希望不要出事，尤其是蕊貝塔那孩子，她眞可愛，令人憐惜——莫倫這人倒很過分，她若出了什麼事，我還不至於難過。不過——』

『莫倫一定是個很不快活的女人，』我說：『她一定知道，每一個人都不喜歡她，但她心底可能希望能遇上愛她的男人。』

『她有挫折感，』瑪西雅殘酷地說：『她暗戀洛克。格蘭特。』

我坐下來，幾乎控制不住自己，忿然說道：『瑪西雅，這麼說太荒謬了。』

她吃吃笑了起來，看起來像一隻非常美麗的貓。『難道妳沒注意到莫倫看洛克的那種眼神嗎？』

我猝然說：『別胡說了，她昨天晚上還對他很鹵莽。』

『噓，』瑪西雅一臉揶揄。『那也一樣啊，妳沒注意到她看洛克的樣子嗎？而他呢，一副垂目低眉的君子風度，但却懂得找機會和妳一起去散步，如果我是妳，我會防著莫倫些！』

『這太荒謬了，』我又說，却不禁感到惶恐不安，我站了起來。『我想該上床睡覺了。』

瑪西雅喝盡杯中殘酒。『我也一起去，總不能一個人坐在這裏。我想像待會兒我們就可以聽到他們回來的聲音，然後就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她挽著我的手，一起上了樓梯，並咧著嘴對我笑。

『生我氣了？』

『當然沒有，幹嘛要跟妳生氣啊！』

『今晚我說了不該說的話，也許妳再也不要我這個朋友了，其實我並不是有意的。』

『妳說了什麼？』

『就在妳去廚房的時候，我告訴洛克妳和尼古拉斯離婚了。抱歉，當時也不知是怎麼就說出口了……』

『沒關係，我不會介意。』

『我希望妳不介意。』瑪西雅說。

我大笑。

『爲什麼我要介意，我想洛克不會對任何人說的。』

『呃？——』這時我們已經走到了樓梯頂端。『也許是吧！妳來看看我買的那塊衣料。』

我跟她走入她的房間，瑪西雅開門之後，伸手要開電燈開關。

『稍等一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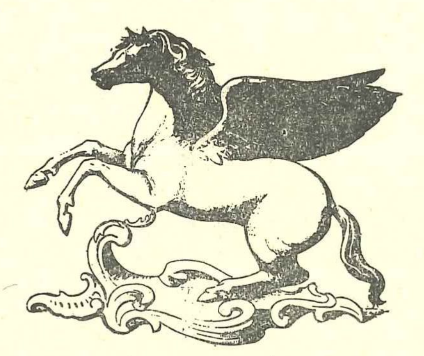
燈亮了。

我聽她驚呼一聲，僵立在那兒一動也不動了。她背對著我，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

然後她放聲尖叫起來。

有一陣子，我被恐怖的感覺嚇得全身都麻木了。我的身體冷得像一塊冰，連氣都透不過來。

然後她又尖叫起來，一隻手仍放在脖子上。



第九章史龐騰

她驚恐的大叫。『兇殺案。噢！上帝，兇殺案……』

『瑪西雅，這兒並沒有人啊！』

她全身抖得十分厲害，緊緊抓住我的手臂。她指著床，嘴唇顫抖得幾乎無法說話。

我注視著床，突然全身起了雞皮疙瘩。

床上躺著一個便宜的洋娃娃，身上穿著荷葉邊的裙子，這種藍眼睛、粉白皮膚的洋娃娃，我看得多了。

但這個洋娃娃却不一樣！

她仰臥在床上，腿伸得直直的，一雙柔軟的手則交叉在胸前，臉上撒著灰燼，頸上一條紅痕，那條紅痕，從左耳橫過頸子一直劃到右耳。

那一晚，他們全然沒發現莫倫和蕊貝塔的踪跡。

當天晚上風雨交加，天色漆黑。經過一夜攀爬山崖，呼喊，搜山的人在天明之前回來了，個個筋疲力竭，掙扎着回來。吃了些東西，又小睡片刻，再度出發搜尋。個個眼眶深陷，神態疲憊，準備再進一步搜索。

比爾·波西蒙打電話到本地救護隊，大約上午九點，二十個强壯的人來了，這一回，我也加入了。雖然我不擅於爬山，但多一雙眼睛看看總是好的。

這時風仍在呼嘯，大雨像千支萬支箭一樣紛紛打下來，我們眼前一片模糊，掙扎着抱頭前行，試圖擋着些傾盆雨勢。

我們走到兩晚以前，洛克和我聊天的地方。逆風前行，雨打在臉上像針刺一般痛，我的外套全被雨打濕了。

從這兒看旅館顯得好遠，好小，好孤淒。我看到一輛車從旅館門口慢慢離開，那輛奶油色的車很大，有黑色的車頂。

『瑪西雅・梅琳的車。』有個聲音在我的身後說道，一副好管閒事的樣子，原來是柯瑞根太太，她繫着猩紅色的圍巾，穿着釘靴。我這才發現，她這身打扮，看起來還滿有吸引力。我們一路朝山頂爬，她仍在我後面說：『她不來也罷，但不該讓司機離去，我們現在正需要身强力壯的男人——』

『她走了。』我說。

『走了？妳是說她回家去了？』

『是的，她回倫敦去了，昨晚她告訴我的。』

『哦？我以爲她至少要停留一個星期！』

『我本來也這麼想。』我已經決定，絕不告訴任何人，瑪西雅爲何離去的眞正理由。這事只有旅館主人波西蒙太太知道，還有辛浦森太太。瑪西雅昨晚歇斯底里的喊叫，似乎沒吵醒柯瑞根太太。我也下了決心，明天一定要回倫敦。否則，繼瑪西雅之後，受到警告的就是我了。

可是，未知道莫倫和蕊貝塔下落之前，我實在無法一走了之。

『啊，』柯瑞根太太像是如釋重負。『她走了，我實在裝不出有多難過的樣子，她在這兒雖只住了五天，但——』她頓住了，眼眸從長長的睫毛下偷偷瞄了我一眼。『妳該瞭解我的感覺。布魯克小姐，如果妳是個已婚女人，妳會懂的，是不是？』

『當然。』我溫和地說：『妳知道，她也沒辦法……她一向被寵壞了，我想，她實在是個非常可愛的動物。』

『妳比我仁慈，』艾瑪・柯瑞根說，微微笑了笑。『不過，妳倒沒什麼損失。』

『男人沒有不欣賞她的，』我說：『如果我是妳，我會假裝什麼事都沒發生。我這麼說，妳不會介意吧？』

她勉强笑了笑。『看得出來，妳並不是很懂如何和男人相處。』

有一陣子，我沒有說話。我有些着惱，爲什麼一個已婚婦人，總是要用這樣的口氣說別人。然後我告訴自己，她說得也對，我是不善於和男人相處，所以現在離婚了。所以，我還是接受她的忠告吧！通常，每個人都以自己的觀點看事情，誰也不需要接受別人的忠告。

我們走了一程，又換了一個話題：『我想他們在雨中無法舉起火把，要是那兩個女孩出事了，怎麼辦？』

她陰沈地說：『不管怎麼樣，木棍都濕了。』突然她又說：『自從那女人來了之後，哈特就像隻

小狗一樣，我想每個人都注意到了。妳却說她實在沒辦法，爲什麼哈特老有這種事——』

我突然說：『妳到底還想不想保住妳的丈夫？』

『我！當然要我的丈夫！這眞是一個傻問題！』

『那麼，妳就放手讓他自由吧，』我說：『難道妳不知道，婚姻中不能參雜過强的自尊？兩者中妳只能選擇其一。如果妳不能保持冷靜，那麼妳就得有心理準備失去他了。如果妳要他，那麼就嚥下妳的驕傲閉上嘴，你倆的關係自然就會好轉。』

她張口結舌，好像想說什麼却沒說出來。

『我們快趕不上前面的隊伍了。』我急切地說：『趕快吧！』

我撇下她，一個人沿着小徑，快步向前走。

我們已經攀爬得相當高了，現在正爬在普拉文山的山腰上。風仍在狂吹，我得花很大的力氣穩住自己。慢慢的，陣風沒有那麼强了，雨勢也停了。

我們走到了第一個陡坡下，衆人排成一列，爬上陡坡。大部分的男人都背着背包，有些纏着繩子，努力攀爬上又陡又狹的路，一路上的石楠，沒到膝蓋那麼深。

再往上，就是南方山脊的山脈，這一路奇陡，懸崖從地拔起，有好幾百呎高，一路有許多隱藏的洞穴，鬆搖的岩石，路途相當險峻。

道格·馬可瑞就是在這兒看到有三個人攀爬而上，他們爬在離陡坡腳下有兩千公尺高光禿的岩石上。我停下腳步往上看，上面雨霧籠罩，隱約可見山石森然。這些山石，經過好幾世紀風雨侵蝕，像成了石精般有着生命。

救援隊一路攀爬，一路呼叫，他們的嗓子都叫啞了，可是仍然沒有回音。我也奮力在濕滑的石頭上努力攀爬，猛喘着氣，風一直刮着我的臉。男人們的腳程眞夠勁，一直穩定地朝前進。

我想，這兩個女人生還的希望幾乎等於零，在這種情形下，她們若仍活着，生存下去的可能性也很小。我聽到自己嘶啞的嗓子不斷地呼喊着：『蕊貝塔……蕊貝塔……』

在我前面的男人是阿拉德，他回過頭來對我笑笑，想安我的心，同時伸出他的大手，穩穩地把我拉上斜坡。

『妮安妮塔，別太靠近邊緣，……這樣好些，現在我們很快地就會趕上前面的人。道格說，救援隊的人清楚這兒每一吋的地形。』

『可是……阿拉德，』我含糊地說：『她們不可能活着了，她們一定……一定……』

『如果她們能找到一個躲避風雨的地方，生存下去並不難，昨天晚上也並不是很冷。』

『你相信他們眞是三個人嗎？』

『道格·馬可瑞不會看錯。』

『可有任何本地人失踪？』

『我沒聽說。』

『那麼，如果眞有三個爬山者，多出來的那個人，一定是旅館的客人。可是，旅館裏的人數也並沒有少啊。』

『對。』阿拉德口氣平淡地說。他頓了一下，扶住我的手臂，另一隻手指向我們所站之處的右上方。『那邊，就是那晚燃起野火的地方。』他說完，放下扶着我的手，逕自往前攀爬。

我麻木地跟隨着。這回，又是一宗兇殺案嗎？這太荒謬了。如果這次也是兇殺案，但兩次的意外並無雷同之處。等我們找到屍體……

我把濕漉漉的頭髮往後攏了攏，兩隻手都在抖。我抬起頭，看到前面的男人停住，有人往下指指點點，繩子收了起來。

我慢慢走過去加入他們，心裏好怕好怕，不敢往下看，眞怕看到蕊貝塔的屍體，死的樣子就像瑪西雅房裏的洋娃娃一樣，頸上有着鮮紅的血痕。

我害怕地瞄向下面幽深的谷底，並沒有看到莫倫或蕊貝塔的屍體。道格向其他的男人指着他看到那三個人爬山的地方。

洛克轉過頭來看我，從外套內袋掏出香煙來抽，他遞給我一根，我們好不容易在一陣陣風中點燃

了煙。

『他們打算怎麼辦？』我憂戚地說。

『如果道格說得沒錯，他們一定從史龐騰山開始爬。』

『昨晚你們到達那兒了嗎？』

『是啊，可是在黑夜中看不清楚，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到處呼喊。』

我往下看，心裏發毛，又看看上面的峯頂。

『這是非常難爬的地方，是不是？』

他嚴肅地說：『對任何人來說，都是難爬的地方，對一名初學者而言，更不用說了。』

這時，畢葛走來，對我介紹羅德瑞・麥當維。

『他是本地相當傑出的登山專家。』畢葛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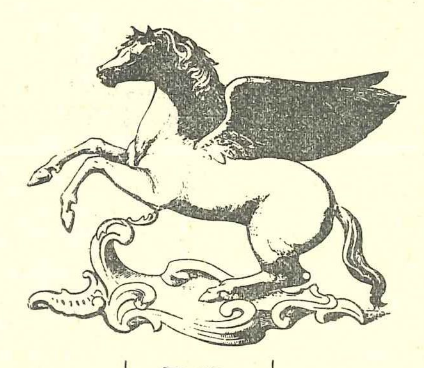
我俯視深不可測，充滿了回音的谷底。

三個男人套上繩索再繼續往高處攀爬，他們打算攀越史龐騰山。其餘的各自分頭去找。

『現在我們該怎麼辦？』我問洛克。

『妳就等在這兒。要是他們找到她們，如果她們受了傷，我們可以幫得上忙。』他朝我笑笑，要我安心。『姬安妮塔，別想得太壞，也許沒多久，我們就可帶着她們平安回到旅館去了。』

他說完走了，留下我和柯瑞根太太，還有幾個男人留守在那兒。



第十章死亡的回聲

那三個男人已經翻越過史龐騰山，顯然他們都是登山專家，輕快便捷地攀越岩石，而我則坐着注視着他們，緊張地抽着煙，那三名登山者的腳勁十分穩定。強風一陣陣地吹，但對那三名登山者好像一點影響也沒有。這三名登山者是隆納・畢葛，和兩名救援隊的人羅德瑞和艾恩。有時，他們慢了下來，細細尋找莫倫和蕊貝塔的行踪，可是什麼都沒找到。

突然，畢葛像發現了什麼，轉回頭來，對下面的人叫喚。我聽不淸他對他們說些什麼，但他顯然告訴他們某些事，間或傾着身子朝下面的山谷看。

我情不自禁大叫了起來。

『馬可瑞先生，不可能的，他們絕不可能掉到那兒去了，尤其是蕊貝塔，她不可能爬到那兒去，

她過去從未爬過山。』

『眞的？』

『她自己告訴我的。雖然莫倫是一個不錯的登山者，可是她絕不會讓蕊貝塔試這條路線——她絕對不會的。』

『不，』他眼裏流露着憂煩。『我的的確確在這兒看到她們，她們似乎計畫爬過史龐騰山。看，他們又開始爬了！』

居中的羅德瑞爬到畢葛身邊，艾恩也爬了過去，好像三個人發現了什麼。

在這緊張時刻，我忍不住說：『我——我懷疑他們發現了什麼，就在那個下面？』我顫抖的唇好不容易說出這句話。

『我希望妳是對的，他們——』

『他們？』我很快轉過頭看他。『是你說有三個爬山者，是不是？我想你不可能看錯，你能夠確定？』

『噢，是的。』他溫柔的聲音很堅決地說：『我一點也沒看錯，的確是三個人。』

『那麼第三個人，是個男人還是女人？』

『距離太遠了，我實在看不清楚。再說，現在女人登山也都穿着褲子，我只注意中間那個人，穿着紅夾克。』

『那一定是蕊貝塔，』我記得她那天出門，穿着猩紅色的短夾克，配上她可愛如荷蘭娃娃的臉龐和黑色的頭髮，非常合適。

『妳想，只要看那紅外套的顏色，就不難找到她了。』道格說道。

『我——我想是的。』

我看到艾恩叫着什麼，指着下面一處地方，然後三個人朝那兒去，那邊我們未曾去搜尋，此時大家都像石頭般僵冷沈默。我痲木地坐在那兒，香煙已經燒到我的手指，這才意識到。我豎着耳朶仔細聽那幾個男人遙遠的談話聲。

道格突然說：『我想他們一定在溪谷那邊發現了什麼。』

『不！』我愚笨地只想一味否認，好像這麼說最糟的事情就不會發生。『不！』

『羅德瑞指着下面，我想他在懸崖頂上已經看到什麼了。』

在一陣陣風中，我定神看到其中有一個男人正朝溪谷指着，不久，三個男人很快地朝遠處的溪谷往下降。

這時，艾瑪·柯瑞根突然朝着我們走來。

『他們下去了。』她說。

我瞪視着她，說不出話來，但是我的腳却僵住了。站在她身後的是旅館主人比爾．波西蒙先生，他很快地說：『他們好像看到了什麼。』

『那麼，你也要跟着他們到溪谷下面嗎？』道格．馬可瑞說。

『我想是的。』波西蒙說。

這時聽到後面有人走過來的聲音，回頭一看，是尼古拉斯。

『他們在溪谷好像看到什麼了，我打算下去，你呢？』尼古拉斯問着波西蒙。

『我想——』波西蒙開口說：『或許我們都應該——』

『他們在下面發現了什麼了？』洛克憂慮地問道，打斷了他的話。『看來我們應該——』他看着我的臉，頓住了。然後他很快走過來，站在我旁邊，對我微笑，要我安心。

可是我却搖搖頭。『我好怕，』我囁嚅地說：『道格說下面一定有什麼事。』

『對，羅德瑞發現了，我也很怕——』他又頓住，咬了咬下唇。『姬安妮塔，妳何不回旅館呢？』

我嚴肅地對他說：『你用不着担心我，我很好。』

現在，那三個人已經向下爬到達溪谷邊緣，在一陣陣風中，斷續夾著畢葛的聲音。我想，事情發生了，可是現在的我反而沒有恐懼，只有麻木，頭腦昏眩，等待着最後最可怕的一幕。

三個人全到溪谷下面，他們已經到了谷底，尼古拉斯叫着：『我要下去了！』

洛克看看他，猶豫了一會兒說：『你嗎？我不知道你也會爬山？』他想了一下說：『或許，最好由我先下去。』

他說完，就像羅德瑞那般身手矯捷，甚至更俐落的拉繩滑下。尼古拉斯跟着也拉着那根繩子，小心翼翼的滑了下去。

站在上面的一羣男人也都紛紛走到邊緣往下看，我站了起來，走過去和他們在一起。

下面傳來一聲大叫，那訊息太明顯了，我連忙往前看，感覺到道格．馬可瑞的大頭就在我旁邊。

『他發現他們了！』我大叫。

『對，我想是的。』道格說。

波西蒙少校在下面對着我們大叫，其實我們聽不清楚，救援隊立刻有人準備下去。

『他們要幹嘛？』

『去拿担架。』道格說。

原本已經絕望了，突然又有了希望。

我傾身往下看，現在我看清溪谷底了。畢葛和尼古拉斯指着第一個人的屍體，那僵硬的死屍，就像一尊醜怪的木雕。海軍藍的褲子，藍色的外套，浸過水後幾乎成了黑色……那是莫倫的屍體。

那屍體再也不像莫倫，只像個木雕娃娃，被兩個男人抬着，她的頭髮垮垮地垂了下來。

我悄然退到剛才坐過的石塊旁，坐了下來，垂目看着自己的腳。

担架來了，我也沒有動。現在沒有任何我能做的事，看來只有一個人悄然回旅館去了。

看來，艾瑪．柯瑞根倒沒有任何打算回去的意思，因此我只好留在原來的地方，痙抽得更兇，却不敢看溪谷的方向，只望着灰色的山腰。我聽到遠處洛克呼叫的聲音，還有畢葛和波西蒙的聲音。我不安地坐在石上動了動，然後四下看看。

道格正和波西蒙聚精會神往下看，我聽到波西蒙又叫了一聲：『天啊！』然後兩個男人慢慢站了起來，互相注視着。

『他是對的，道格。』

道格一言不發，他的臉硬得像花崗石。

『怎麼，他們在下面叫什麼？』艾瑪．柯瑞根提高嗓音問道。

比爾．波西蒙說：『莫倫從上面摔了下來，身上還繫着繩子，那繩子是被割斷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艾瑪．柯瑞根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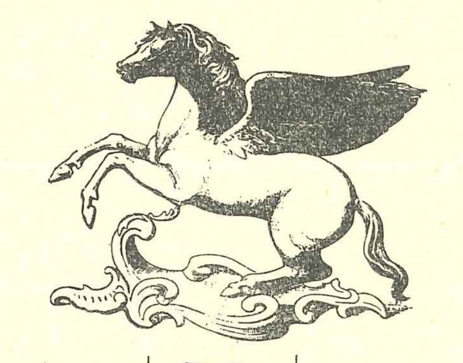
比爾．波西蒙疲憊地說：『有人割斷繩子，所以她才會摔下去。』

艾瑪．柯瑞根啞着嗓子輕聲說：『這是謀殺案……』

我問：『那蕊貝塔呢？』

波西蒙注視着我，又看看懸崖邊緣：『他們還沒有找到她。』

衆人從溪谷這端搜到那一端，可是什麼都沒發現。那一天，大家又上山下山，尋遍各處陡坡，終無所獲。



第十一章安提斯朗

搜索整天在進行。到了下午，風勢已不再那麼強勁，雨也停了，但烏雲像石板似的，低低壓下，封鎖了魁嶺，陰陰暗暗的蓋住普拉文山頂。北方不遠處的瑪斯可山，朦朧一片，目不可及。而在我們下面，遠遠的拉契納克瑞澤海灘，灰如死鐵，憂鬱地橫躺著。

大約在四點鐘的時候，他們終於將莫倫．普拉福的屍體安置到峽谷口。從高高的碎石山坡上，我望見這一小隊人顛躓在崎嶇險峻的山道中，穿過潮濕的石楠樹叢，而憂鬱的烏雲籠罩頭頂。他們抵達安提斯朗的鞍部。遠過那裏的山脊，通過嘲刺意味的篝火，然後在山道遠處消失不見。

我沮喪地轉眼望向碎石坡，伸手掏另一支香烟。那一堆的篝火……而明天，在倫敦，鐘聲將響起，樂隊將演奏，而這裏將沒有任何慶典。金鷯鳥將發出聲聲寂寞悲哀的召喚，海洋將發出它瘖瘂的

嗚咽，這些聲音，明天將盈滿坎瑪莎奈瑞峽谷，一如它現在那樣。而也許，蕊貝塔將仍然失蹤……

我聽到頭頂上一陣皮靴輾地，仰首抬望，洛克．格蘭特正從山脊上走下來。他沒戴帽子，細柔的頭髮沾著雨水，黑油油的。他看來神情疲倦而沮喪，一隻手在淌血。我憶起瑪西雅曾告訴我的話，突然懷疑他是否已知道莫倫．普拉福對他的嚮慕，而感到一種怪異的自我譴責。

他看到我之後，表情稍微輕鬆下來，然後又板著一副面孔。他的眼色在不穩定的光線下，泛出深藍。

『妳應該到旅館去，』他貿然地說：『妳太投入了。』

『我想是吧，』我疲憊地說。我手心冰冷而潮濕，一支支擦著火柴。他輕扶著我肩膀，在一塊石頭上坐下。打著他的打火機，幫我點燃香烟，然後拉開他的旅行袋，拿出一只盒子。

『妳有什麼可吃的嗎？』

『啊，三明治，我忘了。』

『因爲那已經是太久以前的事了，』他說：『喏——我有雙份牛肉餅，幫忙我吃一點。妳有沒有帶咖啡？』

『有。』

他遞出一只銀色水壺：『喝一點這個，可以提神補氣。』

它的確可以。那是純威士忌，在五秒鐘內，我便恢復了意識。我坐在岩石上，拿出另一份三明治，感覺很好。

他望著我：『這樣好些了。但還是同一句話，我認爲妳最好還是回旅館去。』

我搖搖頭：『不行，還不到時候，我絕對無法安心地空等待。我們必須找到蕊貝塔。只要再過一個晚上——』

他聲音很柔和：『我懷疑再過一晚會有什麼不同，婭安妮塔。』

『她一定還活著，』我頑固地說：『如果她跟莫倫一同跌落峽谷，應該也會被人發現。道格．馬可瑞曾說，她可能在比較高的地方停住，落在一座突出的岩架或是什麼東西上。峽谷頂附近，必然有些地方——』

『我曾經在峽谷上方各處，遍尋了兩次，杜瑞、柯瑞根和我，在那裏耗了整天的時間，毫無她的踪跡。』

『她一定還在什麼地方，』我聲音固執而愚昧：『她一定是受了傷，或許她曾回答你。如果她受了傷，一定走不遠，除非——』

我感到全身肌肉緊繃，也許那根斷裂的繩索，已完全呈現了它的意義。我轉眼畏怯地望著他。

『洛克，』——我毫無意識地喚著他的名字——『你曾經到過峽谷底，曾經看過莫倫的攀登索，

那根被割斷的繩子可能意味一件事，會不會？』

他猛烈地抽了一口烟，吐出一圈煙雲：『是的，謀殺——還是這句老話……』

我緩緩地說：『道格曾發誓說，那裏有第三個登山者，雖然是男是女他無法辨清。』

他略有不耐的接一句：『如果他的話可相信。』

『啊，我想他的話可信，如果說世界上有某人可相信的話，我可以說那就是道格・馬可瑞。如果那裏沒有第三個登山者，那我們就必然會認爲蕊貝塔割斷了那根繩子，那眞是匪夷所思。』

『果眞如此嗎？』

我的眼睛張得老大：『你不相信蕊貝塔——』

『她是個新手。如果莫倫向下墜落，手拉著她，她也許會驚恐，不知所措，而——』

『我不相信這話！而且，你也不會相信！』

他露出怪異的微笑：『不。』

『那裏一定有第三個登山者。』我說：『那人割斷了那根繩子，因此他是謀殺者。當莫倫向下墜落時，他在那裏。而蕊貝塔——不管她有沒有掉下去——反正我們沒找到她。這並不能增加多少意義，對不對？』

『妳認爲謀殺者將蕊貝塔移開了？』

『我們還有什麼其他的可想嗎？我們無法找到她。如果她已死了，他可能已安全地離開。如果她祇是受傷，他就必然要將她滅口。他也許已把她殺了，將屍首掩藏起來，希望延遲屍體被發現的時間，對他將有某種幫助。』我歎了一口氣：『我不知道，我陷進了一個可怕的漩渦中，祈望她一切安好——啊！上帝……』

我站了起來，又說：『我們繼續吧。』

夜幕籠罩整個山坡上，搜山人仍辛勤地工作。畢葛和他們曾與抬担架的下到谷底，從旅館裏帶來了食物、咖啡和電筒。我們在夜色中站在一起，吃著喝著，要談的話並不多；男人們的臉色都緊張而疲憊，行動沉緩。所談的話只不過是關於曾搜索過的地區，一般的情況，以及進一步搜索時的建議。

我發現自己站在畢葛旁邊，他對於這次搜救的角色，絲毫不顯緊張。當阿拉德走過來時，他正喝光了他那杯熱咖啡。

『這個史龐騰山下面的峽谷，』他突然張口說話：『這谷底是什麼模樣？』

畢葛抬頭瞟著他，聲音中有些微的驚訝：『十分險惡，佈滿了魔鬼洞穴和落石。溪流涓涓蜿蜒流過谷底。說眞的，我向你保證，我們絕沒有把她疏漏。』

『峽谷兩邊所有的洞穴和縫隙都搜過？』

『幾乎，』畢葛彎腰把咖啡杯放進旅社的食物籃內：『我們有四個人，我向你保證——』

『你能向我保證，至少你們之中的兩名，曾經搜查過所有的縫隙嗎?』阿拉德說。

沉默了好一會，我看到阿拉德的香烟火一明一暗，一暗一明。然後旁邊出現另一支香烟的火光。只聽得洛克的聲音說道：

『怎麼回事?你指的是什麼?』

『我指在這裏的人，其中有一名是謀殺者。』阿拉德冷凛地說。

哈特．柯瑞根的聲音介入：『說這話眞是太惡劣!這也同樣指控畢葛或格蘭特或杜瑞——』

『他說得很對，你知道，』畢葛柔和地說：『兇手很可能是我們其中之一，以兇手的立場而言，當第一具屍體被發現後，掩藏第二具屍體意義何在?如果有人首先發現到她，而她仍活著，因而他可以將她滅口，這麼一來就可以不被發現了。』他抬頭望著阿拉德：『可是他並沒有，我認爲峽谷中的每一個洞穴隙裂，都被搜遍了，對天發誓，我們每個人都搜查過。』

『這是事實。』羅德瑞．麥當維突然冒出一句話。

『好吧，好吧，』阿拉德望著畢葛說：『你知道那裏的狀況……』

『我知道，那裏很好。』

隊伍開始行動，分成小組，繼續搜索。我發現尼古拉斯在我旁邊。

他說話簡短，聲音粗重混濁：『這事很荒謬，姬安妮塔，馬上回到旅館去。』

我疲倦得無力怨恨他的聲調：『我還不能放棄。我無法忍受坐著乾等。』

『妳待在這裏於事無補，』畢葛說：『妳回去好好休息，想點法子，將這件事一股腦兒拋開。或者談談埃佛勒斯峯——』他拉拉行軍袋，揚起聲音，我看到他咧嘴而笑，牙齒閃出亮光；『我忘了告訴你們，不久之前，尼泊爾廣播電台曾播出，有人已完成攀登埃佛勒斯峯，他們已經做到了。』

人羣裏立刻響起一陣激奮的嗡嗡聲，霎時間我們所從事的任務那份嚴肅的氣氛，頓然消失，大家紛紛提出了一些問題。他以平靜的語氣回答，但不久大家又分組散開，在夜色中消失，各自進行搜索。我可以聽到他們談話的聲音，漸行漸遠，他們都在起勁地談論著畢葛宣佈的消息。我覺得他似乎有心保持這個消息，然後用它來給疲倦的搜山人加油打氣，我對他的尊敬更增加了一分。

在我旁邊，尼古拉斯又憤然開口說話：『喂，姬安妮塔——』

洛克插口說道：『你少惹她。』

『你什麼意思?』

火把在附近閃爍，在跳動的光線中，我可以看清洛克的面孔。它非常蒼白，閃耀著神經質的憤怒。他盯住尼古拉斯，在燈光下，眼神黝黑而危險。

『我所說的，以及姬安妮塔所做的，與你都毫無關係，而且我相信她情願你離得遠遠的。』

這是個很尷尬的突發場面，我站在兩人之間，怔得張口結舌。過了十幾秒鐘，我才弄清楚事情發生的原因。那都是瑪西雅搞的鬼，去她的。

『你們兩人不要吵了。』我厲聲說道：『我做什麼是我自己的事，與別人無關，』我拉住洛克的手臂，輕輕搖一搖；『他是對的，洛克，我在這裏沒有用處，現在我要回旅館去了。因此你們兩個都不要管我的事。』我從口袋裏掏出我的羊毛手套，把它套進冰冷的手指中；『我們都太疲倦了，脾氣很大，請大家不要冒火。我去把熱水瓶和其他東西收拾一下， 把它們帶回旅館去， 然後我就上床睡覺。』

我跪下來收拾杯子，放進食籃，尼古拉斯一句話也沒說，但我看到他憤憤地將香烟扔進山谷，然後默默轉身，跟著畢葛投入黑夜中。洛克猶疑地對我說：『妳有手電筒嗎？』

『有，』我說：『不要担心我，我認識路。你去，幫助其他的人，洛克。』

『什麼事？』他的聲音仍然緊張而嚴肅。

『去找到她，可以嗎？』

『我會盡力。』然後他也走了。我在火光下把能看到的一些什物收拾好，之後坐下來安靜了幾分鐘，點燃另一支香烟，我剛吸完了一支烟，但我的神經仍然緊繃著，剛才那一幕情景，由於兩個男人

怪異的高調門，給我的騷動遠超過我願承認的程度。

現在夜色很深，在我後面山上，閃爍著散佚的燈光，也可以聽到風裏被扭曲的，搜山人偶爾的呼叫，和皮靴擦過岩石的聲音。而且曾經有兩次，從我的左邊傳來銳厲的嗥叫，我想那是山脈的叫聲。

我終於站起來，用腳跟將烟蒂踩熄，提起籃子，尋路下山。用手電筒照著，小心翼翼地行過滑溜的碎石斜坡，再下去一半路，我知道將踏上一條鹿行小徑，通向安提斯朗更下面的山麓，那附近，有一羣採蠔人從海岸湧上山谷，彼此之間，喧鬧打鬥，我可以聽到他們快樂低俗的呼叫在海灣中迴盪，然後陷於沉默。夜風强烈的在我臉上吹過，帶著濃厚的海水氣味。我小心地來到一座泥土岩架上，發現自己已來到鹿行小徑。

現在，前面的路已經比較容易走了，但我還是走得很慢而且小心，手裏提著手電筒和籃子，滑倒時無法掌握平衡。大概是走了一個多小時，發現自己已來到連接普拉文山與安提斯朗的山脊上，感到很放心。

我非常害怕跌跤，或是迷失鹿徑，下山時，我眼睛不住地盯著手電筒映照的地面，可是當我抵達山脊時，便意識到氣味濃重的海風中，另有一種氣息，我辨認出那是烟火的味道，我仍然向前走，毫無警覺，毫不踟躕。

一直到我抬起眼看見它：一縷裊裊的白煙，就在前面不到一百碼。

那是烽火，有人曾點燃了那烽火。白煙從潮濕的木塊中逸出，裊裊上升，鬼魂似的與漆黑的夜色形成對比。不過在煙霧的中心，有幾點閃爍的火焰，我聽到火焰躍出時，嗶剝的爆裂聲。

我站在那裏大概有半分鐘，盯著它望，遲鈍的腦筋祇記得一個事實：有人曾點燃了這慶賀的烽火，這人不知道這裏曾發生意外。然後另一枝樹枝爆裂，煙霧上升，橫過火光的前面，有個男人的黑色身影移動著。

那好像是我腦子裏有個開關，咔啦一聲扭亮，而且在這樣的一個地方，一幅古老的畫面在我眼前閃現。一團火焰，一個男人在它前面洋洋灑灑地跳著影子舞。一團黑色葬儀的燔火，一個被謀殺的女孩屍體，像犧牲品般的橫躺在上面………

蕊貝塔！

就是為了這個，兇手才把蕊貝塔藏起來。

我一手將籃子扔掉，像瘋子似的跑向冒煙的燔火。我不知道我想做什麼，那純然是發自本能的行動，我邊跑邊叫，手電筒握在掌心裏像一把鐵鎚。

山上傳來回答的叫聲，就在不遠的後面。但我幾乎沒注意，繼續向前跑，絕望地，緘默地，只聽得見我的嗚咽，和沾滿淚水的呼吸。火光漸熾，煙霧在風裏擴散，在我四周形成窒息的渦漩。

我站在那裏，煙霧籠罩著我，蜿蜒向上飄浮，進入黑色的天空。火焰像蛇似的盤繞樹枝，將它們吞噬，熊熊的火光在前面排列如柵欄。

我逼近燔火，强烈的光熱令我止步，我試著用手掌護著眼睛向上望。

我看到樹枝堆上躺著一件東西，濃烟從它下面逸出。我看到一只手錶的玻璃面，在火焰中映著紅光。一隻皮靴吊掛著，鞋底上的釘子，閃亮如同點點火星。

我攀住那堆燃燒的樹枝，向上攀登。

在我後面，一個人影出現，一雙男人的手將我抓住向下拉。我閃身迴避並用手電筒反擊。他大聲詛咒，終於將我拉下，我狠命掙扎，大聲尖叫，他將我一把摔倒地上，沉重的身體壓在我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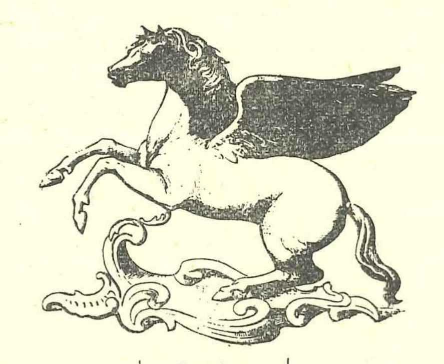
朦朧間，我聽到呼叫的聲音，腳步輾地的聲音，一個粗濁的聲音叫道：『姬安妮塔！』之後有個人將攻擊我的人拉開。我聽到阿拉德的聲音：『傑米希，發生了什麼事？』說著，猛烈將他拉開。道格將我扶起，我全身顫抖，哭泣不已，他說：『妳沒事吧？小姐。』

我伏在他胸前，顫聲低語：『在火上面——蕊貝塔——快。』

他以一隻手臂抱著我，龐大的身體也在戰慄，當我體認出原因時，對他的憐憫給予我一種力量，使我恢復神志，冷靜地說：『她死了嗎？』

另一個聲音說話，我仰首望去，燔火旁一條小路上站著一個男人，他是哈特．柯瑞根，正俯視著他眼前發生的事。

他聲音毫無表情，說道：『那不是涊貝塔，那是畢葛，有人割斷了他的喉嚨。』



第十二章 坎瑪莎奈瑞(四)

第二天早晨我起得很晚，整晚都是夢魘，醒來時是個光明的世界。山頂上仍彌漫着濃霧，像雪橇般躺在窪地上。風已停，太陽已出現。天空看來蔚藍一片，海洋閃着粼光。

但一點令人振奮的消息也沒有，下樓聽說他們仍沒有找到蕊貝塔，警察已經來了。我什麼也不想吃。直到波西蒙前來通知我，警察要跟我講話。

幸好，負責這次西瑟．馬可瑞謀殺案的警官，那天早晨是從艾果來到，探長是調查局的麥肯茲，跟他一起來的有位年輕警官，叫做海克．孟洛。還有一位醫生，是匆忙用電話召來的。莫倫和畢葛的屍體都經檢驗過，新燔火現場已由警察看守，以便探長偵查所有線索。並完成初步的詢問。

『布魯克小姐，我知道妳剛剛於星期六下午來到這裏。』探長說，他以旅館老闆的小客廳作爲臨時辦公室。

『是的，探長。』

『在妳來到此地之前，有沒有聽到過任何有關西瑟·馬可瑞被謀殺的訊息？』

我一陣吃驚，而且馬上顯露出來：『什麼——沒有。』

『甚至在報紙上也沒有看到？』

『沒有。』

『啊……』他仍然是望着桌面，說話漫不經心：『有關這件事是誰告訴妳的？』

我小心地說話，懷疑他存心挑什麼毛病；『我從許多人不經意洩露的暗示，知道出過事，於是我就問格蘭特先生，他把事情告訴了我。』

『那該是洛克·格蘭特先生了？』他示意警官做了一些筆錄。

『是的，然後第二天，休伯特·海先生又談到這件事。』

『噢，原來是這樣，』探長說：『好，這件事就到此爲止。我知道昨天晚上是妳首先發現畢葛先生的屍體？』

『是的，至少我是第一個在現場的人，我不知道是誰把他搬到火堆上。』

探長第一次直勾勾地注視着我，我看到他的眼睛十分冷漠而悠遠。於是，在他那張親切愉快的臉上，產生一種不諧調，甚至令人感到可怕的效果。他說：『妳第一次注意到火被點燃時，大約是在什麼時候？』

『並非我十分接近它時——你熟悉這座山嗎？探長先生？』

『待過三週，我曾在上面停留很長一段時間。』

『當然，我真笨。』

他忽然微笑；『而且海克和我有一份地圖。現在，布魯克小姐，以妳自己的言詞告訴我，從山上下來時，沿路發生了些什麼？』

於是我把經過情形告訴他。他非常安靜的聽着，灰色的眼睛穩定地射出探詢的光。在他旁邊，那位紅頭髮的年輕警官，急忙地作筆記。

『……然後我看到一個影子，像個男人，靠近火堆。』

『祇一個人嗎？』

『是的。』

『我猜妳並不認識他。』

『不認識。』

『那時候他有沒有拖或抱着一具人體？』

『啊，沒有，他衹是在煙霧邊緣移動——煙霧隨着山風飄散，我記得——另一椿謀殺，當時我想這次是蕊貝塔被謀殺了——』

『蕊貝塔？』

『蕊貝塔，那個失蹤的女孩子。探長，我們出去看一看好不好？』

『現在山上已經有人，繼續說吧。』

『事情全部就是如此。我一頭向火堆衝去，心裏沒想到我能做什麼。我看到上面有具人體，那時候，我想在火還沒燒到它之前接近它，那個兇手便向我攻擊。』

『事實上，拉扯妳的人是傑米希・法倫尼。』探長平靜地說。

我注視着他：『我知道這回事，的確——』

他打斷我的話：『現在，我們把事情弄清楚。妳毫無疑問地認爲，畢葛先生絕不可能被人謀殺。當妳在安提斯朗沿途下山時，沒有碰到任何人。』

『沒有。』

『有沒有聽見任何動靜？任何腳步？或是——？』

『沒有任何動靜，我可以聽到碎石坡上，偶爾有男人的呼叫聲，除此就沒有別的了。當我看到熢

火時，有個人就在我後面，向我吼叫，但前此我都沒有聽到他的聲音。風很强勁，你知道，而且——！』

『說得也是，』說着他再度凝視着桌面沉思：『妳最後一次見到畢葛先生仍活着時，是昨天晚上作最後一次搜索，分組散開之前？』

『我——探長，你能否挑些重要問題來問？』

他笑笑：『我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已聽過十幾遍，不答也罷。妳看到他是從那條路走的？』

『下山。』

『單獨一個人？』

『對。』

『確定？』

『十分。』

『我了解。現在回頭再來談熢火，好嗎？妳跑向它，而且尖叫。妳有沒有認出回應妳的叫喝聲——我想妳剛才說的是，就在妳的後面？』

『沒有，我沒有認出，但我推測那是阿拉德——因爲是他把傑米希・法倫尼拉開我身邊，他到達那裏必定很快。道格・馬可瑞也在那裏。』

『阿拉德，那時是第一個出現——而且非常之快。』他一面說，一面忖度，聲音愉快，而我却感

到肌肉收緊；『還有別的人嗎？』

『柯瑞根先生。他站在火堆附近。他——他必定曾把屍體移開。』我嚥了一口口水，繼續說道：

『他和阿拉德可能一同到達。』

『不，』探長對着桌面柔和地說：『兩位先生都告訴我說是分別來到……還有別的人嗎？』

『什麼——沒有別的人了。』

『傑米希·法倫尼和道格·馬可瑞， 阿拉德先生和柯瑞根先生， 在妳尖叫後數秒鐘內，都在那裏，沒別人了？』

我望着他：『就是這些，我沒看見另外有別人。』

他灰色的眼睛望了我一會，然後垂視桌面：『就這些，』探長含混地說。但我有種很不舒服的感覺，在最後五分鐘內有某種結論，意義重大，却曖昧模糊，不可捉摸，他隨手翻了翻幾頁筆記紙；『妳是在一週之前訂的房間？』

『我——是的。』

『在西瑟·馬可瑞被謀殺之後。』

『大概是，我不知道——』

『噢，孟洛警官有妳對這事的說明……布魯克小姐，妳是以杜瑞太太的名字訂的房間。』

這眞荒謬，他對待我竟像是在偵訊什麼，而且荒謬的是，我坐在這裏神經緊張，雙手發麻，他對我的態度十分不友善。

我很不客氣地回答：『那是我的姓氏。』

『那爲什麼妳一來到這裏，就改姓布魯克？而且妳和妳丈夫對於彼此的出現，都表示冷漠，感到痛苦？』

『他是——不是我的丈夫，』我發現自己太慌張，忙於解釋；『我們在四年前就已離婚，我並不知道他在這裏，第一晚我見到他時，簡直困窘到極點，就改回我娘家的姓，以避免問題。』

『我——懂了，』然後，他忽然微笑着：『抱歉給妳困擾， 布魯克小姐， 妳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眞的。』

可是，這話絲毫沒對我產生肯定感，我厲聲說：『可是，這些對事情有何幫助？一切都已獲得解決了嗎？你們已經抓到兇手，而且——』

他雙眉緊鎖：『抓到兇手？』

『傑米希·法倫尼！』我叫道：『傑米希·法倫尼！除了他還有誰？他當時在爐火旁邊，他在那裏攻擊我，你們還需要什麼？』

『稍微更多一點點，』探長說。微微笑着；『法倫尼的說法是，他在把担架放進旅館後，便從旅

館回到山上去。他在安提斯朗山腳下，就看到烽火了，他盡快地向山上跑，快近山頂時，就聽到妳的尖叫，那時妳正向火堆跑，他說，妳把自己掛在火堆上。他認爲妳馬上要被燒到，便衝過去把妳拖開。妳打他，在爭打時你們兩人跌倒在地……這樣說對嗎？海克？』

『不錯，先生。』海克脫・孟洛點着頭。

『妳認爲如何？』探長對我說。

『也許是眞的吧。』我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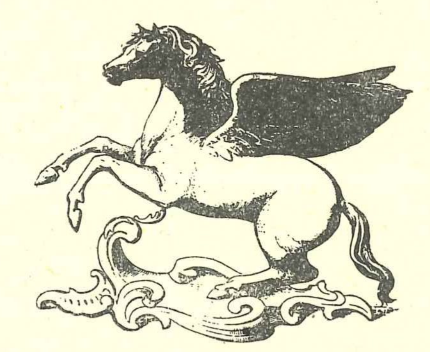
他笑笑：『也許吧，特別是當時道格・馬可瑞先生同他在一起……』

氣氛沉寂，之後他站起來開始收拾他的筆記，我也站了起來。

『如果可能，稍後我們再見，』他說：『現在我要上安提斯朗山，』他十分紳士的幫我開門：『妳恐怕一整天都閒不下來，我想。』

『我自己也要上山去，那裏仍然有人失蹤，你知道。』

『我沒有忘記。』他說，在我身後把門關上。



第十三章 黑色噴口

兩夜一天——都在山上熬過，這是一段非常長的時間。現在，大家都放棄了能找到蕊貝塔仍活着的希望。我根據在莫倫屍體附近範圍內，毫無她的跡象，研判她並沒有死。如果在同一地點墜落，她必然也死掉了，屍首也就會在附近被找到。事實是，她沒有被發現，可能是受到不太嚴重的傷害，使她可以自己爬到一個避風雨的地方。如果她仍然清醒著，一定可以聽到搜尋小組的聲音。但是，一天兩夜，即使是在夏天，時間還是非常長……

我現在也放棄了那名兇手——第三個登山者——把蕊貝塔移開的理論；不管是她已死或仍活着。如果那名兇手和割斷攀登索的謀殺者，是同樣的一個人，那麼他很不可能把蕊貝塔的軀體放在附近，而將畢葛殺害。

我無法相信，他殺害畢蒿有任何眞正的動機。更可確定的是，我們面對的似乎是個瘋魔，滿懷一種無緣無故瘋狂嗜殺的慾念。這眞令人不寒而慄。

這一切謀殺案都湊在一起，我不知道是爲什麼，不過至少，我覺得有件事可做：找到蕊貝塔，或是蕊貝塔的屍體，也許可以幫助警察尋找出那瘋子是誰。

搜索小組似乎已放棄了黑色噴口，他們散佈在山上，仍然在碎石坡和石楠樹叢中搜索。休伯特告訴我，其中有一個小組已攀登到一個高過於史龐騰的山崖上，超過了我們的目力所及。我掃描着一座座的陡峭岩壁，及其中的峽谷和山隙，才明白一個人死在山上一個星期、一個月，屍體都沒被人發現的緣故。而且休伯特還告訴我，有些登山人在山上失蹤多年，到現在還不見踪跡。

當我們抵達昨天我遇見洛克的地方，忽然聽到一聲叫喚，看到右面遠處有一個小徑，其中有個人，看來好像是哈特·柯瑞根，正揮動他的手臂，叫喚着。

『你認爲他們是不是已經找到她了?』我問道。

『看起來好像不是，』休伯特回答：『他們也許已做了新的搜索計畫，我要過去跟他們商量一下。』

他開始向另一小組行去，我獨自一人留下，站了一會，仰首注視頭頂上方的岩石，注意到幾乎在此正下方的某處，便是發現到西瑟·馬可瑞的地方。胡思亂想了一陣，一些陰森可怖的幻象在眼前飛

舞；在一座黑色岩架之上發現蕊貝塔躺着。我連忙搖搖頭，把這些幻象搖走，就像驅走昨晚的惡夢一樣。然後我轉眼望着一條通向黑色噴口的小徑。

我知道這個地區已經有人搜索過，但光是聽別人的報告，自己沒有親自檢查一遍，心裏總是感到不踏實，我告訴自己，那裏有某些洞穴、空隙，也許被他們忽略了。

我開始向史龐騰方面攀登。

路途十分艱險，今天的岩石很乾燥，沒有風，岩石之間是險惡的洞穴，被野草和石楠樹薄薄的遮覆。不久我就汗流浹背，也不知道爬了多高，爬了多久，直到疲倦使我停下來，伸直身體，向後回望來時路。

幾乎是同時，有件東西閃入我眼簾；石楠樹之中，亮起一個小小的光點，閃爍如琥珀。我看到一枚徽章的亮光，便跑過去看清楚。

那是在蘇格蘭土產紀念品商店中非常普遍的一種別針，一枚圓圓的銀章，中間鑲一顆煙水晶。

我突然興奮起來，蕊貝塔——眞的，蕊貝塔那晚在旅社曾經佩戴過它嗎?我拭去上面的泥土，然後點起一支香烟，手拿着這枚別針，坐下來再想想。當然，這枚別針的意義，充其量不過是指明蕊貝塔曾經在這附近。可是，道格·馬可瑞的見證中，已經指明了這點。然而，對我來說，這顆閃爍的琥珀，多少具有一種新發現的興奮，爲自已注入新的希望。

我坐在那裏向空曠的山坡掃描，我已遠離搜山小組的視界，也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充盈在這夏日空氣中的聲音，只有嘩嘩的瀑布聲，和野雞的鳴叫，那是剛才我騷擾到牠的窩巢而引發出來的。陡峭的山岩令人胆怯心驚，我聳著雙眉，竭力去捕捉兩天以前，那裏曾發生的事情。

現在回想起來，那時候眞是整個事件中最奇異的一刻。如果我那時不那麼頑固，無視於攀越史龐騰山的艱苦；如果我同大家一樣，僅滿足手頭現成的證據，也許我也會跟大家一樣，放棄這個峽谷，而在別的地方尋找。這樣一來，事情便會有完全不同的結局。可是我坐在那裏，在大太陽下，抽着烟，將我自己點點滴滴的證據串連起來，決定親自去完成尋找蕊貝塔的踪跡，看她是不是在史龐騰山的這一面。於是我捺熄香烟，站起來進行我的搜索。

我不知道已走了多遠，我攀登，滑溜，撥開石楠樹和矮樹叢的樹葉，凝視，窺望，匍匐進入最不可能的地方。起初我偶爾叫喚：『蕊貝塔！』由對面更高的山崖反彈出回音。不久我已聲嘶力竭，呼吸困難，便沉默地向上爬，搜索，一分又一分，一秒又一秒，這才發現洛克說得不錯；他已經搜索過這地方的每一寸土地，蕊貝塔不在這裏。

這時候我正要完全放棄，但當我正對一座岩架察看時，雙腳却砰地滑倒；幸好岩架足夠寬廣，我想我並無眞正的危險，可是岩架的邊緣正高懸在峽谷的上空。我心裏害怕得不得了，必須要坐下來，背靠着岩壁，以恢復我的神智和勇氣。

陽光向下照射，照在岩石上，投下紫色的陰影，高聳的峭壁封閉了所有的聲音，除了水流的沖擊。我彷彿已離人羣數百哩外。週遭沉靜得十分的厚重，可怕，狡詐。我靜靜地坐着，傾聽着卜卜的心跳。

正在那個時候，我聽到一陣呻吟聲。

它來自我左邊的某處，左邊的後方。

我一跳而起，疲倦與懼怕霎時盡失。

『蕊貝塔！』我的聲音尖銳而高亢，等待着。

聲音又傳來，一個小動物似的嗚咽。它似乎來自岩架的後面，岩石之內……我轉過身子，背着峽谷，面向峭壁，盡快向聲音走去。

我來到一塊突出的岩石前，它位在一個拐角處，我向四周望望，心跳直衝到喉管。從我站的地方，可以看清整個山崖的情勢；越過一道扶壁，岩架沿着峽谷的這邊緩緩升高，而且漸漸退縮，延至峭壁中一道裂縫。那裏什麼都沒有，什麼都沒有。

我再度呼叫：『蕊貝塔！』

等待着，沒有聲音。太陽猛烈照射着空洞的岩石。

『蕊貝塔！』

再度傳來細微的呻吟。

我屏氣凝神轉過拐角，沿着岩架向前走。起初地面很寬，即使對我這個不習慣山地的人，也行之泰然若素，但後來地面越來越窄，並且稍稍向外傾斜，我停住了，漸漸感到迷惘而害怕。岩架上的確是什麼也沒有，而且這地方曾經有人探尋過，可以看到地面上仍印著一些靴痕。我是在自我幻想。

這時候我又聽到了那痛苦細微的嗚咽，但這次是來自我左邊背後。

我回頭望望來路，幾乎暈眩過去；既迷惑又興奮，心跳劇烈，四肢軟弱……

我看到了謎題的答案，我曾忽略了那塊岩石的拐角，沒有檢視過它的後面，原來那裏有一道裂隙，隙口的大部份都被野草和石楠遮住了，但那下面有一塊小小的空間，也許有人會從那裏爬進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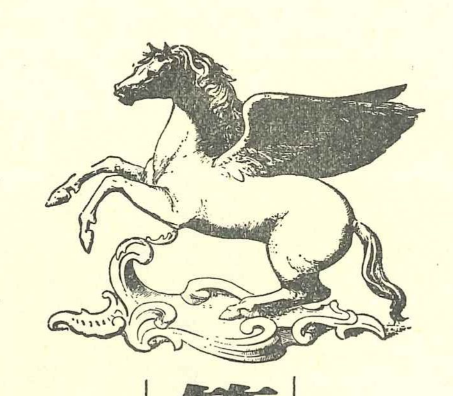
我把遮住洞口的樹枝摘去，野草拔掉，許多碎石子和泥土紛紛墜落，隨之陽光也透射進來，明顯地現出那裏有一個小小的、乾燥的山洞。

她在裏面。躺在一堆茅草葉上，背靠着洞中石壁，一隻腿蹺起，彎成一個難看的角度，雙手沾滿泥土和乾凝的血塊。

但她仍活着，我衝進洞內，跪在她旁邊。她雙眼緊閉，臉色灰白得可怕，佈滿薄薄的一層汗水。肌肉收縮緊包着骨骼，使她的鼻子突出如同鳥喙。

我伸出一隻顫抖的手，探入她的紅色夾克內，想測試她的心跳。

一個男人的影子投入洞穴的地面。



第十四章危地邊緣

洛克的聲音說：『我的上帝，妳已經找着她了！』

我轉過頭去，緊張沉重的心情獲得釋放，不禁一陣嗚咽：『啊，洛克——啊，謝謝天，終於有人來了！她仍活着，而——』

『活着？』他一點都不相信，快步躍進洞穴，站在我們面前：『活着？』

『是，是，她仍活着！我聽到她的呻吟——因此才找到了她。』

他單膝跪下，靠近我身旁，雙手在蕊貝塔身上移動，臉色凝重。

『是的，她仍活着，但祇是剛剛夠活，姬安妮塔，我十分担心——』他將話停住，手摸着蕊貝塔的頭，她呻吟了一聲，微微地動了動。我說：『我在這裏陪她，洛克，你去叫別的人來，你比我走得

快！』

他幾乎沒聽見我說的話，專心一意在蕊貝塔身上。他看來神智遙遠。當他說話時，帶着一種突然的冷漠的權威；『姬安妮塔，我的行軍糧袋放在岩架邊上，妳可以在袋子裏找到我的威士忌瓶子，把它拿來，好嗎？』

我迅速地跑出去，通過洞口時，陽光逼射我眼睛，令人一陣暈眩。在我後面，蕊貝塔又發出呻吟聲，以譫囈的聲音說了些話，我捕捉到的字是：『莫倫……』

它阻止了我的腳步。找到了蕊貝塔，這件事所包含的涵意，首次在我腦海中顯明。我轉過身子，洛克轉過頭，我恐懼的眼睛與他的相遇。我看到在他冷漠的目光下，也包含了這種想法。

『洛克……她知道是誰幹的。』

他嘴巴微微蠕動：『我知道，』他說：『她會活下去，直到把眞相告訴我們，請去拿酒來。』

『我們應該先替她多包裹些衣服，使她身體暖和，然後再去叫別人來。』我開始脫下外衣，他也迅速脫下上衣，我跪下來幫蕊貝塔披上這兩件衣服。

他繼續說：『我不會留妳在這裏，陪着這堆潛在的炸藥；也不會讓妳單獨進到這座山巒，親愛的。妳去拿酒，我來檢查一下她的腿，然後妳可以在岩架上高喊救命救命，直到有人過來。』

『好吧，』我說。可是當我幫她穿好衣服，正要站起來，她又不安地動了動，灰白的嘴唇張開說着囈語，而且我見到她的眼瞼掀動。

『她要甦醒了。』我輕語着，心臟劇烈跳動。洛克的手握住她的肩膀。

然後她張開眼睛；黑色眼珠注滿痛苦，但具感性。她注視了我好一會，好像有些迷惘，然後視線移向我後方。

有別的人來到這座岩架。

蕊貝塔的手在我的手心下孱弱地移動，像受驚的動物。她的眼睛毫無可疑地因恐懼而擴張，然後她又昏厥過去。

我回頭望望，站在洞穴口的是哈特·柯瑞根，尼古拉斯跟在他背後，而且我還可以聽到阿拉德的聲音，他隨着別的人也來到岩架。

艾瑪·柯瑞根在岩架的末端等着，現在也已趕來。由於有別人來到，我的責任已經減輕，緊張的神經突然鬆弛下來，疲倦感像巨浪一樣向我掩襲。柯瑞根太太前來取代了我的位置，我聽到她立即下令作急救。洛克則派尼古拉斯出去召喚其他的搜山人，並抬一副担架來。

現在洞穴已擠滿了人，我站在那裏，腦子裏憶起蕊貝塔恐懼的神色。我出去來到岩架上，身子倚在岩石上，望着洞裏其他的人。如果其中有人是兇手，曾經將蕊貝塔送上死亡路，若想在這裏了斷

她，幾乎是不可能的，而現在她馬上就可以張口說話，把他指認出來——不過，我還是不敢掉以輕心。我靠在岩壁上，盯着洞內其他人給蕊貝塔做救護。

現在，我聽到尼古拉斯的叫喚聲，他人在主峭壁附近，不久，遠處便傳來回應的呼聲。不到一會，担架隊的人也來了，我終於可離開我的位置，將這座岩架臺留給他們。

道格．馬可瑞跟他們在一起，還有那個男孩子艾英，還有休伯特．海；他的確不是那第三個登山者，因爲當莫倫墜落峽谷時，他跟我一起，在史古奈斯崖山。

現在蕊貝塔安全了，那也就是，如果兇手想完成未盡的工作，她要死也是在衆目睽睽之下。

至少她已經被找到，長久的緊張終於過去。我坐在石楠樹叢中，等着担架離開這座岩架。仰起頭面對太陽，閉上眼睛，感受那種鬆弛的感覺。

只要蕊貝塔能張口說話，便將有一個男人——我認識的男人——送上斷頭台，埋葬在牢獄的墓塲上。

探長由海克和當地那名年輕警員尼爾陪同，在安提斯朗迎接那副担架。海克繼續對那堆燔火的四周地面，作迅速簡要的勘查。探長瞟了蕊貝塔一眼，便召喚尼爾過來，同他與担架一起，回去旅館。

不久他得知是我發現到蕊貝塔，便掉隊跟我走在一起，向我提出詢問。我按照事實的經過，一一地告訴他。他安靜地聽着，等我把經過情形說完，他叫我從頭到尾再說一遍，然後再三追問，使我對每一個動作，每一個字，從聽到第一聲呻吟，到担架組到來爲止，都必須重複敍述。

然後他突然說道：『我將派尼爾來保護妳，而且我們會派一名護士來，不過在明天之前不可能來到，醫生告訴我說，當地的護士被另一件病例纏住，忙得抽不開身。因此在護士小姐來到之前，必須要有一個人照顧蕊貝塔。妳稍懂護理嗎？』

『也許，一點點，可是——』

『那就好，妳願做嗎？今天晚上陪她一晚，幫助我看守她。』

『噢，當然，』我說：『但眞的，別的人——我是說這裏有比我更能幹，更有實際經驗的人。柯瑞根太太和波西蒙太太——』

『對，』他說：『但是，在這家旅館裏，當第一次事件發生時，妳是唯一不在場的人，希望這點不致刺激妳。』

『我——我想是的。不過，探長，你不會懷疑一個女人，是吧？我意思——』

『也許不會，』他說：『但柯瑞根太太和波西蒙太太都有丈夫。我希望不要有人進到那間房間，他也許會用別的方式涉入，』他給我一個怪怪的臉色：『沒有任何人，沒有任何藉口涉入，妳同意

嗎？』

『如果你是指尼古拉斯，我跟他沒有瓜葛，而且我可以明確地告訴你，他也不會承認。』

『好好，小姐，我沒有那個意思。妳願照顧她一晚嗎？』

『當然。你意思是不是我是這裏唯一你不懷疑的人？』

『我這麼說好了：我不相信妳想要殺害蕊貝塔。』

我們抵達旅館。因爲莫倫．普拉福的屍體停放在她和蕊貝塔共住的房間裏，房門已經由警察鎖上了。我建議在我的房間裏另放一張床，安置蕊貝塔。探長同意了我的建議，旅館主人波西蒙夫婦更是欣然接受，急忙地開始行動，尼爾和探長也都在我房間裏，我趁這個時候跑去洗了一個澡。

當我回來時，看到爐子上已生起旺火，水壺正在爐上呼呼叫。一切熱飲的器具陳列齊全，半瓶白蘭地也放在床邊桌上。

探長已離開，波西蒙太太在火爐邊忙着，尼爾站起來羞赧地對我笑臉相迎。他是個高大，外表較成熟的孩子，大約廿歲，黑頭髮藍眼睛，眞正的屈爾特族人。

他說：『醫生馬上要到這裏來，布魯克小姐，探長要我告訴妳，請妳留在這裏等他。』

『好，我們現在可以爲她做什麼事嗎？』

『我們已經將她裹得十分溫暖，』波西蒙太太說：『現在我們祇管安心地等候醫生。』她急忙跑

到蕊貝塔床邊，不必要地把毯子塞進她身體下。她是個身材纖小的女人，圓圓臉，脾氣很好，棕色頭髮。眼睛是少見的灰色，明澈可愛，但現在却蒙上一層憂慮。『如果她會喝東西，妳可以餵給她一點甜茶——現在我要下去拿一點肉湯，目前能爲她做的，只有這樣了。』

『只不過要好好看着她。』尼爾柔聲說。

我們兩人都盯着他。我說：『聽起來好像非常非常可怕，那名兇手眞的會來這裏對她下手嗎？』

『如果她能說話，我們就可以把他抓起來吊死他。』

我走近床邊，凝望着她，她現在睡得非常安詳。我感到她臉上雖然已釋去了一層冰寒，但仍保留着濃濃的驚懼。我在床邊一轉身，她不安地騷動、呻吟，眼瞼眨動着，頭在枕上不安地搖晃。

『這裏，』波西蒙太太在爐邊說：『這裏有茶。』

我們耐着性子給她餵稀薄的甜茶，欣然見到她在吞嚥，喉管肌肉蠕動；一匙又一匙，注入這種給予生命力的葡萄糖進到她體內，焦急的注視着她臉上，看有什麼改變。

『我去看看肉湯熬好沒有。』波西蒙太太說着走了出去。

電話鈴響，我驚跳起來，茶汁溢淌在床單上。尼爾拿起話筒傾聽，然後對我說：『探長上樓來了，醫生已經到了。』

『謝謝老天爺！』我熱切地說。

『眞的。』

一分鐘後，探長和醫生進來，我們以滿懷感謝的心情看着醫生給蕊貝塔作檢驗。過了一會，他幫她蓋好毛毯，望着探長。

『除了腿以外，我看不出還有其他的毛病。』他說：『瘀傷和擦傷，這些都可以治療好，只要有時間。但我們現在就必須給她的腿治療。我需要波西蒙太太和另外一個人的協助。』

他瞟着我，但探長介入說：『不，布魯克小姐今天做的事已夠多，此外，她還要担任夜間護士。告訴波西蒙太太，請她帶一位女侍上來，我也會留在這裏。這裏有電話，醫師，如果你需要什麼，就用電話交代。』

『什麼？哦哦，是。』醫師拿起話筒，開始交代一些他需要用的東西。

探長轉向我說：『我已經交代廚師，給妳準備一些吃的東西，妳可以下去吃了，小姐。如果這裏需要妳，會有人來通知妳。』

我向躺在床上的纖細人影再度瞟一眼，然後循路下樓。



第十五章 坎瑪莎奈瑞(五)

洛克在大廳內，他一定是在等我，因爲我一出現時，他便衝向樓梯口，神態焦急。

『她很好嗎？醫生怎麼說？』

『他沒有說太多，』我回答；『除了腿斷外，沒有其他的傷害，但是我想，最要命的是她在山洞裏待了兩個晚上。』

『他認爲她的機會如何？』

『他沒有說，我猜想她的機會跟其他同樣遭遇的人一樣好，厄運已經過去了，她很年輕，非常强健，她還找到一個乾燥的角落躲避風雨。』

『她仍在昏迷狀態，對嗎？』

『啊！是的。』

『她將安全度過，』他極具信心地說：『他們會把她的腿接好——我猜他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對，波西蒙太太在幫忙，他們叫我下來休息。我很高興告訴你這件事。』

『很高興他們這麼做，姬安娓塔。』

我笑笑：『謝謝你，我沒事。』

『抱歉，不過這是眞的，』他仍然神色憂慮：『妳不必再回去，坐在她旁邊，對不對？』

『我想，探長希望我今晚留在房間裏。』

『這太荒謬！』他憤怒地說：『妳今天的工作已經過量！爲什麼柯瑞根太太不留下陪她？』

『她所做的也跟我一樣多。』

『好，那麼，辛浦森太太呢？』

我小心地說：『探長暗示我，他的兇嫌名單，不包括我在內。』

『他不——？』他把話止住，藍色的眼睛變窄；『眞的，』他並不懷疑任何女人。』

『我寧可說他懷疑每一個人，而且，我沒有跟任何有嫌疑的人結婚，你了解嗎？』

他張開嘴想要說話，但又把它閉攏，視線從我這裏移開，注視着地毯的花紋。

我嚥了一口口水，匆匆說：『我不會有事，洛克。我要做的事祇是經常給她餵水喝，我可以找時間睡覺。事實上那裏很舒服，有個火爐，上面放水壺燒水，就是這些工作。』

『是否探長——？』他躊躇一下，向大廳四周瞟一眼，然後降低聲音：『探長是否認爲，蕊貝塔仍然還有危險？』

『我想是的，但他已採取事先預防。蕊貝塔將很安全，同樣，我也很安全。』我對他笑笑；『所以不必担心。』

『那最好，我不會担心。事實上，我想，妳也許是旅館裏唯一——』

『不被懷疑爲兇手的人？』

『不，是不在兇手加害的危險範圍內的人。』

他以一種奇怪的猶疑神色注視着我；似乎還摻合了憐憫與恐怖，和某種難於了解的東西。我感到我的心在跳動、扭曲、疼痛，我無法面對他，於是轉身朝向休息室門口，小聲說：『我要去叫一點飲料……』

休息室內人羣熙攘，三五成羣聚合一起。空氣中騰着談話的嗡嗡聲，我一進來，談話便戛然停止。大家都轉過頭來，眼光投向我，向我提出問題。

『她情況怎樣？』辛浦森太太、她的丈夫、休伯特。海同時發問。艾瑪。柯瑞根更提出：『她有

沒有說什麼話？』

『現在醫生正在給她接腿。除此之外，沒有重大的損傷，醫生還沒有說她復元的機會如何。』我望着艾瑪•柯瑞根，她手裏拿着一只空杯子，在手指間轉來轉去，看來很害怕，我說：『她現在還沒有說什麼話。』

我轉身按鈴叫飲料時，看到哈特•柯瑞根走到他妻子身旁，坐在她的椅子扶手上。在這個房間裏，從表面觀來，看不出有誰知道，甚或憎惡只有我一個人不受警察的懷疑，可是我仍自覺受到大家的孤立；像一隻綿羊處在一羣山羊之中。哈特•柯瑞根的態度，便流露出某種怪異的保護意味。

『我希望警方能提供足夠的預防措施，保護那個女孩子，不受那隻野獸侵害，他現在正在我們之中。』辛浦森太太說。

這話令人一陣震撼，說話的人也深知此點，眼睛向大家掃描了一陣，又說：『這房間裏正有一名兇手，你們無法規避這個事實。』

『並不盡然，』阿拉德說；『還有人不在這裏。格蘭特、杜瑞、波西蒙，更不要說傑米希•法倫尼了……他們也該有份吧，辛浦森太太。』

『什麼事我有一份？』洛克推門而入，兩手各拿着一只杯子。

『我們正認定一項事實，在這家旅館裏，某人是一名兇手，』阿拉德說。

洛克給了我一只杯子，眼睛迅速對望一眼，冷凜地說：『這種討論又能獲得什麼？我想警察一定掌握得非常好，相信他們能做好份內的工作。』

『如果他們好好照顧那個女孩子，使她復元，她會爲他們做這件事。』辛浦森太太說。

『那裏有一名警員整晚看守她，』我說。

『尼爾•格拉翰？那夠嗎？』

我猶豫一會，然後說：『我也在照顧她，』接着補充說：『她在我房間裏。』

『啊……』再度，我感到大家離我而去的孤絕，只因爲我純稚無辜。

『妳不會害怕嗎？』艾瑪•柯瑞根說。在她的話裏，是不是含了一份歹毒，或是我想得太多？

『我不認爲，』我喝了一口飲料，並向大家瞟了一眼：『杜瑞先生在那裏？』

『他到停車房去了，』休伯特•海回答；『他遺失了一本書，他想是留在車子裏了。』

『怎麼？』艾瑪•柯瑞根問道：『探長要求提供我們的行動報告嗎？』這次我的確聽到了聲音中的惡意。

我感到滿面脹紅，但是我壓住脾氣，非常平靜地說：『我並不是如妳所暗示的，由警察派來監視你們的行動，柯瑞根太太。我湊巧處在幸運的地位，沒有嫌疑，祇是因爲第一次謀殺案發生時，我不在這裏。而且，因爲這裏只有一個兇手，不是兩個，我不可能有罪嫌。因此探長留我照顧蕊貝塔，直

到護士到來。』

於是我走出房間，在過道上轉彎，一頭撞上尼古拉斯。他雙手抓緊我的手臂，將我拉住。

『歐！這不是我們的小密探嗎？探長沒有在這裏，親愛的。』

我頓時火冒三丈，瞪視着他，奮力掙開他的雙手：『放開我，混蛋！放開我！你怎敢對我說這樣的話？你沒有權利——』

『所以妳可以告訴我呀。妳要到那裏去？』

『與你無關！』

『我要到廚房去吃東西。』

『這與每個人都有關，在這個充滿謀殺的區域，任何人都可以阻止妳在黑暗的角落裏亂闖。』

『你什麼意思？』

『妳那個男朋友呢？他人呢？』

『妳那個金髮騎士啊，他怎麼沒做妳的貼身護衞？』

『你經常愛說髒話，尼古拉斯。』我痛苦地說。

『是嗎？』他滑稽地笑笑。

『讓我走。』

『等一等，我是很認眞的，姬安妮塔。看來妳好像非常喜歡一個人四處亂晃——或者是跟妳不認識的人在一起。如果妳有一點頭腦，就會知道那傢伙是有心的，妳不怕嗎？』

『我不怕，直到三分鐘之前。』

我不知道什麼使我說這話，話一說出口就覺得後悔，但已經太遲。他把手鬆開，俯視着我。我想他一定聽到我的心跳。

『啊——啊……』他說：『原來風向這邊吹？』

我緘默無語，我想從他身旁跑過去，跑向光亮和溫暖的廚房，但是我呆在那裏，由我自己心靈的鐵鎚釘在過道的牆上。

尼古拉斯說：『原來妳是害怕我會殺妳，姬安妮塔？……妳眞的這樣想嗎？姬安妮塔？怕我砍斷妳這美麗的頸子，姬安妮塔……而這一切爲了什麼？』

『你需要一個理由嗎？』我的聲音很細微，自己聽起來就很怪。『你需要理由嗎？』

他沒有回答，站着沉默地盯着我，他的臉色在那種不確定的光線下，十分難以捉摸。之後他說：『妳的證據是什麼？』

我幾乎跳起來：『我還沒有拿到證據。』

『如果妳有，可否交給我？』

幻想……像蜘蛛網般緊纏着我們，越纏越厚。他也許會問，是否我需要更多的瞻養金。我以一隻手撫着頭：『我——不知道，尼古拉斯。』

『妳——不——知——道。』他的語調似乎在向我臉上噴血。

『尼古拉斯，』我絕望地說：『試試去了解——』

『妳是我的妻子。』

『我知道，可是——』

『妳時常說妳不相信離婚。』

『我知道，但這不是我的錯，我們已經離婚了。』

『即使這樣，照妳時常說的，妳應該想到自己仍然黏附着我……或許妳——現在？』

『現在？你我各走各的路。』

『噢？我正要讓路給那位金髮騎士。』

『天殺你，尼古拉斯！』

他乾笑了一聲：『妳已惹上了痲煩問題，道德忠誠與公民義務對立……或是情況自行簡化，現在是舊愛與新歡對立，如果妳現在能把證據交給我，就可以節省許多痲煩。』

憤怒震撼着我，我全身發冷，聲音抖索：『如果我仍然——在法律上——是你的妻子，即使我辦

得到，也不會出力使你入罪，因爲，做爲你的妻子，我應該認同你所有的行爲……可是我將離開你，我不能與你待在一起，因爲你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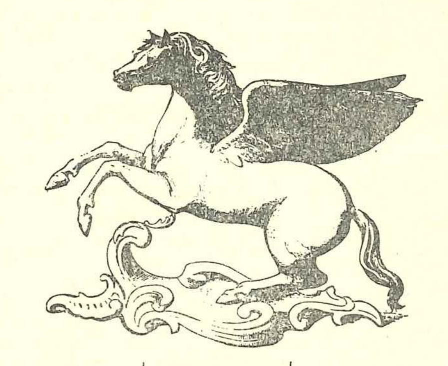
『兇手？』

『我想——是的。』

他聲音帶着怪異的意味：『而如果眞的是呢？』

『如果眞是——』我的話止住，聲音突然被嗚咽哽塞：『如果眞是……我不知道，天殺你！現在讓我過去。』

他移開身子，一句話也沒說，我經過他向廚房跑去。



第十六章信賴的鄉村

廚房裏有光亮和溫暖，和食物的香味。廚娘正忙着，有位女侍在桌旁擦着碟子。我站在門內正感猶豫，突然意識到我的手在顫抖，眼中盈滿淚水，廚娘轉過頭來，滿臉堆笑，指着一張桌子。

『如果沒有什麼不方便，小姐，妳可以在這裏用晚餐，探長已經交代好了。』

『妳人眞好，希望不會給妳添太多麻煩。』

『一點都不麻煩，』廚娘仍舊做着她的事：『艾斐，給這位小姐盛一盤湯。』

用過晚餐，回到我自己的房間，探長來開門：『啊，布魯克小姐，請進。』

他小心地將門關上。醫生這時已離開。蕊貝塔包在毛毯裏，臉色蒼白，神情安靜。『探長先生，她沒事吧？』

他點點頭：『醫生是這樣認爲，他說她將會恢復神志。』

『那眞太好了！』

他眼睛盯住蕊貝塔：『唉——』然後轉向我：『妳吃過飯了吧？』

『是的，被廚娘在廚房裏餵飽了。』

『好，現在感覺如何？』

我笑着：『準備做任何事——但我希望你在離開之前，先告訴我該做什麼？』

『醫生曾留下指示，我已經記下來了，』他指着床邊的桌子：『不過主要是保持熱水瓶裏有水，房間裏溫暖。妳可以餵她一點肉汁，或者是茶裏面摻一點白蘭地，隨時都可以。醫生因爲有別的事，必須離開，如果妳這裏有什麼狀況，可以隨時跟我連繫。我可以打電話去百樂福醫院請教。』

『你的意思是不是請尼爾去叫你？』

『不，可利用電話。我用的是梅琳小姐的房間，我大部份時間都在那裏，但當我上樓時，我會留下通話處。如果妳有任何担心的事，馬上跟我通話，我隨時會來。』

『好的。』

『好，現在，尼爾，你知道要做的是什麼。把自己弄舒服一點，孟洛警官將在兩點鐘的時候，來跟你換班，我本人將隨時巡查。我想今天晚上我們都沒法好好睡覺……』他走到窗口，向外張望：『

外面在起霧，很可惜，這樣對我們的工作將無幫助。』他伸手將窗戶關上：『妳不介意有點氣悶吧？』

『在這種情況下，有什麼話說。』

『那就好。恐怕妳得面對一個漫漫長夜，不過會很安全。啊，對了，波西蒙少校將會讓發電機整晚運轉，所以整晚都有電燈。好吧，尼爾。』

『是的，先生。』

他轉向我：『妳睡覺很容易醒吧，小姐？』

『我想是。』

『妳沒有必要整晚醒着。她會睡覺，如果她需要妳，尼爾會叫醒妳，妳可以找時間睡覺，對嗎？』

『是的。』

『好，晚安，小姐。』

『探長——』

他已經走到門口，轉過頭來，手扶着門把：『什麼事？』

『我有點事要你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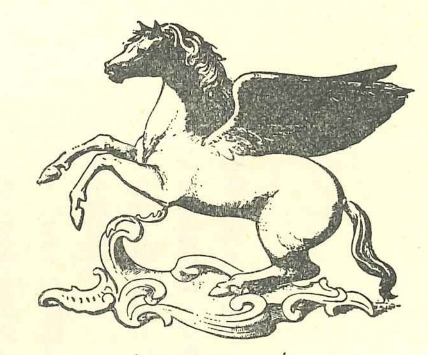
『重要嗎？』

『我——我不大確定。』

『能使我在此時此地逮住兇手嗎？』

『啊不，不。』

『那就等到明天再說吧。』



第十七章 夜的森林

薄暮消逝，夜色降臨。我坐在火爐旁，手裏拿了一本小說『蘭慕新娘』在看著，睡意陣陣襲來。尼爾坐在蕊貝塔床邊的一張籐椅上，背向著我。蕊貝塔偶爾動一動，她的呼吸越來越自然，臉色也漸漸好轉。於是我心情不禁十分平靜，把書放下，決定去小睡一會。

我輕輕地穿過房間，走向床舖：『晚安，尼爾。』

『晚安，小姐，』他回答，沒有轉頭。我感到極爲放心。房門已鎖，尼爾陪伴在旁邊，而且伸手就是電話，線的那端便是探長麥肯茲。

我將鳧絨被翻開，爬進被子裏，裹緊棉被，全身都感到疲倦，但我毫不担心睡得太死，醒不來，聽不到蕊貝塔的轉動。因爲我心裏還有別的恐懼，那將保持我的醒覺狀態……

一點都不錯，我憩睡了一會，然後又醒來，然後又酣睡——輕微的不安擾亂了大約一個小時的睡眠。蕊貝塔曾驚醒了兩次；第一次呻吟了兩句，很快又睡著了，第二次給她餵了一點肉汁，她像嬰兒般轉轉腦袋，然後又睡著了。兩點鐘的時候，海克•孟洛來換尼爾的班，我記得有兩次，探長的聲音在門外向我們探問情況如何，連絡之後，他便離開。夜深時刻，海克沖了一杯濃濃的茶，我喝了一口，仍蜷身睡在毳絨被裏。

我的工作做得很順當。然而，火爐中那團火光的幻影，却隨著我進入夢境，懸宕在醒覺與夢魘之間，幾乎叫人難以判明那裏是現實結束，那裏是夢魘開始。眞的，記憶中是一個無休止的夢魘之夜，我担負的一般性工作，總是糾纏著幢幢暗影，在房間裏不安地蠢動。小鐘的滴答、水壺的鳴叫，以及房間裏常有的聲音，都在夢魘中扭曲爲奇形怪狀精靈般的東西，穿梭閃爍在頭頂的天花板上。陰影與火光……陰影通過閃光……我甚至看到一名兇手繞著熢火瘋狂舞蹈，化成煙霧飛升……

我一驚醒來，望望海克和蕊貝塔。海克站在火爐前，火焰將趨熄滅。我望望鐘錶，那時是四點過十五分。我並沒有睡很久，海克也許根本就沒有睡覺。火爐裏的煤球已奄奄一息，我和海克都不會燒煤球，他蹲在火爐前忙了半天，火越弄越小。

我穿上拖鞋，走到火爐邊。

『不行嗎？警官？』

『不行。』

『還有沒有煤球？』

『啊，還有很多，但是生火要有竅門，妳會不會？』

『一點都不會，但我們得試試。』火爐中央祇留一小團生著火的煤球，我在海克身旁跪下來，將煤球架上去，對著煤球拚命吹。但一點用都沒有，煤球毫無反應，終至黑將下來，房間裏感到一陣冷意。

『沒有用，火已經熄了。』我說。

我們沮喪地面面相覷。

『我很抱歉。』海克說。

『我也有份，不過事實上我們不會燒煤球，也怪不到我們頭上。現在我們應該做的是，去向波西蒙太太要一些木塊，把火生起來。』

他站起來拍拍手上的灰燼：『該我去拿些木塊來，是嗎？』

『休息室裏的火是燒木塊，我記得，也許——』

『我可以去找些來，以前我們曾在這地方住過，地方熟悉，後面堆放有木塊。』

『你認爲你該去嗎？』我疑惑地說。

『這裏的火必須要持續燒著，不是嗎？』

『是的。』

『我想我最好去拿木塊來。如果在我回來之前妳不開門，這裏該不會發生什麼事。』

『我，我猜不會。你回來時，我怎麼確定是你呢？』

『我會像這樣的敲門，』他靠近過來，手伸在壁爐框上，手指輕輕地敲著，像蚱蜢落在葉子上，雙腳發出來的聲音；得，得得，得得得——得……除了我之外，別的人絕無法領會這種聲音。

『好，時間不要躭擱太久。還有——』

『什麼，小姐？』

『如果外面火爐上有水壺盛了開水，就把它提進來，這樣可節省時間。』

『好的。』

『你——你會沒事吧？』

他笑望著我：『不要担心我，不到五分鐘我就會回來；如果我看到探長在附近巡查，我會叫他到這裏來。』

他走出房門，我把門鎖上，聽到他輕步移動在過道上，然後沉寂。

我的心臟急劇地跳動，轉過身走到蕊貝塔床邊，她似乎已安適了許多，呼吸也不再那麼淺促，但

眼瞼一跳一跳，彷彿感到光線的干擾。我用我的綠色絲巾擋住她的床頭燈。然後再去試着把爐火吹著，不一會便聽到門上輕輕的敲擊聲。他回來得眞快。

我還沒有走到門邊，就聽出那聲音不是蚱蜢落在葉子上，海克剛才跟我約定的聲音。

聲音再度傳來，細細地：得，得，得，得。

我站在離門三呎處，手握著拳頭，緊貼在大腿兩側， 心臟跳動得好厲害， 我站著，眼睛盯著房門，床頭鐘滴答滴答響著。

門把輕輕地在扭轉，輕輕地，有人在推門，想把門推開。

如果我尖叫起來，人們便將驚醒，他們便將在門外抓住他……那名兇手，他想要接近蕊貝塔。

可是，如果我尖叫，那一定會驚擾到仍然昏睡中的蕊貝塔，我不知道這種震驚將造成什麼後果。我感到我無權作這種冒險。

於是我走近門邊。

『哈囉？』我訝異自己的聲音竟如此正常：『是你嗎？警官？』

當然不是，但如果他說是……

『不是，』中氣充沛的輕語，的確不是海克的聲音：『我是麥肯茲探長，我來看看她，門打開，好嗎？』

聽到對方的聲音，我突然一陣驚訝，出乎意料，我回答時竟極其平靜：『等一等，探長，我要披上一件睡袍。』

三步兩腳我跨到電話旁，拿起話筒，手錶沙沙沙地響……二、四、七秒鐘，七個漫長的光年，我聽到對方的聽筒咔嗒一聲拿起，探長麥肯茲的聲音，輕輕地，警覺地：『這裏是麥肯茲，什麼事？』

我用手籠著話筒，輕聲道：『快點來！快！他站在門口！』

我掛斷電話，兩膝不停地顫抖，我慢慢地在床上坐下來，手裏仍握住話筒。轉過頭去，頸子像布娃娃般僵硬，死死地盯住那扇門。

沒有聲音，沒有門把的轉動，房門矗立著，平滑的一層白漆木板，看不出後面藏著什麼。

走廊上響起一陣急遽的腳步聲。

『探長，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你到什麼鬼地方去了？海克．孟洛？』

『去拿木塊去了，抱歉，長官，出了什麼差錯嗎？』

接著，我聽到哈特．柯瑞根神經緊張地說：『這裏在搞什麼鬼？』然後是他妻子受驚的輕語：『是不是出了什麼事？』

『沒事，太太，請回去睡覺。』探長以沉厚篤定的聲音說。現在我可以聽到走廊上三、四個人輕

聲囁嚅，我把房門打開。

柯瑞根夫婦剛好退回到他們的房間，它正與我的房間相對。其他人受到干擾的是辛浦森上校，和休伯特．海，他們的房間在主通道上，從我們的通道轉彎的拐角。當我打開房門時，海克靦腆地站在探長面前，一手抱著一捆木柴，一手提著一壺開水，他轉身看著我，匆忙走過來。

麥肯茲探長緊跟著他，聲音仍很低沉，但明確而急迫。

『海克脫，不要碰那扇門！布魯克小姐，離開門遠一點。』

『探長，出了什麼差錯？』辛浦森上校氣勢威嚴地問道。

『請接受我的保證，這裏沒有發生什麼差錯，你可以轉告辛浦森太太。還有你，休伯特先生，如果我需要任何幫助，我會提出要求，可是現在——』

『好吧，沒我的事。』休伯特退回房內。

探長迅快走近我面前：『現在，告訴我整個事情的經過。』

我顫抖著說：『他——他在房門口，那名兇手，他說——他說——』

他拉住我手臂，輕輕地扶我走到床邊。

『妳坐在這裏，不要再說話，』轉眼瞟瞟蕊貝塔，顯然感到很滿意。『海克，把火爐的火生起來……啊不，讓我來做，你到我房間去，把我的袋子提來，把那扇門上的指紋採下來。』他轉看我：『

妳說他站在房門口，我猜他曾經碰過那扇門？』

『對，他曾經推門，而且轉動過門把。』

『門把，海克，讓那扇門開著，這樣在你回來之前，就不會有誰把它擦掉。』

乾燥的木柴燃起新的火焰，態態燃燒，我心頭也激起一絲興奮。

『我猜想你來的時候，外面已沒有任何跡象？』我說。

『沒有。』他熟練地堆放著煤球。

『他一定是聽到了我打電話給你。我眞抱歉。』

『相反地，妳做得很好。』

『噢，我不該要海克到樓下去。讓火熄滅是我的錯，我必須使火再度生起來。』

他把水壺放在新點燃的煤球上，然後站起來：『如果我們看見了那名兇手，那也許就是幸運的一擊。現在，妳可以告訴我事情發生的經過。』

我將經過源源本本告訴他。這時候，海克忙於在門上採手紋，蕊貝塔安靜地睡在床上。

他靜靜地聽著，眼睛注視著我的臉。

『嗯。他一定是聽到海克出去，或者是看到他穿過後院。這些都無關宏旨，除了有一件事。』

『什麼事？』

『這證明了西梅絲小姐能指證他。他是第三名登山人，不錯，他割斷了那根繩子。』

『探長，你知不知道這名兇手是誰？』

『你工作完成沒有？海克？』

『噢，快好了，長官。』

『探長，請——』

『有點收穫沒有？海克？』

海克伸直身體，滿面愁容：『沒有，長官，已經被擦掉了。』

『什麼？』探長一個箭步跨到門前，檢驗那扇門，他抿緊嘴唇。『混蛋！』詛咒像一枚炸彈爆炸，然後他又說：『好吧，海克，把門關上，坐下來吧。』說完，滿面怒容地回到房間：『到手的證據，轉眼化爲烏有。』

『證據？那你一定知道他是誰了。』我說。

『知道？幾乎就是。可以說是非常確定的猜測……可是，猜測對警察毫無用處，我們已毫無證據。如果躺在床上的這位小姐不立即開口，恐怕還會有事情發生。看看今晚的事，看看他要利用的機會——而且妳們差一點就落到他的手上。上帝幫助我們，沒有人會料想到他會冒這樣的險。』

『他還會經常再來碰運氣。』我說。

『運氣！他利用普拉文山上的火焰謀殺了西瑟‧馬可瑞，他在坎瑪莎奈瑞峽谷殺害了普拉福小姐，他在目擊者就在幾碼附近，公然砍斷了畢葛的喉嚨，而現在這件事！』他凝望著我，平靜地補充說：『我整晚都在走廊上，二十分鐘前才下樓去，那時——就在那個時候——你們火爐的火熄滅，他看到海克，孟洛走出去，留下妳一個人。』

『我——我很抱歉。』我無力地說。

他露出微笑：『不要這樣說，小姐，我曾告訴妳，這不是妳的錯，妳已經做得很好，的確妳已……水壺的水開了。要我幫忙妳嗎？』

『我自己來，謝謝你。』我開始注滿蕊貝塔的熱水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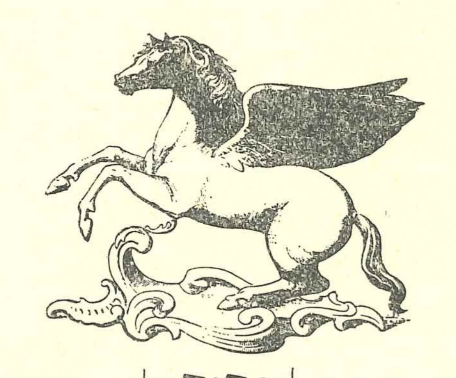
他站在蕊貝塔床邊，凝視著她的臉，好像想從她軀體內抽出她的祕密。他的前額佈著皺紋，頭髮零亂，面色灰白，冒出一根根未經修刮的短髭鬚。他雙手深插在口袋內，肩膀下垂，看上去就像個滿懷憂慮的中年人，被嬰兒的哭叫從睡夢中吵醒。然後他轉過頭來說：『妳介不介意繼續担任守衞？』

『沒問題。』

『不要再叫海克離開了。』

『絕不會了。』

『我暫時不會守在電話旁，我有點事要做。但不必担心，也許事情會超乎妳想像的迅速結束。我們會逮到他，啊！是的，我們會逮到他……』他的眼色已不再和藹，變得冷凛而駭人。



第十八章邊界

他走後，我再度將房門鎖上，便忙於照顧蕊貝塔的事。整整費了廿分鐘，才把工作完成，此時已睡意全消。

我將一面窗簾拉開，向窗外望去。窗外是濃濃的迷霧，朦朧的第一道曙光穿透夜的輕紗，就像光線穿透一枚珍珠。曙氣看來潮濕而寒峭，我轉身回到火光熊熊，溫暖的室內。

海克沖了一壺茶，我倒了一杯端到床邊，心裏希望能有一本適合的書可讀。在拂曉時分的此刻，心情上不願去碰『蘭慕新娘』，而一本『汽車雜誌』，已被我撕去大部份拿去生火了。床頭還剩一本『黃金枝』——在邊遠的蘇格蘭一家旅館裏，發現到這樣一本怪書，眞是異數。我覺得它的書名很可喜，但我有一種模糊的感覺，它內容可能很沉悶，像『蘭慕新娘』一樣。也許它與原始的宗教有關

……不是一本興味盎然的床頭書，我想，也不會好奇地把它拿起來。

但有人曾經讀過它，書裏夾了一張書籤：一張舊信封，書頁就在經人看過特定的一頁張開。我不經意地看著。

『貝爾登之火』，書上這樣印着，我繼續看下去：在蘇格蘭中央高地的燔火，大家都知道它稱之爲『貝爾登之火』，是在五月一日以盛大的慶典正式點燃，燔火中的人類特性，其跡象至爲明確……

我坐起來，疑惑地注視着那一頁，頭腦在打轉。這段文字彷彿在沉寂的室內爆炸，我抬頭望向海克・孟洛寬闊的背部，幾乎不相信他沒有受到這種爆炸的影響。我目光再度掃過書上冰冷而明確的文字，它們好像是發亮的光體，從書中躍出……它們的犧牲品是在開闊的空間被奉獻，通常是在山頂上……一堆木柴或是其他的燃料……在史凱島上，和摩爾與泰雷地區……它們還包含了一種木耳作佐料，這些木耳生長在老樺樹上，很易於燃燒……

我腦海中頓時閃過一個鮮明的記憶：樺樹叢林，銀色的鑲邊與夏日飛絮，破碎的木耳殘片散亂地落在潮濕的泥地上，棕色的木耳從光滑的樹幹冒出，『很易於燃燒』……

我繼續看下去，心頭騰起一幅一幅的圖畫：在希伯來，在威爾斯，在愛爾蘭——在怪異的賽爾特族人的土地上，這些燔火屆時都會點燃，並舉行儀式——一種古老的、莊嚴肅穆而充滿血腥的儀式。五月之火，仲夏之火，萬聖之火——在數不清的年月裏，它們曾潔淨了這片土地，保護這片莊地不受

災害，燒死了妖婦……

燒死了妖婦；另一個回憶又跳出：一個年輕的女孩子，喉管被切斷，躺臥在火焰中。休伯特・海談論玄祕與民間奇聞異俗，以及作家們詢問西瑟・馬可瑞有關古代迷信的聲音。

我發現我的手都汗濕了。書上的字清清楚楚映在我眼前，這眞荒謬，荒謬。在現在，就算住在荒郊僻野的十八歲少女，也不能把她當成女巫做爲犧牲品，只爲了保佑土地豐收？即使是傑米希・法倫尼，在這羣山環繞的土地土生生長，也不可能相信——

我揮去這些想法，繼續往下讀。……要燒死犧牲者，得積聚乾橡木，還得有野生木耳助燃，點成熊熊野火。犧牲者全身得掏得乾乾淨淨，口袋裏錢鈔以及許多零零星星之物都得掏出來，這個當犧牲的人，一定得是年輕淳樸的少女……。

看到最後，我覺得眼前的字都開始浮顫舞動。我掩面思索，想着西瑟・馬可瑞，她的確是年輕純潔的少女。起初一定覺得好玩，整個事實都非常瘋狂。我痛苦地想着，她會認爲那位從倫敦來的紳士，是個聰明的知識份子，這只是那位紳士熱中瘋狂又羅曼蒂克的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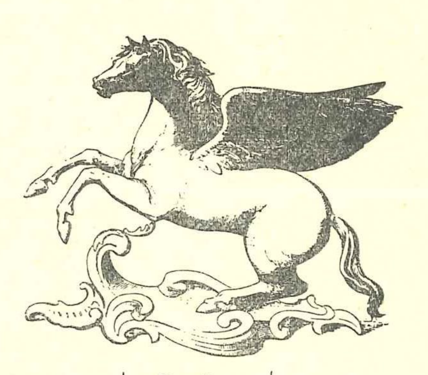
我心中又起了好幾個疑問，是誰謀殺了畢葛？是誰切斷了莫倫的繩子？又是誰在瑪西雅床上放那個洋娃娃？

無疑的，這本書是證據，並不可能是偶然放置在這兒。也許，正是兇手把這本書帶到旅館裏，兇手讀此書，想更加熟悉這種風俗和儀式。我想，他一定是心情不穩定……。我呆呆地坐了好久好久。

我發現自己汗涔涔的手，把那信封捏得緊緊的，信封上是父親的筆跡，字跡俊逸瀟洒，上面寫著名字和地址：

史凱島　坎瑪菲歐納旅館

尼古拉斯・杜瑞先生



第十九章　亞畢罕

早晨，霧裏透着陽光，一名年輕護士來了，看來和氣能幹，我這才放心把蕊貝塔交給她照料，自己下樓吃早餐。

當我剛到餐廳，方轉頭，就碰到辛浦森太太，她立刻問道：『那女孩——她現在怎麼樣了？』

我微笑。『謝謝，目前倒好，現在護士和她在一起，她會慢慢好起來。』

『我很高興，騷動了整夜，我一直怕——』

『沒事。』我說。

當我在吃早餐的時候，其他的人都沒有跟我說話，我很感激。我小心的不去觸及任何人的目光。當我倒第二杯咖啡，圓圓臉的艾斐出現在我面前。

『小姐，探長說妳已經準備好了，希望不至於打擾到妳——』

她說完，周遭的人們都鴉雀無聲。然後我對她說：『艾斐，我會馬上去見探長。』

我拿起書和咖啡，走出餐廳，餐廳裏沈默得令人不舒服。我的臉發熱，昨晚的檢訊仍使我陷入孤立。一雙雙眼睛注視着我，我走向探長臨時辦公室。

他愉快地和我打了個招呼。

我坐下來，把那本書放在探長面前，然後低頭攪着咖啡。我聽到探長發出驚訝的聲音，他突然問我：『妳是在那裏找到這本書的？』

我告訴他，並把書翻開至標出的那一頁。

『妳什麼時候看到這一段？』

『今天凌晨。』我把情形告訴他，但沒有提及那信封，那信封正放在我的口袋裏。

『妳可知道這是誰的書？』

我想到口袋裏那信封，嘴裏却說：『不知道。』

頓了一下，我抬起眼，發現他正注視着我。

他說：『我相信妳還有別的事要告訴我。妳想還有什麼事我應該知道？』

我開始告訴他，第一天晚上我跑到旅館樓下去找皮包，看到傑米希和阿拉德。

『還有柯瑞根先生曾和他們一起釣魚，』我慢慢地說：『阿拉德說柯瑞根先生已經回來了，可是第二天他的妻子說，那晚他並沒回來，一直到凌晨三點才回來。怪了，我和阿拉德談話的時候正是午夜兩點半。』

探長很快地記了下來。當我沈默時，他抬起眼來。

『妳的意思是，莫倫出事那一晚，這三個男人都有嫌疑嗎？他們都有機會割斷莫倫的登山繩。』

『是的。』我黯然說道。

『那麼道格・馬可瑞呢？』

『他可能是無辜的，』我說：『他看到她們掉下來，也許嚇壞了。』

探長意味深長看了我一眼，然後開口問道：『妳還有什麼要告訴我嗎？』

於是，我告訴他瑪西雅床上的洋娃娃。最後，我靠着椅背，怏怏不樂地隔着桌子看着他。

『或許你知道？』

他點點頭。『波西蒙太太告訴過我，但妳最好忘了，這事已不再神祕。我可以告訴妳，這只是柯瑞根太太和梅琳小姐的私人恩怨。』

『哦，你說是艾瑪・柯瑞根幹的？』

『是的，今天早上她告訴我了，她想嚇走梅琳小姐，爲了——呃，是爲了她自己的理由。』

『我——懂。』我想到艾瑪·柯瑞根的臉，當她看着車子駛離溪谷的表情。『顯然她的恐嚇很有效。』

他的嘴角放鬆了些。『是很有效。』然後他垂視着自己的筆記本。『我仍然很感激妳告訴我這些事情，我想妳這麼做是對的，還有其他什麼事情嗎？』

『沒有了。』我言不由衷地說，他很快抬眼看我，眼光銳利，充滿興趣。

他坦然說道：『妳對我說謊，是不是？一定還有其他的事？』

『不。』我更大聲地說道。

他很嚴肅地看了我好幾秒鐘，然後謹慎地把鉛筆放在本子上，雙手平放在桌上。這時他的口氣不再官腔官派，變得非常和藹。『我想，昨天晚上妳告訴我的是謊話，是不是？』

『我？我說謊？什麼——』

『妳說猜不出兇手是誰？』

我咬咬唇，僵硬地坐着，眼睛看着地板。

他說：『妳眞以爲莫倫擲繩登山時，不會注意到她的繩子有損壞？妳眞認爲那晚，有人在旅館前廊把繩子割斷了嗎？』

『也許——我是這麼想。』

『妳曾這麼想過，現在還這麼想嗎？』

『不！』

他頓了一下。

『我們知道，蕊貝塔並沒翻過史龐騰山。』我注視着他，他又繼續說：『她身體上並沒有繩子，可不是？』

我慢慢地說：『當然。』

『我們認爲兇手和莫倫爬過山，蕊貝塔在旁觀看，但她無法看到山另一邊兇案發生。』

『我懂，她可能沒看到他割斷繩子。』

『蕊貝塔以爲那是一宗意外，看她跌落而下，聽到莫倫大叫，然後他趕過來，把她推了下去。』

我說不出話，一句話也講不上來，閉上眼睛，知道自己全身在發抖。

他非常溫和地說：『像這樣的兇手，不但瘋狂，而且邪惡，一般人都希望把他繩之於法。』

『呃，如果你們這麼確定，爲什麼不逮捕他呢？』

『我告訴妳，在證據沒有確鑿之前，我暫時還不能輕舉妄動。我正等着倫敦來的消息，或者等蕊貝塔好了之後。』

『那麼你爲什麼認爲我有包庇兇手的嫌疑？』

『因爲我閱人多矣，有知人之明。』

我氣得站了起來。

『你憑什麼認爲我可以幫你捉到他？我已經告訴你每一件事——』

『沒有，妳並沒有告訴我每一件事。』他聲音溫和，却令我怵然一驚。『我仍然不相信妳。』他審視着我。『我知道，妳還隱藏着一些事沒有告訴我，其中必有我要的證據，因此我要警告妳——』

『證據？我並沒有任何證據，我發誓沒有！如果我有——啊，天啊！我得花時間想想。』

我說完，迫不及待衝出房間。

甬道上一定還有人，我沒有去注意。推門走出前廊，外面新鮮的空氣一湧而入，正巧道格迎面而來，他嚴肅地對我打個招呼。

『早安，小姐。今天早上天氣很好，妳準備出去嗎？』

『出去？』我茫然地看着他。

『布魯克小姐，難道妳忘了，今天我們約好要去釣魚的？』

『釣魚。哦——』我開始笑，掩飾我的歉意。『經過這麼多事，還會想到釣魚，這實在有點怪。』

『的確是，但妳可坐在一邊，看看魚會不會上鈎。妳最好去亞畢罕釣魚，到那兒呼吸新鮮空氣，

忘却心中煩惱，這會對妳有好處。』

『是的，我想你是對的。……好吧，馬可瑞先生，待會我會來，給我五分鐘。』

一小時四十五分鐘後，我們到了河畔。四山沈煙，水面風來。站在那兒，我知道道格的話一點也沒錯。

魁嶺仍在朧朦中，但仰頭天色澄藍，陽光溫暖地照着，蒸發了一些霧氣。陽光下，小河蜿蜒，像一條銀帶，在深幽的峽谷中流過。

道格是一個很好的釣魚老師，他一步步耐心地教導我，我們除了釣魚，不談任何事。我很訝異地發現，自己竟然也喜歡上釣魚。不知不覺中，忘了旅館裏那些煩心的事，那些事此時已覺得無足輕重了。

道格雖然有着自己的釣竿，但一開始他並不想用，只是坐在河堤抽煙看我。我垂釣半天，什麼也沒釣到，只喜歡這兒的寧靜安詳。

中午時分，道格打開三明治，看着腳下潺潺流水，我們沈默地吃着。突然水中一條魚躍起，閃着一身銀光。

我說：『剛才一直想釣到那條魚，結果沒釣上。』

道格抬起眼看看天。『對釣者而言，這種天色太晴朗了一些。如果霧濃一點，會好一些。』

『讓太陽隱去，豈不太可惜了嗎？』我說。

『下回妳再釣魚，就不會注意到這點。』

我倆沈默地吃完午餐，然後道格拿起他那古老的煙斗，我這時也掏出我的香煙，當手伸進口袋裏，碰到某一種金屬般，但並不熟悉的東西。

當我想起那是什麼的時候，立刻大聲驚呼起來。道格立刻轉過頭，一雙詢問的目光透過噴出的煙霧望向我。

『我想，我該把這個告訴探長。』我說，把手伸進口袋，拿出一個水晶別針。『這是蕊貝塔的，而且——』

『妳從哪兒弄來的？』這個蘇格蘭男人聲音嘶啞，煙斗啪地掉到石楠叢中，他伸手一把抓過那別針，不停翻過來翻過去細看，並且連連搖頭。

『昨天——我在山上找到的。』我不確定地說：『在史龐騰山的陡坡那兒，我想可能是蕊貝塔掉在那兒的。』

『那是我女兒西瑟的，』道格的聲音有些顫抖。

『西瑟的？』我迷惑了，試着回想我到底是在那兒拾到這別針的。

對了，是在發現蕊貝塔那地方附近，它掉在陡坡邊緣。也許，上回那些飾物排列成一排，而這枚

別針放在末端被踢遠了。……我回頭看看普拉文山，只見霧靄彌漫。普拉文山總是隱約難見。

『這枚別針是我送她的生日禮物，』道格說，他聲音沙啞，很不自然地大聲說。『那晚她去赴約會時，還佩戴着這枚別針……』他看着那枚別針，看了好久好久，然後交還給我。『小姐，妳最好保管着，然後交給探長，告訴他妳是在什麼地方發現的，或許對他會有幫助，可是——』他頓了下來，彎下頭找他的煙斗。『這比釣到魚更好。』

然後我倆又陷入沈默。

太陽被霧色遮住，剛才的平靜也隨之消逝，我握着那胸針，心情黯然而且感到恐怖。現在，連河的對面都看不清了，我開始發抖。

『你想，我們是不是該回去了。我想我該馬上把這胸針交給探長。』

他站了起來。『小姐，妳這麼想就照妳的話吧，我先下去拿釣竿。』

我猶豫了一下，或許再過一陣霧色就會愈濃。突然間，我迫不及待想離去，現在我必須面對我的問題，這兒那種令人不安的寧靜已經使我受不了。

『我想我們該回去，』我最後說：『我知道我應該走去見探長，不能再拖延，而且我——我不喜歡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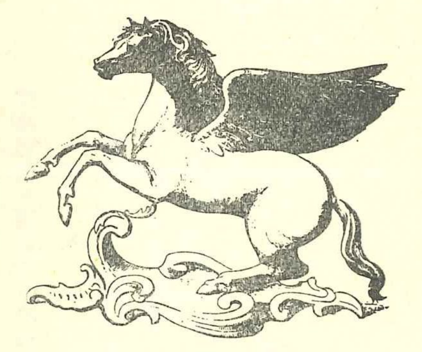
『雖然霧大，我們只要沿着河岸走就不會迷路的。我只是去拿釣竿，馬上就走。』

他涉水下河，走了十碼。我坐在冷冷的石塊上，捺熄了煙蒂，看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霧中。霧更深濃了，在石楠上，石塊上，在波浪盪漾的水面上。

突然，我聽到嘶喊聲，驚得全身神經一緊，跳了起來，然後聽到道格大叫。

『小姐！快跑！』

然後，我聽到那個恐怖沙啞的呼吸聲哽窒住，刺耳地壓着喉嚨的聲音，又是一聲，接着一切陷入沈寂。



第二十章　枯萎的石楠

當然，我尖叫了，那聲音像慌亂的刀子，劃破濃霧。我並不勇敢，害怕極了，但我認爲任何人聽到朋友在附近受到攻擊，一定也會像我一樣，毫不遲疑地跑遠。

我蹣跚掙扎，往前跑了五碼遠。這一片長滿了石楠的荒野，完全被濃霧籠罩，即使連河邊都看不到了。偶一不愼，可能從險坡跌斷腳踝，或是跌進滿是漩渦的水中。我的雙手愚蠢地摸索，好像要把霧幕拉開。接着我又跌跌撞撞走了四碼，然後我停了下來，發現我的膝蓋深深陷在石楠叢中。

這時我才意識到一切是多麼沈寂。掙扎的聲音已經停止了。我站在河邊，水流在霧中無聲流過。我蹲在那兒，害怕得發抖，緊緊抓着石楠莖，睜大了眼睛，看着白茫茫的四周，不時東張西望，像一隻新出生的野獸，嗅著空氣中的氣味。霧愈聚愈濃，此時我已無法辨別河流流向，也弄不淸剛才那兩

個男人是在什麼地方扭打。或者——我也不知兇手可能在那裏。

然後，我聽到他呼吸的聲音。

我又聽到另一個很輕的腳步聲，水滴落在石楠葉上的聲音，還有走在蘆葦中的沙沙聲，然後一切靜止，全然無聲息。

他曾站在我的右前方，多近……？現在，那呼吸聲却是從我後面傳來。我的頭想轉回去看看，可是頸肌却僵硬得像條乾硬的繩索。我可以感覺我的眼睛緊張的睜得又圓又大，我的嘴慌張的鬆弛下來，我的手緊緊抓着石楠樹莖，直到我想到他可能聽到樹莖振搖的聲音。

現在，呼吸的聲音已經停止了。他會在我前面？還是在我後面？或是在右邊？我發現自己竟然無法相信自己的感覺，益發變得驚惶。

突然，濃霧中充滿了聲音；石楠沙沙作響，夾雜着兇手的呼吸聲，他的腳步聲，使我心臟慌亂地怦怦跳個不停。

我的舌頭黏到鹹鹹的東西，是血。我痛苦地咬著嘴唇，閉着眼睛，豎耳傾聽。

他就在旁邊，絕不是我的幻想，離我相當近，就在我和河流之間。現在我可以聽見水聲了，靜靜流著，離此只有幾碼遠的距離。我降低身子躲在石楠叢中，像一隻被捕獵的動物，這時我倒高興周遭的濃霧圍繞，使對方看不見我。我只要靜靜待著不動，或許，等他從我身邊走過時，我就可以逃，而

且……。

他停住了，正站在和我平行的地點，在我和小河之間，他的呼吸淺而急促，並且興奮。他停住了。

然而，在更遠的地方，沿著河岸，我聽到另一個聲音。腳步聲，沈重的腳步聲，不穩定的腳步，走過石楠和石塊。道格渾厚的聲音在呼喚著：『小姐……小姐，妳還在嗎？』

我心中一喜，高興得啜泣起來，可是又忍哽住，不知該怎麼是好。如果我回答……我知道，兇手就在我六碼之內，我聽到他的呼吸聲，感覺到他很緊張，他讓道格給逃逸了。如果我呼叫道格，也許一把長刀立刻就會抵在我的喉嚨上，只消幾秒鐘就會割斷我的喉嚨，我根本無法等到道格回答我的呼喚……。

但我一定得呼喚……不是為了求救，而是要警告道格。我一定要叫出來，告訴道格兇手在這兒，而且就在我身邊。無論如何，我得喊叫，然後馬上跑，跑入這可愛白茫的霧裏，遠離兇手的兇刀。

道格往我這兒走來了，莽撞沈重的腳步聲，像一隻憤怒的公牛。我跪在地上，張開嘴想喊叫示警。突然兇手一轉身，朝着河的上游跑掉了。我可以聽到他像雄鹿一般矯捷的腳步聲，從長長的石楠叢穿越而過，道格也聽到，他叫喊着，並追逐那個逃跑的男人。我一瞥見他的左拳，看到他一臉怒氣，幾乎認不出他了。他那樣子，就像從古神話中跑出復仇的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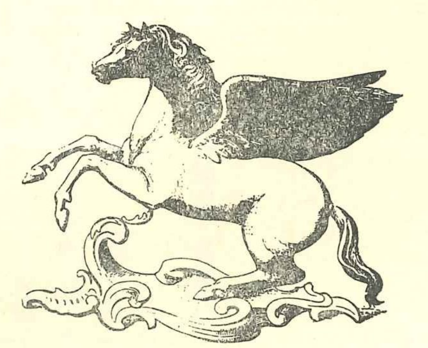
當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喚了一聲，他却沒聽見，擦身而過，好像我根本不存在。然後就尾隨兇手，衝入霧裏。我驚慌大叫：『道格！』他却消失進河上游的霧裏。他一定瞥見或聽見他的獵物。一羣鳥驚飛而起，有一隻從我頭上飛過，我聽着他們追逐奔跑的聲音。

我轉過身子，沒命地朝另一個方向跑去。

我不知在石楠叢中，那可怕的戰鬥持續了多久。我慌張得手足無措，麻木無感，低聲啜泣。我不再害怕兇手，現在我已經不是他的目標，他現在面對一個有武器的高地人，陷入瘋狂戰鬥。除非他戰勝了道格，他才會轉過頭來找我。

我驚惶得失去理智，腦海昏天轉地的旋轉，全然失去控制。我一路奔跑，鹹鹹的眼淚從臉頰流下，沿着唇滲入舌中。白色濃霧像道牆般圍繞着我，我伸手不見五指。瘋狂奔跑，嘴裏不停嚷着：『不——噢不——噢不……』

當我跑到荒野站定腳步時，又聽到非常微小的呼吸聲，我僵得站住腳步，屏息以待。



第二十一章　沮喪的泥沼

我立定腳跟，豎着耳朵，只聽得河水靜靜地流着，我神經質地感覺到，好像有無數細微的呼吸聲……。

不知怎地，我感到自己的腳一直往下陷。我努力掙扎，跋涉好幾碼遠，可是却踏不到一塊堅硬的土地，我的身體已經控制不住的搖擺起來，牙齒也不住顫抖。我四下看看，附近幾呎內都是些沼澤綠地。我知道一定得移動才行，不能站在原處愈陷愈深。我對自己說，這沼澤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危險，但一再鼓勵自己也沒什麼效果。我想，如果我能看到前面五步遠的地方，也許就沒這麼糟了。我只好不顧一切，繼續往前，結果愈走愈糟……

我雙拳緊握，想像河的方向到底在那邊，然後慢慢向前。

天啊，這時我眞想跑，奈何陷在泥沼裏。但我還是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試著在泥沼裏走，這時連膝蓋都深深陷在黑泥中，我全然失去了方向感。突然，一個如鬼魅般的影子浮在霧中，出現在我旁邊，我整個身體抽動得像恐懼的木偶，定神一看，原來是一段樺木，在泥沼中腐爛了。樺木，那是火炬的木頭。

對了，我想起來。洛克和我第一晚出來散步時，曾經來過這兒。那時，這段白樺木段曾經橫在我們左邊。

我試着回想那時看到這段木頭的情景，也許，並不是同樣一段樹枝。我慢慢想起，那時這段木頭是南北向躺着。那麼，我現在一定還在河邊，沿着河我該能安全找到回旅館的路。

我突然感到腳下地在動，於是驚慌四顧，新的恐怖又升上心頭。我差點忘了，在霧中世界，兇手定離我不遠，他可能正提着一把刀在找尋我……一步步在霧中朝我逼近。

我把臉躲在那一截白樺木後面，全身嚇得打哆嗦，冰冷麻木。我懷疑即使刀子抵着我的脖子，我嚇軟的雙腳也跑不動。

『姬安妮塔……』

那是非常輕的低語聲，幾乎像呼吸聲一樣輕微。也許是沼澤冒着無數泡泡的聲音……。

『姬安妮塔……』

這一回更近了。

『姬安妮塔……』

霧中怎麼會有人呼喚我的名字？那低語聲輕得像落葉……。

他輕輕走過來，我感覺到腳下的地在震動。他伸出手摸索着，想尋找我。

當然，我認出那聲音，一聽就認出來了。是的，我非常清楚是誰，我也知道探長爲什麼會憐憫我。

『姬安妮塔……』

那聲音又來了。在畢蒿的『祭禮』上，我就聽到呼喚我名字的聲音……。他的聲音從霧中飄過來。這回，模糊了些，好像他轉過頭去。

『姬安妮塔，妳在那裏？天哪！妳到底在那裏？』

當然，洛克早就猜到了。我緊緊伏在地上，爲什麼他對我這麼有把握呢？

『妳在那兒嗎？姬安妮塔，別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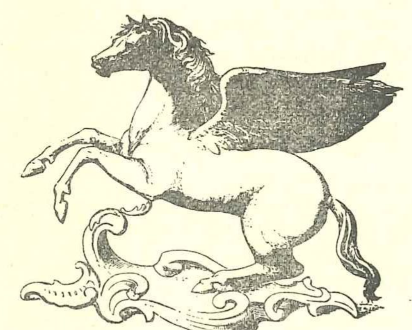
我不認爲我怕，現在我知道那人一定是尼古拉斯，尼古拉斯從沒有傷害我，我什麼也不怕。

『姬安妮塔……姬安妮塔……姬安妮塔……』

我伏低身子，一聲不響，聽着他一聲聲喚我名字，看着霧中像鬼魅的灰影從我身邊走過。

他走了，呼喚的聲音也漸漸遠去，留下回音，然後變得更模糊了，最後消失在霧裏。四下俱寂，鳥聲都靜止，他走遠了。

我僵硬地站了起來，像一個虛歉的鬼魂般慢慢移動着。不久，我總算踩到堅硬的泥土，在石塊和石楠之間，我直覺地加快了腳步，土地比沼澤帶要高，四周仍彌漫着大霧。爬上斜坡，霧散了些，能見度也寬廣了，我終於走出濃霧，看到了陽光。



第二十二章 迷濛又瘋狂的土地

我大大地舒了一口氣，這改變簡直令人難以置信。我茫然地站着，過了好幾秒鐘，才弄清楚自己置身何處，我正爬上普拉文山最低的斜坡。那巨大的堤岩，把陡坡分切爲二。

山坡下面，仍然霧靄彌漫。大西洋長長的海灣都被濃霧遮蔽。普拉文山下，好像是一片白霧彌漫的湖泊。普拉文山泛着藍紫金綠，彷彿由白霧彌漫的海中騰起，就像一座奇幻島，山下則呈煙灰色。而我站的地方，則是金色世界……。

但我却不是單獨站在這兒。

當我的眼睛剛剛適應了明燦的陽光之後，這才意識到五十碼外有一個人在，他並沒有看到我，他站在堤岩上面，他的目光越過我看着遠方，望着西南方的地平線。那人是洛克・格蘭特。我看到他那

一頭暗金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

我呼叫：『洛克！』僵硬的喉嚨嘶啞而哽咽。

他並沒有動，這怪了，我的膝蓋發抖，蹣跚朝他走去。

我又叫他的名字。

『洛克！』

他聽到了，這才轉過頭。

『哦？婭安妮塔！』他的聲音顯得很生硬驚愕，也許我這狼狽樣子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臉色慘白，渾身發抖，全身濕淋淋又髒兮兮……

他往前走了兩步迎向我，握住我的手，否則我會不支倒地。他扶我坐在石塊上，我閉上眼睛，但陽光照在我的眼瞼上，透着紅、金、紫的光暈。我放鬆了，呼吸也平順了，隔了好一陣，我才張開眼睛，抬眼看着洛克。

他站在我的面前，注視着我，那雙藍眼睛流露着同情和憐憫。現在我懂那眼神意味着什麼，我不敢直視，於是低下頭，脫下鞋子和外套，放在石塊上。我的襯衫幾乎全濕了。

他這時開口。『妳不——知道？』

我點點頭。

他的聲音有些奇怪，慢慢地說：『我告訴過妳，妳不會受到傷害。我不該這麼說，因爲——』

我疲憊地說：『我和尼古拉斯離婚了，但他現在對我仍有些顧忌。』我的左手放在那塊熱烘烘的石塊上，中指戴結婚戒指的印痕仍清楚可見。『我一直企圖保護他是錯的，現在我明白了——』

我的聲音停住了，他別過臉，望着遠處的魁嶺尖，下面則是一座霧湖。

『爲什麼妳要這麼做？』

我迷惑不解。

『你說什麼？』

『保護——他。』他的聲音很好奇，但却鬆了一口氣。

我猶豫了一會兒，淡然說道：『因爲我是他的妻子。』

他猝然轉過頭。

『你們離婚了。』

『是——是的，但是對某些事來說並無不同。』

他沈默了好一陣，猝然說：『妳在下面發生什麼事了?妳發現了什麼?』

『他在霧中找我，並呼叫我。我認得出他的聲音。』

『他呼叫妳?可是——』

『我和道格在一起釣魚，結果霧來了。道格下去拿他的魚竿，我聽到纏鬥的聲音，道格一定被打倒了。然後他——尼古拉斯開始找我，等道格甦醒過來，又去追他，兩人在霧中追逐。我逃跑了，然後迷了路。然後——』

『然後呢？』

『我聽到他走過沼澤，呼喚我的名字。不是呼喚，是低語。我想他逃開了，然後再回頭來找我。他不敢太大聲，怕被道格聽到。』

『他一定知道妳猜得出他是誰。』

我顫抖了一下。

『是的。』

他俯視下面山谷。

『那麼尼古拉斯回去了，是不是？』

『是的。』

『走了多遠？』

『我不知道，我想幾分鐘以前——』

『來，』他突然說：『把鞋子穿上，我們該離開這兒。』

『這時候下去？』我懷疑地說：『難道我們不該等霧散了些？』

『下去？當然不。我們往上爬。』

『這是什麼意思？』

他快活大笑，拿起我放在石頭上的外套，有一樣東西從外套口袋裏滾了出來。

『姬安妮塔，照我的話做，別問太多。那是什麼？』

『噢，』我大叫：『那是西瑟的別針！』

『西瑟的別針？』他的口氣很謹慎，太謹慎了！我不由得訝異地看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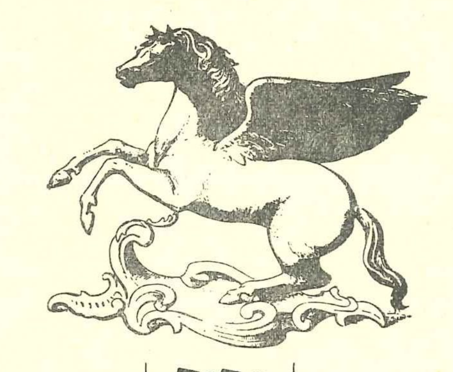
『是的，我昨天找蕊貝塔時發現的，但道格說——』

突然我講不出話，別針在我手裏，我舉目望進他的眼裏。

我說：『第一晚我來這兒，你告訴我關於西瑟被謀殺的事，你告訴我她的飾物都排成一排，像手鐲、別針……還有其他東西。可是發現她的時候，並沒有找到別針，而你竟會知道，除非你親眼看到她這別針，是你把她的首飾排成一排……』

在高山頂上某處，有隻雲雀在唱歌。洛克．格蘭特低着頭對著我微笑，他一雙眼睛亮得出奇。

『是的，』他溫和地說：『當然，可惜妳記性太好了，不是嗎？』



第二十三章 普拉文山

我倆面面相對，兇手和我，站在山上這沈寂的世界。在這山上，他已經謀殺了三個人。

他仍然對我微笑，我再度看到他眼底的同情。我瞭解，他喜歡我，但却準備殺了我。他很抱歉，他要下手了。

我錯了，竟然笨得以爲尼古拉斯是兇手，錯失了逃生的機會。我看着洛克。格蘭特那雙瘋狂的眼睛，我想着：不是尼古拉斯，不是尼古拉斯，現在我却和瘋狂的兇手在一起……。

洛克歉然說：『我很抱歉，姬安妮塔。當我在河邊聽到妳和道格講那別針時，我知道妳遲早會想起。我並無意殺妳，可是現在我不得不殺妳了……』

我驚異地發現，自己的聲音竟然異常鎮定。

『洛克，如果是你幹的，我也不會幫你。探長知道。』

他皺起眉頭。

『我不相信妳的話。』

『他說，他只等倫敦的消息，印證他所知道的。當然，還有蕊貝塔。』

他臉色一暗。

『是的，蕊貝塔。』

我在想，道格和尼古拉斯是否還在下面的濃霧中搜尋我。

『別想逃跑，』他說：『也別尖叫，否則我會割了妳的喉嚨——』他溫和地朝我笑笑。『如果我能，我一直想把他們的喉嚨全割斷，那是最好的方法。』

我往後退靠着懸崖的石頭，那石頭溫暖又堅硬，我強迫自己朝洛克笑笑，我必須試着讓他一直說話，讓他保持瘋狂溫柔的心情。我說話的口氣必須婉轉鎮定。 如果我害怕，只有激發他想殺我的意圖。

所以我朝他微笑地說：『洛克，爲什麼你要這麼做?爲什麼你要殺西瑟?』

他驚異地看着我。

『是他們要的。』

『他們?』

『是羣山啊!』他做了一個奇異又美麗的手勢。『那些羣山等了世世代代，一直夢想着，俯看着山谷綠色生命。男人崇拜羣山衆嶺，點火崇祀他們，爲山神獻上犧牲——』他的聲音飄忽——。『他們需要每年獻上活祭……有血和火。五月的犧牲，要年輕純潔，男人知道衆神住在這些山裏。』

他望着我，我感到背脊發麻。那臉是熟悉的，聲音也是熟悉的，可是他那眼神却是全然的陌生。

『西瑟幫着我蒐集木柴生火，然後我割了她的喉嚨，並且——』

我得止住他，突然說：『那你爲什麼要殺莫倫?』

他臉一暗，脹滿怒氣。

『那兩個女人，她們竟想征服——』他指着山峯，突然大笑，那聲音變得正常而且迷人。『莫倫是個愚蠢的女人，我想，她是有一點喜歡我，她在山上遇到我，一直奉承我，討好我，還要我看她爬過史龐騰山。』

『我想，當你離開她們的時候，或許以爲她倆都死了。』

『她們該死的，她倆運氣夠壞了，不是嗎?』

『是很壞。』我乾澀地說，目光越過他，看着下面有沒有人來。

沒有。一個也沒有。

他折了一段石楠小枝。

『妳找到蕊貝塔的地方，我曾去了三次，就沒想到到角落去找。我一直想先找到她。』

『當然。』雲雀的歌聲停止了。

『而妳找到了她，妳該給我機會的。』

我頓時忘了應該力持鎭定，大叫起來：『我怎麼可以這麼做，你會殺了她的！』

他點點頭。『我是會殺了她的，割了她的喉嚨，而且——』這一次，他的手勢十分恐怖。

我舔了舔雙唇。『當她張開眼睛，望到了你。』我沙啞地說：『對，她看着的是你，你站在我身後。』

『當然，』他大笑。『妳還以爲兇手是尼古拉斯，是不是？妳認爲畢葛也是尼古拉斯殺的？』

『爲什麼你要殺畢葛？』

他猶豫了一會兒，那雙藍眼睛露出天眞的驚訝。『姬安妮塔，說實在的，連我自己也不大清楚。當然，長久以來，我一直很恨他。因爲他一心要征服許多山峯，他記得許許多多名山大嶽的名字。那晚，他和我們一起在山上，又提起了埃佛勒斯山——。埃佛勒斯山的山峯，千年冰封雪擁。以我看來，沒有人該把他褻瀆聖物的腳踏上去……。姬安妮塔，妳可記得，以前妳曾這麼說過。爲了這一點，我就不想傷害妳……。可是畢葛，我和他一塊下山，從背後殺了他……』他的視線和我的視線相遇。

『我想，』他說：『我那時恐怕有點瘋了。』

我沒說什麼，只是望着霧的邊緣，依然空蕩蕩，不見人影。

『現在，』洛克掏掏他的外套口袋。『咦？我的刀子呢？』他小心尋找，就像一個人尋找他的煙斗一樣，陽光照着他暗金色的頭髮。『不可能——，哦，對了，我想起來，是在某個地方……』他朝我微笑，轉過頭憂心地看着石楠叢。『姬安妮塔，親愛的，妳看到了嗎？』

此刻我的喉嚨不禁歇斯底里地冒着泡，雙手放在身後的石頭上。忽然我僵硬地伸出手，指着他後面的土地。

『在那邊，洛克！就在那邊！』

他轉過頭去看。

我像貓一般，飛也似地竄逃了。

我聽到他在我身後大叫：『姬安妮塔！』但我仍沒命的奔逃，我聽到他在我後面，我跑着跑着，前面竟出現四呎寬的間隙。我害怕，沒胆子跳過去。但身後的小石不斷滾下來，我知道他追來了，愈來愈近。我已經看到他暗金色的頭，瘋狂的眼睛正瞪視着我。

我轉過頭，不假思索就跳了過去，我的膝碰到石頭，我拚命往前爬，不知那來的勇氣，我不顧一切攀上高崖，已經爬到最頂上，再無處可爬，我想我完了。

我往下看，洛克站在我下方二十呎的岩石裂溝邊，他痙攣的臉抬着頭看我，他的呼吸好急促，我看到他臉上涔涔流下的汗水，他手上拿着一把刀……。

我大聲尖叫，那聲音在午後的山區迴響着。洛克使勁擲出刀子，刀子不偏不倚插進我身後的石塊，我又大聲尖叫起來。

洛克舉起空空的雙手，手指像鳥爪般彎曲着。

『我要上來了！』他叫道。

我見他準備要跳過裂溝。

我抓起一塊大石頭，作勢要對着他擲過去。

『別過來！』我大叫：『站着別動，否則我要砸你的頭！』

他又抬起頭，我看他有些畏縮。突然，他縱聲大笑，笑得地動天搖。他又抬頭看我，剛才嚴肅的表情不見了，變成熟悉的快活，充滿魅力。——對，那很有影響力。

他說：『姬安妮塔，我刀子都沒了，讓我上來吧！』

我控制着自己的怒氣，鎮定地說：『不！你站着別動，否則我會丟石頭下去砸你！』

他拂了拂落在眼前的頭髮。

『親愛的姬安妮塔，妳不會這麼做的。』他說，接着像一隻鹿般跳過裂溝。

然後，他就站在下面小小凸出的三角形岩石，一隻手勾在石頭縫隙。我看到他肌肉用勁，準備往上攀爬。

他抬着頭，那雙藍眼睛望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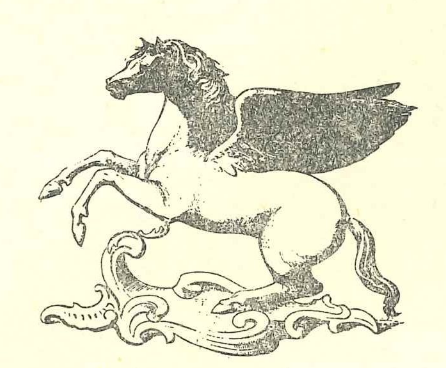
『妳做不出那樣的事，是不是?姬安妮塔?』

我是不能，上帝幫助我，我的手指緊緊抓着那塊大石頭，抬起石頭，準備往下擲……。可是我一想到被石頭砸中的洛克血肉模糊的樣子……哦，我辦不到，我覺得噁心又頭昏，石頭從我手中滑落。

『不，』我叫。『不！我辦不到……』

他又大笑，我看到他伸出左手又往上攀爬。突然，有人開槍，射中離他頭部六吋的石頭，那槍聲在羣山萬壑間迴響。

『別怕，姬安妮塔，我能的。』尼古拉斯冷冷說道，又要舉槍射擊。



第二十四章鷹的高巢

後來我才意識到，在霧區邊緣向北的路上，有幾個男人跑了出來，探長，海克，尼爾，和傑米希·法倫尼。

尼古拉斯領頭走，他們已經走到拱壁的下面。山谷間仍迴響著第二聲槍聲，洛克手抓的那塊石塊，現在也裂成碎片。當時我聽到子彈嗖嗖而過，看到洛克退縮，緊接著就僵直地靠在岩石上。

其他的男人爬上危險的陡坡，跟上尼古拉斯。我聽到探長在叫嚷。洛克跳過溝隙，他靴底的釘子滑過石面。他暗金色的頭髮在陽光下閃耀。他頓了一下，左右看看該選擇那一條路走，然後向南方奔躍，一轉眼工夫，就跑遠了。有人跟著他後面大叫射擊。

洛克往上爬山，敏捷如小羚羊，翻過一處，又往下飛竄，沒入霧中。我聽到探長跟在後面叫，也

跟著往山下跑。

但尼古拉斯的動作更快，他一定聽到洛克跳下陡坡，幾秒鐘之後，他也跑了下去。

我站在令人昏眩的高處，可以看到他們在下面奔跑，每個人都以不可思議的快捷速度在前進。洛克一腳歪滑，膝蓋著地，所幸雙手撐住。尼古拉斯在後面追逐他，現在離他不遠了……只有三十碼……二十碼……。洛克快跑到拱壁邊緣，那兒有道矮牆……洛克看到尼古拉斯，我看到尼古拉斯手裏有一個閃著亮光的東西。

探長從我下面某處大叫：『不要用槍！』

洛克回頭瞥了一下，已經跑到霧區邊緣，然後跑進霧區，消失了身影。

二十秒鐘後，尼古拉斯也跑到霧區。

這時，我孤零零站在懸崖邊，上方是藍澄澄的青空，我嗅著濃濃的石楠味，自覺好無助……。我累壞了，覺得自己輕得像羽毛一樣，在黃塵滾滾的泥土上飄呀飄呀……。

我不知昏睡了多久，忽然聽到探長鎮定沉穩的聲音，就在我身邊說：『小姐，醒來吧，我們該從這兒下山了。』

我發現自己用手蓋著眼睛，擋住陽光。我放開手，視線逐漸清楚，俯身向下望。

探長站在土堆頂上，正是洛克曾經站的位置，傑米希．法倫尼跟在他身旁。

『妳是怎麼爬到這上面來的？』探長問。

『我不記得了，』我據實說。坐在石楠樹叢裏，突然感覺很荒謬。『探長，我——我沒辦法下去。』

他很快地說：『小姐，那只好任妳選擇了，要不然，妳只好留在這兒。』

他們忙著拉繩索，傑米希走近我站的懸崖。

探長回頭叫：『尼古拉斯——』

『荷哇威唧——』尼古拉斯用蘇格蘭話呼叫，我從沒聽過他說蘇格蘭話。『別担心，海克和尼爾跟著我，你的手下都很安全。』

他剛說完，我看到尼古拉斯慢慢從霧裏走出來。他步伐僵硬，像一個疲累已極的人，但他似乎並未受傷。他抬起頭，仰著臉看著我們，加快腳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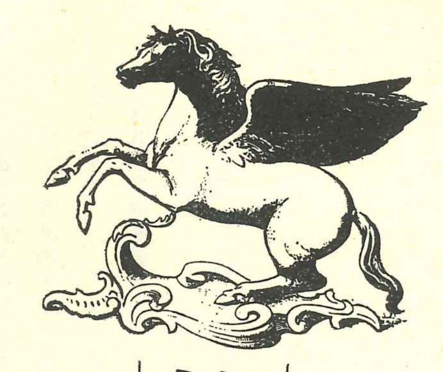
他抬起手做了一個手勢，我不解其意，但探長似乎很滿意，他點頭，回頭看看傑米希的工作做得如何。

傑米希終於攀繩爬上我站的地方，教我如何抓住繩子，從懸崖頂往下降。我現在已經記不得自己是怎麼下去的，只記得他用繩子纏住我，我下來時，他在我的下面。天啊，綁著我的繩子搖晃得好厲害，想到吊著繩子越過那道裂溝時，我心裏仍然直冒冷汗。

終於，我的腳觸到陡坡的地。就在這時，有人抱住我，緊緊地抱住我。

我說：『噢，尼古拉斯——』

千言萬語，一時倒不知說什麼才好。



第二十五章悦人的山

當尼古拉斯進入霧區追逐洛克時，距他僅二十碼的距離。雖然霧仍然很濃，幾乎看不見，但他憑洛克奔跑的聲音判定方向。洛克想尼古拉斯有槍，而自己沒了刀子，成了沒有武裝的人，或許又聽到尼爾和海克跟在後面跑的聲音，因此他放棄攻擊他的追捕者，拚命朝濃霧深處竄逃，最後他跑到溪谷的草地帶。

這下更容易追上他，洛克更慌。尼古拉斯在他身後愈追愈近，五十碼、十碼……。最後尼古拉斯追上了他，兩人扭打成一團，兇手奮不顧身，企圖把尼古拉斯扼死。

這場肉搏戰最後誰勝誰負很難預料，但尼爾和海克循聲找到他們，洛克這時像瘋了一般。最後，道格趕來了，滿臉怒火，殺氣騰騰，卻突然意識到一切都結束了。

第二十五章 敵人的山

洛克此時已不再反抗，由三個男人把他帶回旅館，他將被暫時監禁在那裏。累得氣喘咻咻的尼古拉斯，慢慢走出濃霧，再度上山來找我們……。

我坐在山腳下的石楠中，在尼古拉斯身邊，聽他講述事情經過，一邊喝威士忌，抽著香煙，十分滿足。

探長走過我倆，正待轉頭走時，想想又轉過頭來站在我們面前。

『小姐，妳眞沒事嗎？』

『很好，謝謝。』我說，隔著煙圈，朝他微笑。

他看看我，又看看尼古拉斯，然後又看著我。

『我似乎錯了。』他乾澀地說。

『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一直以爲妳握有證據却不告訴我。』

我臉一熱。『你怎麼認爲我會那麼做呢？』

『我以爲妳認出那個男人是誰。』

『哦，沒有，我眞的沒有。』

『我相信妳……』他又懷疑地瞥了一眼，登時我的臉更紅了。『不過，我一直以爲妳隱藏了什

麼。』

『的確，』我坦承：『但並不是這個。是我聽說了些事，而不是看到什麼。』

他又看看尼古拉斯笑了。『啊，』他說：『要是這樣，看來我該走了。尼古拉斯，好好照顧她，她也嚇壞了。』

『我會的。』尼古拉斯說。

『有一件事——』探長正色說：『尼古拉斯，你有用槍的執照嗎？』

『槍？』尼古拉斯茫然問道。『什麼槍？』

探長點點頭。

『我看到你有一把槍。』

說完他又點點頭，轉身走到下面的濃霧中。

現在只剩下我倆在山上，這山頂就像在霧海上的島，飄渺如夢幻。我輕歎一口氣，把肩膀倚在溫暖的石上。

『一切都過去了。』我說：『我簡直不敢相信，但一切都過去了。』

『天啊，妳可眞叫我急死了。』尼古拉斯說。『我知道洛克出去了，探長命尼爾釘著他，結果落霧了，尼爾回來就跟丟了……』他垂睫看了我一瞥。『我知道妳和道格一起釣魚的地點，所以我盡快

沿河往上爬，警方也對洛克格外注意。後來我聽到道格大叫了一聲，然後又是妳在尖叫，我拚命急奔，發現了妳的魚竿，可是沒找到妳，因此我就到處找妳。我走過沼澤——』

『我知道，我聽到你的聲音。我一聲不吭躲在近旁。』

『小鬼！』

『我嚇壞了，我還以爲你是兇手——』

他大笑。『我低聲呼喚妳，因爲我怕洛克就在妳近旁。如果叫太大聲，或許他比我先抓住妳。我要妳安全地在我的保護之下。』

『這麼說，你知道兇手是洛克？』

他橫睨了我一眼。『是的，我懷疑他已有好一段日子了，探長也是，只是沒有證據。』

『探長等倫敦什麼資料？噢，不——你最好從頭開始講——』

『我正開始講。講到這資料，才是這故事的起源，這關係到洛克·格蘭特的家庭。妳知道他的父親是個牧師嗎？』

『他告訴我一些。我很同情他，他的童年過得相當寂寞。』

『我去過他童年故鄉，那個山谷裏只有十幾戶人家。格蘭特家住的地方離山谷還有四哩，他就在那座老教堂長大，教堂後面是座墳地。牧師家附近沒有任何鄰居，只有一片草坪，以石楠爲籬，屋子

爬滿了常春藤。』

『他告訴我他和父親同住。』

『是的。他生下時，母親就過世了，他的祖父一直撫養他到九歲，後來他祖母死於精神病院。』

『哦，尼古拉斯，好可怕。所以他的父親——他的家庭——』

『正是。他的父親是一向嚴肅古板的長老會牧師，就像小說裏經常描寫的那種典型。他熱情吸收過去的知識，這工作完全佔據他整個心神。對他而言，過去比眞實的生命更眞實。難怪他會如此，一棟小小的鄉下房子，離他住的地方也有四哩之遠。陪伴他的，只有屍骨已朽的歷史人物，還有那些埋在墓園裏的枯骨。年復一年，這些對他而言，竟成了生活的全部。他也把這些高地居民的古代習俗，教給了兒子。』

『洛克告訴我他學會崇祀羣山，』我說：『我還以爲這只是很詩意的說法。』

『他是很景仰大自然，因爲他從小就聽他爸爸講過許多故事和理論，和英國北部的民俗，這些一點一滴融入他的心靈，對他來說，在他心中逐漸凝成新的神話，像他謀殺西瑟就是一例；混合著他父親書中研究的事實，在他瘋狂的腦子裏，認爲這都是很合理的。』

『我知道，在「黃金枝」這本書中，就能看出這種情形。』

『啊，是的，「黃金枝」！探長告訴妳有那本書，昨天晚上，我遍找不著。我還以爲那本書放在

我的車子裏。』

『我在偶然的機會裏讀了那本書。』我告訴他經過的情形，他以一副謎般的表情看著我。

『因此妳把那本書交給探長。如果妳知道那本書是我的——』

『我知道。我發現一個信封，是寫給你的，上面有爸的筆跡，現在在我的口袋裏。』

『眞的？』他的目光，一瞬也不瞬的盯著我，但我却沒抬眼迎向他的目光。『妳旣然知道書是我的，爲什麼不把信封也交給探長？』

『我——我不知道。』想想又忍不住問：『怪了，爸怎麼會知道你在這兒？』

『什麼？』他顯然沒注意，心想著別的事。『妳注意到那本書說的五月節嗎？可憐的西瑟成了五月節的犧牲——』

『五月節？』

『五月十三日就是五月節，這是依照舊曆。我把那本書講五月節的那一段給探長看。』

『你什麼時候拿給他看的？』我驚呼道。

『上個星期。』

『那麼他早就知道那本書是你的？』

『當然。』

『那麼，爲什麼——』我回想到探長望著我時那種同情憐憫的眼神。『尼古拉斯，他從沒有懷疑過你嗎？』

『起初，難免有吧！後來我把「黃金枝」這本書給他看，他逐漸對我和休伯特打消疑慮。起初，他的確比較懷疑我和洛克，因爲休伯特在莫倫死亡那天，和妳在一起，有不在場證明。經過過濾之後，洛克是最可疑的了。』

『今天早上，探長對我好像很爲我難過的樣子？』

『因爲他認爲妳愛上洛克。這是我的錯，我心裏怕；我這麼告訴他的。我知道，洛克對妳頗有興趣。』

我聽呆了。『你告訴探長，我和洛克談戀愛？』

『抱歉，姬安妮塔，我幾乎是這麼說的。妳懂吧，我嫉妒，也誇張了。』

我未接腔，過了一陣子，他又繼續說道：『也許探長相信了我的話，認爲妳懷疑他，却猶豫不敢說出來。』

『但這太荒謬了！我從未愛上他，只是喜歡他罷了。我認爲他很迷人——但還談不上愛上他！』

我正色說：『這太荒謬了！』

『爲什麼？』他溫柔地問，聲音柔得像乳酪。

『為什麼?因為——』我頓住了，咬了咬下唇，感到兩頰在發燒。他瞇着眼，隔着煙圈看着我，眼角流露着笑意。『如果探長認為可能是洛克，旅館其他的人也被懷疑嗎?』

『當然。接下來發生莫倫被殺的案子，由此判定，兇手很會爬山。而在我們這一羣人中，最擅於爬山的畢葛，也被謀害了。』他答。

『所以，最後認為可能性最大的就是洛克了。』

『正是。探長昨天早上就判定是洛克，但證據不足，依然不能判他的罪。然後妳發現了蕊貝塔，只要她能開口說話，就能證實。他又打了一通電話到倫敦，追查洛克的身世，直到今天，調查的結果才傳來。』

『他祖母死於精神病院，這還不夠嗎?』

『是還不夠，』尼古拉斯說：『兩年以前，他的父親也死於精神病院。』

『噢，上帝。』我說。

『這足夠了。』尼古拉斯沈鬱地說。『今天下午起霧，尼爾跟洛克出去，結果跟丟了，我就急着出來找妳。』他伸手挽着我的肩膀。『妳這可惡的小笨蛋!』

『如果沒落霧，我好好地和道格在一起。』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尼古拉斯，有件事你要告訴我。』

『什麼事?』

『道格——他身上有刀，我看到了。當你抓到洛克時——他會不會——傷了他?』

他緊緊摟着我，好像在保護我。『不會。』他清楚地說：『他來時殺氣騰騰，但他一看到洛克，也軟化了。』

『為什麼?』

『洛克已經崩潰了。我開始抓到他時，他掙扎得像一隻野貓，但道格趕來時，看到的只是無助的洛克，氣全洩了，變得非常溫馴。——我實在很難形容，像是一下子，完全轉變成另一種人格。』

『他和我在一起也是如此。』

『是嗎?那妳可以瞭解那種說不出的感覺。我揍他的下巴，他突然朝我微笑，像一個純眞的小孩，同時把血拭去。』

『尼古拉斯，那時的他已經忘了你揍他。』

『我想不是。他對着我們全體微笑，道格不由得放下刀，拉着他的手臂說：「走吧!你最好走出濃霧……」他就安靜快活地跟着他們三人走了。』他捺熄煙。『他們走了一段路後，我聽到洛克唱起歌來。』

『他唱起歌來?』我睜視着他。

『他一面哼着調子一面說，』他目光注視着我。『……可憐的魔鬼，可憐的魔鬼……』

我急得問。『尼古拉斯，他們不會殺死他吧？』

『不會的。』

突然，他變了口氣。

『妳看到我和瑪西雅．梅琳在一起？』

『是的。』

『當她——當她在她房間外面要——要吻我時，我聽到妳從我們前面走過。』

『你聽到我的腳步聲？我走得很輕啊！』

他歪着頭微笑。

『我親愛的女孩，當妳關注我時，我的直覺會立刻知道。卽使在黑暗中，我正吻着另一個女人，也無不同。』

『也許你吻另外一個女人時，這種直覺更强。』我乾澀地說，不想去看他。

『和瑪西雅，我只是勉爲其難在應付她。』

『整夜都在應付她嗎？』

他皺起眉頭。『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告訴他，那晚我在她的房間外面，聽到一個男人的聲音。

『我想那個男人一定是你，當我第二天問你——』

『我——懂了，因爲先前妳看到我吻了她。不，姬安妮塔，那一晚我並沒有和她在一起，我沒那麼大的興致。』

『那麼，對啦，在她房裏的男人一定是哈特．柯瑞根？噢，我明白了！怪不得那晚他出去釣魚先回來，可是他太太却說他午夜三點才回來。』

『我想是的。柯瑞根太太知道，就用口紅謀殺了瑪西雅的洋娃娃。』

『可憐的柯瑞根太太。』

『是啊，對她來說，這一切也全過去了。』他頓了一下，低眉垂眼看着我。『現在，』他說，用一種全然不同的聲音。『現在可以談談我們了吧？』

我沒有回答，我的心輕輕跳着。在我喉嚨某處發出的聲音，連自己都無法相信。我感到他的眼睛又盯着我。當他說話時，他說得很慢，好像說出這番話相當艱難。

他說：『我知道妳已經原諒我過去的錯誤。不，妳不要開口，讓我把話說完……。現在我要說的非常簡單。姬安妮塔，我要妳回來。我知道過去是我太愚笨，在妳走了兩天後，我的自尊心却阻止我

去追妳回來。』

我記起自己是怎麼跟艾瑪．柯瑞根說，婚姻中不該太重視自己的自尊。他接下來的話，幾乎是我所說的話的回響。

他說：『姬安妮塔，自尊和愛不能並存，我發現了這一點。親愛的，我愛妳，我無法停止愛妳。』

他輕輕地摟着我的肩膀，他轉向我，我不得不面對他。『姬安妮塔，求求妳，姬安妮塔？』

『尼古拉斯，當你全心全意關注我時，我再也不會顧及自尊了。』我說，並吻着他。

之後——過了好久好久之後，他問：『妳不反悔？不反悔？我的愛。』

『絕不反悔。』這話十分果決。『親愛的尼古拉斯。』

『我的姬安妮塔！』他開懷大笑。

『我想我現在的樣子一定很糟！』

『糟有什麼不好？』

他瞧着我，以他一向戲謔逗弄的神氣說：『小東西，如果妳老闆雨果現在在這兒——不過，我倒是喜歡妳這又髒、又濕、又狼狽的模樣。我可以集中精神注意妳美麗的靈魂。』

『我懂。』

他笑了，把我的肩膀摟得更緊。

『妳可知道，我們會在這兒相遇並不是巧合。』

『不是嗎？那是怎麼回事？』

『是妳父親撮合的。』他簡單地說。

『告訴我——』

他點點頭，仍然笑着。『前一陣子，我和妳的家人取得連繫。妳知道，妳父母知道我們離婚的事非常震怒，他們非常憂慮，竭盡所能要幫助我們破鏡重圓。』他低頭朝我笑笑。『可憐的姬安妮塔，妳爸爸告訴過我，離開我之後妳很不快樂。而妳母親，她根本無法接受我們離婚的事實。』

『對，對媽來說，這世界根本不能有離婚這回事。』

『這我瞭解。我曾寫信給妳父親，後來又和他通電話。他告訴我妳有假期，他要設計——』

『設計！』我愣了一下，然後忍不住笑了起來。『我這老爸，眞是詭計多端！』

尼古拉斯也笑了。『我想我需要的是一個機會，能好好跟妳談談……。後來妳却躲著我，我想也許妳父親錯了，我們的緣分或許盡了……』他苦笑了笑。『我知道過去都是我不好，因此這次我也沒有藉機接近妳。當我發現妳去掉我的姓，又褪下結婚戒指，我受到極大的震撼。』

『因爲我看到你的名字在登記簿上，才這麼做的。』我伸出左手，中指有一圈戒指的印子。

尼古拉斯看了一陣，嘴角動了動，一把把我摟入懷中。他靠着我的髮絲說：『那麼，讓我再回到

妳的生活中?』

我溫柔地握住尼古拉斯的手。

『別再離開我了，尼古拉斯。我想我無法忍受。』

他緊緊摟着我。『不，妮安妮塔，再也不了!』

我快活地在他的臂彎裏輕輕呼了一口氣。山上那隻雲雀又唱起歌了。

『當我們回去見爸媽時，媽見了我們，一定會裝做什麼都沒發生，然後帶我們進臥房，你說是不是?』

『那麼，我們在回去之前，最好再結一次婚。』尼古拉斯說。

結果，我們又結婚了。

(全書完)

88 發燒 ROBIN COOK 著 陳旻萃譯 NT100
相同的惡夢降臨到他的前妻和愛女，這位科學家……

89 北與南 JOHN JAKES 著 施寄青譯 NT160
一部美國的冒險故事，一對豪門出身的熱血青年……

90 兎子發財了 JOHN UPDIKE 著 林靜華譯 NT130
本屆普立茲小說獎鉅著，一個中年男人所面對的……

91 大地之歌 JAMES HERRIOT 著 林溢譯 NT.180
哈利獸醫的成名鉅著，溫暖感人而充滿幽默有趣……

92 馬可波羅行動 W. F. BUCKLEY Jr. 著 戴國光譯 NT90
掀開一九六〇年U-2偵察機墜毀蘇俄的驚人內幕……

93 死亡拼圖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莫斯科、華盛頓、和北平之間一場最緊張驚人的……

94 聖彼得堡夜客 KEN FOLLET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位夜客，冰凍野蠻的心，緊張刺激的這項密約……

95 綠色誘惑 ANTON MYRER 著 郝衍倫譯 NT130
美麗女郎陷身在這一對瘋狂追求利誘的兄弟之間……

96 四個女人 JUNE F. SINGER 著 李倩宜譯 NT140
她們像是童話中的公主，卻各有一段難言的過去……

97 連環計 DICK FRANCIS 著 姜思妍譯 NT90
三卷神秘的錄音帶，掀起腥風血雨的貪婪復仇行動··

98 兄弟之妻 A. M. GREELEY 著 張時譯 NT90
爲這個熱情的神父和他兄弟的妻子陷入了激烈無奈··

99 浪蕩女子 JEFFREY ARCHER 著 施寄青譯 缺書
聰明美麗富有的女郎，當她不可自禁的野心終於……

100 最後的十二月 SAUL BELLOW 著 吳安蘭譯 NT100
諾貝爾文學獎主於得獎後第一部作品，故事深刻感人

101 陌路緣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美貌高貴的婦人，生命中再一次神秘的陌生之戀……

102 外星人 W. KOTZWINKLE 著 施寄青譯 NT90
外星人與小男孩的故事，電影史上最高的票房紀錄·

103 非常任務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龐德力拚陰險毒辣幽靈黨的最新故事

104 夢斷白莊 EVELYN WAUGH 著 李倩宜譯 NT110
追求理想的青年，冷酷現實的壓力，當他們終於……

105 我見猶憐 HEINZ KONSALIN 著 張雪根譯 NT100
善良美麗的女醫生，瘋狂癡迷的奉獻與犧牲竟然……

106 棕色女郎 J. D. MacDONALD 著 李倩宜譯 NT100
健美性感膚色深棕的女郎陷進了緊張刺激的陰謀……

69 波蘭風雲 LEON URIS 著 張時譯 NT140
波蘭，震撼了全世界每個人的心靈，當前仆後繼的·

70 美國的末日 PAUL ERDMAN 著 鄭光立譯 缺書
當您掀開美國經濟政治結合的內幕和殘酷陰謀的··

71 最後一吻 VICTORIA HOLT 著 林靜華譯 NT120
維多利亞赫特最新傑作，一對遭遇波折感人心弦的·

72 此情可追憶 DANIELLE STEEL 著 陳旻萃譯 NT100
這位美麗熱情的公主生命中充滿波瀾曲折的愛戀··

73 機緣 JACKIE COLLINS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狂野貪婪的大財閥和他那美麗而任性的女兒之間··

74 第三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每當她寬衣解帶，每當她神魂顛倒，這把軍刀就···

75 魔胎 DAVID SHOBIN 著 郝衍倫譯 NT90
年輕少婦和她的科學家情人，當神秘邪惡的電腦···

76 夜半陌生人 MARY H. CLARK 著 陳旻萃譯 NT90
瘋狂陌生人，當他一再殘暴殺戮這些無辜的女郎···

77 唱斷雲和月 MARIE R. RENO 著 施寄青譯 NT110
新大陸戰爭期間這位少女成長經歷中的感人坎坷故事

78 魔鬼的獨奏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擧世聞名的鋼琴家和風流倜儻的大情聖竟是殺手···

79 浪子吟 HAROLD ROBBINS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生長在高貴之家的拳擊冠軍選手卻結束在泥坑中···

80 大地之戀 JAMES HERRIOT 著 戴國光譯 NT150
吉米又帶着神奇的魔術和愛心爲您展開一片大地···

81 火狐狸 CRAIG THOMA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誰能夠到莫斯科偸一架米格三十一回來誰就能夠……

82 燦爛宮 J. WAMBAUGH 著 芽及銓譯 NT100
好萊塢花花世界，充滿暴行色情藥物毒品與變態……

83 現代神話 C. FREEMAN 著 陳旻萃譯 NT100
一對意志堅強的夫妻，一段充滿酸甜苦辣羅曼史……

84 最後一擊 C. FITZSIMONS 著 鮑仲敏譯 NT100
爲了愛情？爲了正義？千鈞一髮的大危機在最後……

85 天恨 W. BLANKENSHIP 著 林靜華譯 NT100
雙胞胎兄弟間這一段『天恨』的惡毒陰謀將令您……

86 黑寡婦 C. CRAWFORD 著 李倩宜譯 NT90
美艶如花的女郎，毒比蛇蠍的心腸，當她一次次……

87 閣樓裏的小花 V. C. ANDREWS 著 裴瑞麗譯 NT100
情竇初開的富家少女，不幸陷入意亂情迷的畸戀……

50 丁香島(上)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冊) NT180
充滿正義和自信的美國女孩，勇敢堅定的來到販奴…

51 丁香島(下) M. M. KAYE 著 施寄青譯(二冊) NT180
當她遭遇一連串奇異的…當她面對這個奴隸販子時…

52 魔鬼的抉擇 F. FORSYTH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俄公安局和美中央情報局之間的一場極端爆炸性的…

53 夢幻商人 HAROLD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20
由一部舊放映機開始，這孤兒終將好萊塢開拓成……

54 沙漠之戀 J. A. MICHENER 著 張時譯 NT100
米契納、伊力卡山、雷馬克三位文壇大師三篇精選集

55 被遺忘的女兒 JOHN SHERLOCK 著 陳旻萃譯 NT120
藍西倩擁有無比的美貌、財富和事業，卻得不到……

56 大地之愛 JAMES HERRIOT 著 郝衍倫譯 NT130
大地之歌的第三部曲，幽默風趣，全家大小喜愛的書

57 孩子，你在那裏 BETH GUTCHEO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七歲的小艾力迷失在這大城市中究竟遭遇到什麼……

58 夏日千愁 GARSON KANIN 著 彭歌譯 NT100
使女人心碎的男人的書，也是使男人心動的女人的書

59 高爾基公園 MARTIN C. SMITH 著 戴國光譯 NT120
三具屍體躺在莫斯科的市中心，調查過程曲折離奇…

60 夜渡關山 CLIVE CUSSLER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美麗的女郎，她嘗盡痛苦與狂歡的滋味而身陷情慾…

61 殺手 HAROLD ROBBINS 著 陳欣譯 NT90
他是義大利貴族、世界聞名賽車手、美麗女郎的……

62 狂犬庫丘 STEPHEN KING 著 陳旻萃譯 NT130
性情溫馴的聖伯納狗，只因野地上一次追逐居然…

63 孽障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90
一個堅强美麗的護士和她的野戰醫院精神病患間……

64 讀心人 C. T. CLINE, JR. 著 王瑪麗譯 缺書
沒有任何人能欺騙他，當他透視任何人心靈深處…

65 蓋世梟雄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10
一個修女一個情報少校，和這場千萬聯軍緊命的…

66 薪傳 HOWARD FAST 著 張時譯 缺書
這美麗女郎曾繼承億萬的財富，曾遭遇殘酷的愛情·

67 新城舊夢 JOHN IRVING 著 林靜華譯 缺書
暢銷金榜冠軍名著，一個奇妙的家庭，一段坎坷的

68 飛鴿行動 IRVING WALLACE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影壇性感女神、伯爵夫人等都陷進這一項神秘的…

31 裸殺 TREVANIAN 著 張時譯 NT110
最昂貴完美的殺手，憑恃『赤裸空拳』去執行那……

32 第五騎士 L. COLLINS 著 戴國光、郝衍倫譯 NT120
一顆威力極大的氫彈即將爆炸，美國總統無奈地……

33 千秋舌(華府春秋第一部) ALLEN S. DRURY 著 彭中原著 NT160
國會山莊和白宮之間充滿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而且…

34 大丈夫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缺書
美國有史以來第一位黑人總統，面臨國內外的各種…

35 舊歡如夢(上)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冊) NT200
一個貧無立錐之地園丁開始，要綁架美貌的王妃而…

36 舊歡如夢(下) F. STEWART 著 施寄青譯(二冊) NT200
全書刻劃出一個移民美國義大利家族的百年恩怨愛恨

37 再見珍妮 H. ROBBINS 著 芽及銓、張時譯 NT110
珍妮從小不懂得愛，她的母親捲進醜陋的謀殺案中…

38 高貴之家(上)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冊) 缺書
他接收了家族的龐大產業，在風雲際會焦點上掀起…

39 高貴之家(中)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冊) 缺書
這光怪陸離、人慾橫流的小島『香港』，百年來……

40 高貴之家(下) J. CLAVELL 著 施寄青譯(三冊) 缺書
是一個偉大壯觀的故事，也是一部浪漫奇情的鉅著…

41 飛翔的愛 ERNEST K. GANN 著 郝衍倫譯 NT90
一個飛行員，一個小女孩，因飛機失事使他們面臨…

42 大海盜 HAROLD ROBBINS 著 鄭光立譯 NT110
這位阿拉伯家族繼承人，無窮野心和慾望驅使他在…

43 有女爲伴 MARY GORDON 著 陳旻萃譯 NT95
她在五個女人和一個神父的呵護下長大，卻爲自由…

44 火爆行動 W. SMITH 著 戴國光、施寄青譯 NT100
兩對瀟灑年輕男女帶着一對椰子登機却引發了一場…

45 大地之頌 JAMES HERRIOT 著 郝衍倫譯 NT130
年輕熱情獸醫在英格蘭鄉間溫暖感人妙趣橫生的……

46 月光石 WILKIE COLLINS 著 張時譯 缺書
一顆巨大稀世鑽石，反映出的殘暴貪婪，更帶給……

47 剛果驚魂 M. CRICHTO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兩男一女和一頭會手語交談的猩猩深入蠻荒險惡的…

48 格殺勿論 JOHN GARDNER 著 張時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的最新最精采過癮故事

49 紅色的墜落 J. D. MACDONALD 著 陳旻萃譯 NT90
瀟灑迷人多情的偵探，牽涉到謀殺、性感演員的……

164 飛魚·情報·情 JACK HIGGINS 著
湯新華譯 NT100
『飛魚』射出了震撼而這兩男一女間又深陷情慾的··

165 扮演上帝的人 ROBIN COOK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他有一流的醫術和外表，卻自命爲上帝操縱着生死··

166 狩獵者之月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50
追尋愛情的美麗女郎，在狩獵季節月圓的夜晚綻開··

167 群魔 WILLIAM PETER BLATTY 著
嚴國光譯 NT120
『大法師』原著者的新作，驚心動魄的恐怖陰謀·····

168 誘惑 LAWRENCE SANDERS 著
朴衍倫譯 NT110
當他接受那個貴婦人的五十美金提供特別服務時·····

169 好萊塢妻妾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NT170
這羣披金戴銀的女人沉淪在紙醉金迷荒誕放蕩的·····

170 八月 JUDITH ROSSNE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同時遭遇着人生困境的這兩位女醫生和女病人間·····

171 仲夏夢魘 TRAVANIAN 著
姜思娜譯 NT100
一對年輕男女的纏綿戀情，卻爲那連串的不幸而·····

172 如歌的行板 STEPHEN BIRMINGHAM 著
李倩宜譯 缺書
紐約東區貧民窟的迷人女性搖身成爲世界首富時·····

173 玻璃世界 MORIS WEST 著
張時譯 NT100
一個成熟美麗而憂鬱女性的回憶將令您緊張難忘·····

174 鷹翼 KEN FOLLETT 著
湯新華譯 NT100
德州電子大亨自組突擊隊援救伊朗人質的眞實故事···

175 砂之器 松本清張著
陳美雲譯 NT150
這個蜚聲國際的音樂家終於面臨了他身世背景的·····

176 再死一次 STEPHEN KING 著
謝瑤玲譯 NT140
年輕的平凡青年在車禍甦醒後竟遭遇到最不平凡的··

177 三獅盾牌 PAMELA KAUFMAN 著
朴衍倫譯 NT140
美麗的公主周旋在國王和騎士間譜出了一段三角戀情

178 波蘭 JAMES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40
本世紀最偉大的小說家最新推出暢銷金榜的冠軍鉅著

179 神奇的王國 MICHAEL ENDE 著
李倩宜譯 NT120
這孤僻的小男孩在無意間踏入那奇幻世界時歷盡·····

180 親密關係 LARRY McMURTRY 著
謝瑤玲譯 NT110
贏得一九八四年度奧斯卡金像獎五項大獎的電影名著

181 冬天的故事 MARK HELPRIN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他是個孤兒、竊賊、情人，當他陷入瘋狂的熱戀·····

182 柏林遊戲 LEN DEIGHTON 著
朴衍倫譯 缺書
這位在東德潛伏臥底廿年的情報員，最後發出了·····

145 翡翠翅 PHYLLIS A. WHITNEY 著
姜思娜譯 NT100
雕刻家的暴斃和綁票案的疑團在這只翡翠戒指中·····

146 男人中的男人 WILBUR SMITH 著
謝瑤玲譯 NT170
非洲的黑色大陸、鑽石、女人、權力與生死的掙扎··

147 寂寞衆神 LOUIS L'AMOUR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個最後的英雄，一段兩個女人瘋狂奉獻一切的·····

148 野馬谷 JEAN AUEL 著
沙永玲譯 NT130
原始的世界，原始的慾念，當這一對大地兒女在·····

149 秘密 JOSEPH WAMBAUGH 著
趙永芬譯 NT100
洛杉磯警局從來沒有遭遇到過如此瘋狂而神秘的·····

150 克麗斯汀 STEPHEN KING 著
朴衍倫譯 NT130
一部老爺車，三個少男女，驚人恐怖的夢魘終於·····

151 莊家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00
當這批身價不凡的純種馬闖進那個年輕銀行家的·····

152 男歡女愛 HAROLD ROBBINS 著
張若黎譯 NT150
一個神秘的億萬富翁，熱愛飛機和美女，卻因爲·····

153 再見，銀河 DOUGLAS ADAMS 著
吳季柏譯 NT100
那被稱爲白色殺手的機器人正進行著摧毀宇宙的·····

154 破冰人 JOHN GARDNER 著
謝瑤玲譯 NT100
〇〇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這一次在北極的任務·····

155 哀泣之島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
李倩宜譯 缺書
他們離鄉背井爲生存爲生活歷盡滄桑譜出感人的史詩

156 玫瑰的名字 UMBERTO ECO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修道院裏的連環謀殺，圖書館內玄機四伏終揭露出··

157 偷天換日 IRVING WALLACE 著
張時譯 NT100
當他不計代價擴張報業王國、霸佔父親的性感情婦··

158 心籟 B. T. BRADFORD 著
吳安蘭譯 缺書
一對情逾姊妹的英國貴族作家和國際超級紅星之間··

159 凡塵 ANDREW M. GREELEY 著
李倩宜譯 NT100
一個掙扎在愛情、肉慾、財富，和權力之中的神父··

160 世紀大審 PHILIPPE VAN RJNDT 著
鄭麗園譯 NT80
面對着全人類，歷史上最驚人的這一次審判終於·····

161 黑心肝 ERIC VAN LUSTBAD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這個浸浴着高棉半數國民鮮血的年輕殺手在紐約·····

162 粉雕玉琢 FRANÇOISE SAGAN 著
林靜華譯 NT100
以『日安，憂鬱』享譽世界文壇的莎岡最新暢銷鉅著

163 悲歡歲月 DANIELLE STEEL 著
趙永芬譯 NT120
剛毅強堅的石家父女爲愛情、事業歷盡人間悲歡·····

126 大太空 J. MICHENER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美國太空航空總署四十年來的努力終於·····冠軍鉅著

127 銀海佳人 ALENEBERT 著
姜思娜譯 NT170
一對美麗性感的姊妹承襲傳統爲理想奮鬥的感人故事

128 萬人迷 H. ROBBINS 著
余國芳譯 NT130
披着羊皮的狼，舉著宗教大旗卻幹盡骯髒卑鄙的·····

129 青青我故鄉 RICHARD LLEWELLYN 著
朴衍倫譯 NT120
黑面黑手的礦工爲他垂死的青青故鄉提出血淚的控訴

130 無期徒刑 E. F. HAILEY 著
李倩宜譯 NT100
善良柔弱的女郎在坎坷命運的播弄中終於瞭解到·····

131 要不要告訴總統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00
當挽救美國總統生命的最後一張王牌必須掀開時

132 主教之罪 ANDREW M. GREELEY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主教無法再克制那財勢、權力、情慾的誘惑時·····

133 私生女 JUDY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50
三個美麗迷人女郎的命運糾纏在那個天才畫家的·····

134 2010年 ARTHUR C. CLARKE 著
湯新華譯 NT100
『2001年』原著者最新暢銷金榜前茅的科幻名著·····

135 銀色大亨 HOWARD FAST 著
林少岩譯 NT130
當那個猶太孩子的野心建立起好萊塢王國卻失去·····

136 影城男女 DAVID McCLINTICK 著
趙永芬譯 NT130
一張區區之數的支票掀翻了華爾街與好萊塢間的·····

137 情奔 DANIELLE STEEL 著
李倩宜譯 NT100
當這位美貌成功的天之驕女渴求着那靈肉合一的·····

138 地獄兒女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七億八千萬的神秘遺產和那三個生死之約的簽名·····

139 黑色律師 JOHN GREGORY DUNNE 著
吳安蘭譯 NT110
當他面對着謀殺犯、妓女、和淫媒的黑色罪行時·····

140 絕地大反攻 JEMES KAHN 著
謝瑤玲譯 NT100
喬治魯卡斯的震撼，改編拍攝的電影已打破影史紀錄

141 再見，中隊長 LEN DEIGHTON 著
朴衍倫譯 NT100
戰爭與死亡的陰影正籠罩着這一羣年輕的飛行員·····

142 太極漩渦 STEVE SHAGAN 著
湯新華譯 缺書
美亞兩洲之間一場最神秘最驚人的政治暗殺大陰謀··

143 槍手狄克 KURT VONNEGUT 著
吳安蘭譯 NT90
一個從小掙扎沉淪在無邊黑暗和痛苦中的『槍手』··

144 女鼓手 JOHN LE CARRÉ 著
湯新華譯 NT110
金榜冠軍鉅著，一個浪漫勇敢的英國女郎陷入一場··

107 沙漠醫生 HEINZ KONSOLIK 著
張雪娥譯 NT90
年輕的德國醫生，兩個動人女性，一場國際陰謀·····

108 風滿樓情滿樓 SIDNEY SHELDON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美國大膽女郎，無所不用其極地終於贏得了那些·····

109 名流 T. THOMPSON 著
陳旻平譯 NT120
一段不可告人的秘密，造成三個舉世矚目的名流····

110 蘇菲的抉擇 WILLIAM STYRON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三個奇異複雜公寓房客之間的狂暴而無奈的激情····

111 珍屋 ROBERT K. SMITH 著
朴衍倫譯 NT100
一個陌生的女郎正當闖進這座力圖振作中的家庭····

112 思鄉餐廳 ANNE TYLER 著
黃燦玲譯 NT100
波折多變的家庭，當最後的願望終於在餐桌旁邊····

113 燃燒的伊甸園 BELVA PLAIN 著
林靜華譯 NT110
當這對血管中流着相同血液卻不知的摯友面臨着····

114 龍爭虎鬪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40
這兩個被判『格殺勿論』的東西方特務首腦終於····

115 飄零的花瓣 V. C. ANDREWS 著
葉珊兒譯 NT130
什麼樣的母親！什麼樣的孩子！當復仇的種子在····

116 四季 STEPHEN KING 著
施寄青譯 NT140
當代『暢銷金榜之王』的四段最新冠軍名著故事····

117 折翼的女孩 L. SANDERS 著
謝瑤玲譯 NT130
八歲的小女孩兒，瘋狂放縱慾念的驚人駭異行爲····

118 第二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一個現代畫壇中的巨人，一場撲朔迷離的謀殺案····

119 過河卒子 JACK HIGGINS 著
張時譯 NT90
北愛爾蘭恐怖組織的陰謀終於令這對勇敢的男女····

120 烽火情鴛 DANIELLE STEEL 著
謝瑤玲譯 NT120
美國的法國大使夫人和世界最大鋼鐵王國鉅子間····

121 第二天堂 JUDITH GUEST 著
李倩宜譯 NT100
『凡夫俗子』原著者又一家庭倫理最新暢銷金榜鉅著

122 魔鬼戀人 VICTORIA HOLT 著
謝瑤玲譯 NT130
一對倔強的男女，一段掙扎在戰爭和死亡陰影的···

123 黑夜的外衣 HELEN MacINNES 著
朴衍倫譯 NT100
度假勝地竟是暴力陰謀的淵藪正伸展着魔爪散佈···

124 翠玉虎 CRAIG THOMAS 著
李倩宜譯 NT120
一場詭譎多變驚心動魄的間諜戰爭終於使東西德···

125 基礎危機 I. ASIMOV 著
湯新華譯 NT120
當『第二基礎』控制了人類的歷史思想和行爲時···

240 飛翔的夢 JAYNE A. PHILLIP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這個家族的成長回顧，表面單純卻蘊藏無數波瀾….

241 銷形蝕骸 RICHARD BACHMAN 著
施寄青譯 NT100
『變瘦了，』吉普賽老人祇說了一句話，他開始變瘦·

242 綠色星球 W. KOTZWINKLE 著
張汀譯 NT110
這本精采的外星人續集中，可愛的 E.T. 終於回到·

243 魂斷喀什米爾 M. M. KAYE 著
吳安蘭譯 NT90
在這平靜幽美的山中王國，兩個女人神秘的死亡….

244 莫斯科禁律 ROBERT MOSS 著
陸宗璇譯 NT110
誰能夠統治得了莫斯科，誰就能統治整個蘇俄的….

245 醇酒殺機 DICK FRANCIS 著
王凱竹譯 NT110
他的品酒技術一流，對暴力卻一無所知，當這個….

246 聖女・烈士 ANDREW M. GREELEY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她曾是修女，她希望超凡入聖，但是她生命中的….

247 閃亮 ELMORE LEONARD 著
李倩宜譯 NT110
在那閃亮的大西洋城，一對瘋狂而邪惡的眼睛正….

248 第三個千年 C. McCULLOUGH 著
施寄青譯 NT110
『刺鳥』的作者繼『孽障』後，傾力推出創新風格的傑作

249 策反對決 LEN DEIGHTON 著
趙敏譯 NT110
由墨西哥展開，經倫敦、巴黎、柏林等地的間諜戰·

250 鬼的故事 PETER STRAUB 著
芳及鈺等譯 NT160
我要把我所遭遇過最糟的，最最恐怖的事，告訴….

251 魔醫圾 ROBIN COOK 著
殷金生譯 NT90
一個年輕的醫科生在無意中發現了製藥界驚人的黑幕

252 她們五個 ALICE ADAMS 著
姜思娜譯 NT110
五個黃金年華的女孩在大學裏相識，編織出一段故事

253 夢想中的女兒 GAIL GODWIN 著
吳安蘭譯 NT100
一個十四歲的女孩與一個四十歲女人之間的忘年交

254 莫迪里安尼醜聞 KEN FOLLETT 著
陸宗璇譯 NT100
一幅莫迪里安尼的名畫牽扯出一連串的畫壇黑幕….

255 約伯大夢 ROBERT A HEINLEIN 著
邢誠明譯 NT110
他是一個牧師，在一次『蹈火』行動後竟發現他……

256 亞胥黎愛人 MARY STEWART 著
吳季永譯 NT120
她具有一種『異稟』，也就是『心靈交感』的能力…

257 明河戀曲 ANNIE GREENE 著
張汀譯 NT100
一個酗酒的浪子和三個深愛他的女人所編織成的故事

258 遠離非洲 ISAK DINESEN 著
張慧倩譯 NT110
這個堅強的女子在東非肯亞開墾咖啡園，經歷了……

221 局外人 HOWARD FAST 著
施寄青譯 NT100
當這個退伍的隨軍牧師捲入那動盪不安的小世界時·

222 英雄本色 JOHN GARDNER 著
張汀譯 NT100
龐德放棄〇〇七的身分，去扮演一個最適合他的角色

223 一粒樹籽 EVELYN ANTHONY 著
邵洪瑩譯 NT100
一顆形狀特異的樹籽，究竟將萌發出怎麼樣的結果？

224 新月之城 BELVA PLAIN 著
張慧倩譯 NT120
當這名尊貴的少女捲入戰爭的悲劇時，竟使她產生·

225 沉船諜計 CLIVE CUSSLER 著
姜思娜譯 NT150
接二連三的沉船事件，竟是暗藏玄機，陰謀重重….

226 財富 JUDITH MICHAEL 著
吳安蘭譯 NT130
她從失意恐慌中破繭而出時，才發現財富原來是….

227 窺伺者 MARY H. CLARK 著
王凱竹譯 NT110
當這年輕貌美的電視記者，深入華府的迷人世界….

228 西西里人 MARIO PUZO 著
張時譯 NT110
作者繼『教父』『愚人之死』後，推出最新暢銷冠軍之作

229 印度之旅 E. M. FORSTER 著
施寄青譯 NT120
印度的驕陽烈日，神秘的山崖洞窟，激起無邊的….

230 誰殺了嬌妻 NORMAN MAILER 著
李倩宜譯 NT100
當你酒醉後醒來，發現車座上沾滿鮮血時，你會….

231 黑桃女王 JACKIE COLLINS 著
謝瑤玲譯 NT150
她冷艷如鑽石華貴如女王，她使好萊塢風靡瘋狂….

232 巫女 ERIC V. LUSTBADER 著
趙敏譯 NT170
她是現代的巫女，她美艷深沉，她唯一執着的是….

233 假如還有明天 S. SHELDON 著
施寄青、林靜華譯 NT130
薛尼・席登繼『風滿樓情滿樓』後最新暢銷冠軍鉅著

234 騎一匹死亡馬 HELEN MacINNES 著
陸宗璇譯 NT120
這一次國際和平會議，竟是一場駭人的政治風暴….

235 魔符 S. KING & P. STRAUB 著
芳及鈺譯 NT150
兩大暢銷名家史蒂芬金與彼得史超伯空前携手合作·

236 幻愛 CYNTHIA FREEMAN 著
王嵩譯 NT110
一段綺麗的戀情一個難忘的故事，古老與現代的….

237 情緣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NT130
全美最熱門女作家丹尼爾斯蒂又一部金榜冠軍新作·

238 春閨怨 JUDITH ROSSNER 著
曹一豪譯 NT90
生理的創痛促使她自卑自憐，最後迎接她的將是….

239 蘭花情謎 PHYLLIS A. WHITNEY 著
李倩宜譯 NT100
最初蘭花上的鮮血祇是一個幻夢，結果却是她的….

202 情爆加勒比 MOSS & BORCHGRAVE 著
戴國光譯 NT100
在那風光明媚的古巴，正醞釀着一個舉世驚爆的….

203 情天慾海 J. BRISKIN 著
吳安蘭譯 NT150
當美貌、愛情、名利都還不夠時，這三個天之驕女·

204 帝國噩夢 ROBERT LUDLUM 著
湯新華譯 NT180
當冷靜機智的他，單槍匹馬地涉入這一場大災難時·

205 危險 DICK FRANCIS 著
謝瑤玲譯 NT110
當這反綁架大王陷入暴力、愛情和死亡的危險時….

206 亡魂舞 ANDREW M. GREELEY 著
李倩宜譯 NT120
這位美麗的少女，在無意間涉入一個撲朔迷離的….

207 心囚 PHILIP ROTH 著
林懿華譯 NT100
他的頸骨抽痛・頭髮脫落・顏面破碎・他的心靈….

208 圓 DANIELLE STEEL 著
張慧倩譯 缺書
在那一個驚悸的夜裏・當她唯一的女兒失去所有….

209 魂銷杏林 H. KONSALIK 著
張雪櫻譯 NT90
在冷艷霜寒的外表下，這位標緻的金髮女醫隱藏着·

210 夏日情焰 HEINZ KONSALIK 著
張雪櫻譯 NT100
一無所有的他，值得美麗多情的她，傾心相愛嗎？·

211 牀上的陌生人 夏樹靜子著
劉慕沙譯 NT100
一樁計畫周全的謀殺案，一對對各懷鬼胎的男女….

212 面紗裡外 SEYMOUR GRAY 著
黃達河譯 NT160
揭開神秘的面紗深入浩瀚的大漠，探尋石油王國的·

213 里見八犬傳 鎌田敏夫著
林敏生譯 NT160
明珠怎樣幻化成人形？小公主懷着怎樣的血海深仇？

214 怨婦 SAUL BELLOW 著
李倩宜譯 NT90
人情的冷暖，離合的悲歡，串連出篇篇真實動人的·

215 仕女俱樂部 HELEN H. SANTMYER 著
施寄青譯 NT150
烽火離亂的小鎮，太平歲月的回首，這些個女人的·

216 誰是首相 JEFFREY ARCHER 著
王凱竹譯 NT140
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大位誰敢當！你？我？還是·

217 藍廈驚夢 VICTORIA HOLT 著
施寄青譯 NT150
巍峨華廈藏着多少仇恨？美麗少女懷着多少秘密….

218 第四號協議 FREDERICK FORSYTH 著
張時譯 NT120
鑽石、皮箱、神秘盒子……引發出驚天動地的大陰謀

219 玉米田的孩子 STEPHEN KING 著
張汀、殷金生譯 NT160
金黃的玉米田裏那羣可愛的孩子，手中揮舞的竟是·

220 跛鹿 LAME DEER & R.ERDOES 著
許貴林譯 NT100
他是一個『最後的』純種印第安人，他畢生追尋的·

183 太空英雄 TOM WOLFE 著
張時譯 NT90
幾位胸懷壯志的飛行員乘太空船做第一次繞月的….

184 疤面煞星 PAUL MONETTE 著
李倩宜譯 NT100
他是一個强者却也是令人感傷惋惜的英雄終於毀滅了

185 離婚的女人 JUDY BLUME 著
趙永芬譯 缺書
三個離婚的女人・美貌、財富和子女都滿足不了….

186 曾經有一次 DANIELLE STEEL 著
姜思娜譯 NT120
曾經有一次，她擁有如此完美的幸福甜蜜只因爲….

187 1984 GEORGE ORWELL 著
劉紹銘譯 缺書
無孔不入的思想警察無法無天的極權統治人類面臨了

188 寵物墳場 STEPHEN KING 著
趙爾心譯 NT110
死而復活的男孩，魔鬼的化身，恐怖的氣氛將使你··

189 紅色龍 THOMAS HARRIS 著
芳及鈺譯 缺書
這個心理變態者，手段毒辣，每逢月圓之夜他就會··

190 伙伴們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姜思娜譯 NT100
這羣熱血沸騰的青年，在震盪的亂世中，勇敢的向·

191 魔宮傳奇 GEORGE LUCAS 著
謝瑤玲譯 NT90
如果『冒險』有名字，那它必然叫『印第安那・鍾斯』·

192 情結 DANIELLE STEEL 著
林靜華譯 NT110
著名外科醫生、美麗電視女記者和一大堆孩子的故事

193 永遠的大亨 HAROLD ROBBINS 著
趙永芬譯 NT110
全世界第一號暢銷小說之王的最新傑作・正轟動全美

194 黛西公主 JUDITH KRANTZ 著
謝瑤玲譯 NT140
這個家顯赫富裕的美麗公主掙扎在命運的播弄中….

195 天生好手 BERNARD MALAMUD 著
張時譯 NT90
當誰都不知道這個天生冠軍好手的身世和背景時….

196 第一死罪 L. SANDERS 著
余國芳譯 NT160
每當夜半人靜時，那一把冷厲而晶亮的冰斧，便….

197 奈何天 E. M. REMARQUE 著
彭歌譯 NT110
她的生命是一次次的嘔血，他的則是賽車，而當….

198 天堂男女 SUSAN ISAACS 著
施寄青譯 NT130
當這個英俊富有的男子，成爲好萊塢的熠熠紅星時·

199 長夜 CLARE FRANCIS 著
靜衍倫譯 缺書
一個年輕母親、一個逃犯、一個科學家，驚人的際遇

200 朝聖者 LEON URIS 著
張時譯 NT150
一個令人敬畏的一族之尊；一段匪夷所思的驚險歷程

201 小精靈 GEORGE GIPE 著
謝瑤玲譯 NT100
警告：不可曝光・不可沾水・最爲要緊的・不可….

297 兩個葛維爾太太 Dominick Dunne 著・施寄青譯 NT130
一對婆媳，兩個葛維爾太太之間究竟有什麼秘密—

298 夢夢公主 MICHAEL ENDE 著・李倩宜譯 N 16
神秘的夢夢來自何方？她具有什麼奇特力量，令……

299 星河秘密 DANIELLE STEEL 著・胡若瑋譯 NT110
企盼摘星的人在星河中載沉載浮，他們希望追求……

300 戰利品 THOMAS FLEMING 著・王凱竹譯 NT220
她在南北戰爭的廢墟中尋求新發展，她是戰利品……

301 大騙局 JEFFREY ARCHER 著・陳欣譯 NT120
騙術奇才與四位行家受害人展開對決，花招百出……

302 飲者狂歌 ROBERTSON DAVIES 著・陸宗璣譯 NT150
藝術細胞洋溢的富家青年爲何會從事間諜工作？……

303 與獅同眠 KEN FOLLETT 著・殷金生譯 NT120
美俄兩方的情報員與美麗的語言學家，在五獅谷……

304 九月天使 ANDREW M. GREELEY 著・吳安蘭譯 NT120
這個風韻猶存的畫廊女主人，內心藏著秘密與罪惡感

305 隔壁的男孩 CHRIS LOKEN 著・張 汀譯 NT130
比爾是個斯文俊秀的男孩，他會是數宗命案的兇手嗎

306 七號秘室 IRVING WALLACE 著・張時譯 NT130
身分如謎的中年美婦，眞是希特勒『已故』的妻子？

307 儷人韻事 JUDITH MICHAEL 著・張慧倩譯 NT150
情深不渝的報界伉儷，赤手空拳打出了美好天地……

308 倫敦諜戰 LEN DEIGHTON 著・郝明義譯 NT150
倫敦與莫斯科之間諜戰已趨白熱化，戰場設在……

309 騎士奇士 DICK FRANCIS 著・趙永芬譯 NT150
他是第一流的賽馬騎士，也是個行俠仗義的奇士……

310 沙漠之星 JOSEPH WAMBAUGH 著・王梅譯 NT120
這位富有的年輕人被燒死在車中，是意外？還是……

311 機伶小子 NICHOLAS PILEGGI 著・陸宗璣譯 NT120
他是個職業罪犯，他的生存是依靠他的背叛行爲……

312 紅塵女子 ROBERT B. PARKER 著・趙永芬譯 NT110
當這位妙齡妓女投奔她的男友時，他竟突然失蹤……

313 只吠過一聲的狗 JAMES HERRIOT 著・吳安蘭譯 NT160
吉米哈利又一部鉅著，五十篇狗的故事既溫馨又感人

314 獵頭 JOHN GARDNER 著・徐牧雨譯 NT110
是誰懸賞要〇〇七情報員的人頭？是夙敵？還是……

315 被詛咒的手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40
史蒂芬・金的最新十五篇不可思議，聳人聽聞的故事

278 天堂島之戀 VICTORIA HOLT 著 張汀譯 NT150
安安是個美麗好奇的女孩，決心前往天堂島去追尋…

279 重聚之後 RONA JAFFE 著 王凱竹譯 NT130
她們絢爛的外表下却隱藏著辛酸苦痛，莫非命運……

280 留住春夢 Barbara Taylor Bradford 著 吳安蘭譯 NT150
艾曼出身貧困，却因爲兼備野心、智慧及勇氣而……

281 紫色姊妹花 ALICE WALKER 著 張慧倩譯 NT100
麗莎與奈蒂姊妹情深，兩人雖命運坎坷，却堅強勇敢.

282 另一種女人 LISA ALTHER 著 陳家明譯 NT120
她們是另一種女人，聰明、敏感，情感複雜，因而…

283 可愛的陌生人 KATHLEEN E, WOODIWISS 著 謝瑤玲譯 NT120
兩個男人分娶了一對孿生姊妹，却發覺他們的妻……

284 紅杏 IRWIN SHAW 著 吳安蘭譯 NT110
她紅杏出牆，是因爲招蜂引蝶的美貌，還是因爲……

285 孤獨之鴿 LARRY McMURTRY 著 殷金生譯 NT140
騎兵隊的難兄難弟合夥經營牧場，和美麗的妓女……

286 風中的呼喚 EVELYN ANTHONY 著 姜思娜譯 NT120
凱塞琳是個美貌的英國女郎，二次大戰時與納粹爲敵

287 黑暗中的笑聲 Vladimir Nabokov 著 公品譯 NT100
他拋妻棄女，金屋藏嬌，沒想到換來的却是種種……

288 鬼的邀請 Henri René A.G.D. Maupassant 等著 楊孜譯 NT120
二十七篇精彩絕倫的鬼故事，篇篇令您毛骨悚然……

289 白罌粟 MARGARET GAAN 著 張時譯 NT110
這種豔麗的花卉竟是毒品的前身；鴉片戰爭帶來……

290 七步叛國 MICHAEL HARTLAND 著 羅福賜譯 NT130
過氣外交官捲入政治漩渦，他該犧牲愛女，還是……

291 歸鄉路 V. C. ANDREWS 著 陸宗璣譯 NT140
海雯雖然出身貧困，品格却高貴純潔，力爭上游……

292 死亡商人 Fred Mustard Stewart 著 凌共仁譯 NT180
私生子搖身變爲軍火大亨，他是死亡商人，還是……

293 空屋之聲 FRANCIS KING 著 吳安蘭譯 NT120
人死之後，眞能與親人精神溝通嗎？靈媒的力量……

294 盧布林的魔術師 Isaac B. Singer 著 陳蒼多譯 NT120
風流成性的魔術師到處留情，一位俏寡婦却使他…

295 歸程 ALICE ADAMS 著 余國芳譯 NT100
這些旅程中的人們，各自追求不同的經驗與靈感……

296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 著 趙敏譯 NT180
花朵般的三姊妹住進了姨父的豪富之家，竟因而……

259 鱷魚再見 WILLIAM F. BUCKLEY, JR. 著 王凱竹譯 NT120
甘迺迪總統鑑於美古情勢，就批准進行『鱷魚再見』

260 回到未來 GEORGE GIPE 著 謝瑤玲譯 NT110
這個高中生和一位科學怪傑利用時間機器回到未來。

261 敵人 RICHARD HARRIS 著 羅福賜譯 NT100
這個普立茲獎作家在無意中發現了驚人的大機密……

262 苦澀的蜜月 ALBERTO MORAVIA 著 曾一豪譯 NT100
這對政治觀點不同的新婚夫妻在蜜月期的情慾衝突…

263 乞丐與賊 IRWIN SHAW 著 王維國譯 NT140
這個歷盡滄桑的家族，在洶湧而至的風浪中找到……

264 感傷的教育 JOYCE CAROL OATES 著 施寄青譯 NT100
這個情慾初萌的青年，在摸索中進入一片神秘的境界

265 富貴浮雲 IRWIN SHAW 著 趙敏譯 NT120
這個和諧美滿的小康之家，却因爲一個陌生人而……

266 草莽風雲 LOUIS L'AMOUR 著 張汀譯 NT110
這個滿懷理想的英俊青年，到西部去追求美好未來

267 娟妮 MICHAEL KORDA 著 張慧倩譯 NT140
她來自加爾各答，貧窮卑微，却利用懾人的美貌……

268 寂寞銀雨 John D. MacDonald 著 施寄青譯 NT100
一艘豪華遊艇離奇失踪了，一位秘魯少女竟慘死

269 夏山沉夢 ALLEN DRURY 著 彭中原譯 NT170
蘇俄新頭目上台，揚言以武力征服民主各國，但……

270 同班同學 ERICH SEGAL 著 王凱竹譯 NT160
五位傑出的青年在哈佛大學風雲際會，各展長才……

271 殺手的自白 JACK HIGGINS 著 陸宗璣譯 NT110
蘇聯情報局派出天才型殺手前往西歐臥底，他將……

272 此情不渝 ANN BEATTIE 著 吳慧譯 NT110
在一個崇尚虛名，追求近利的社會裏，眞情變得……

273 那個金髮女孩 STEPHEN KING 等著 李倩宜等譯 NT120
七個動人的故事，七種不同的格調，請您來欣賞……

274 戰神 JOHN TOLAND 著 張時譯 NT160
二次大戰期間，美、日兩大家族共譜出史詩般的……

275 蘋果園 JOHN IRVING 著 李倩宜譯 NT150
他是個孤兒，也是個醫生，她純情美麗，兩人在……

276 密友之死 RICHARD HARRIS 著 羅福賜譯 NT110
是誰殺死了他的老友？是那嬌艷的未亡人，還是……

277 移民之女 HOWARD FAST 著 張慧倩譯 NT120
這個典型的美國英雄在歷經人生甜酸苦辣之後又…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定價	簡介
335	白宮外遇	SALLY QUINN 著．陳家明譯 NT150	第一夫人也有外遇？她爲何冒著大不韙和別人相愛？
336	離島風雲	JOHN D. MacDONALD 著．馬驥譯 NT110	建築奸商，炒地皮專家聯手，興風作浪，造成了……
337	金杯	BELVA PLAIN 著．吳安蘭譯 NT160	這個堅强的女人，爲愛執著，歷盡萬苦，終於能……
338	死亡的滋味	P. D. JAMES 著．張時譯 NT140	是鮮血與氣息，會給人死亡的滋味。這宗謀殺……
339	恐怖，悄悄來	JAY ANSON 著．姜冠羽譯 NT110	這五口之家，住進有名的凶宅，恐怖便悄然而至……
340	諸神的風車	SIDNEY SHELDON 著．吳安蘭譯 NT140	美國駐羅馬尼亞女大使身負重任，却因而招來連串的
341	龍之眼	STEPHEN KING 著．姜冠羽譯 NT130	一個國王，兩個王子，一頭巨龍，編織出精彩的……
342	搶匪	ELMORE LEONARD 著．張慧倩譯 NT130	這一個搶匪班底空前絕後，包括還俗修女，騙子……
343	1989大恐慌	PAUL ERDMAN 著．王凱竹譯 NT120	一九八九年，雷根即將卸任，美國經濟却發生大恐慌
344	最後的血統	LOUIS L'AMOUR 著．林穗譯 NT130	他是美國空軍試飛員，憑著最後的血統，殺出了……
345	刺客任務	ROBERT LUDLUM 著．羅福賜譯 NT260	他是積生．龐，代號"三角洲"，他令人聞風喪胆！…
346	說故事的人	HAROLD ROBBINS 著．姜恩娜譯 NT130	他是一個說故事的人，他的一生更像個曲折的故事！
347	錢錢錢	PAUL-LOUP SULITZER 著．沙永玲譯 NT130	這個滿腔復仇烈焰的青年，利用金錢打擊金錢……
348	狐夜	JACK HIGGINS 著．傅凌譯 NT110	二次世界大戰中最秘密的一次行動，援救不成卽滅口
349	黑暗的那一邊	DENNIS ETCHISON 著．陳家明譯 NT120	『黑暗的那一邊』究竟是一個暗號，還是恐怖的深淵
350	霹靂箭	DICK FRANCIS 著．姜冠羽譯 NT130	『救世天使』賞爾定再度出擊，一解『霹靂箭』玄機
351	古境伊人	DAPHNE DU MAURIER 著．徐淑貞譯 NT140	他穿越時空，在古境邂逅佳人，無奈却可望不可及！
352	銀玫瑰	DAVID A. KAUFELT 著．米 妮譯 NT120	她是『柏林銀玫瑰』，藏在那顛倒衆生外表下的……
353	驗血	JONATHAN KELLERMAN 著．羅福賜譯 NT120	一個身罹重病的可愛男孩，牽出一樁罕人聽聞的……

編號	書名	作者・譯者・定價	簡介
316	天之驕女	JACKIE COLLINS 著．沙永玲譯 NT220	這位美麗的女郎被控謀殺罪，她是無辜的，不是嗎？
317	旅情	DANIELLE STEEL 著．張慧倩譯 NT130	生性浪漫，熱愛冒險的她，甘願隨愛人遊走天涯……
318	迷霧	STEPHEN KING 著．謝瑤玲譯 NT130	暴風雨過後，湖面上出現一團濃白的迷霧，結果……
319	穿牆貓	ROBERT A. HEINLEIN 著．凌其仁譯 NT140	一對來自不同時空的夫妻如何結合？一隻穿牆貓……
320	第八戒律	LAWRENCE SANDERS 著．張時譯 NT130	一枚價值連城的希臘古幣離奇失蹤了，結果牽出……
321	夢迴憂愁湖	GARRISON KEILLOR 著．傅凌譯 NT130	小鎮的憂愁湖幽靜迷人，湖畔的人有著溫馨的故事。
322	魔寶588	GERALD A. BROWNE 著．麥倩宜譯 NT140	一顆未經琢磨，毫不起眼的鑽石，竟具有神奇的……
323	吉特巴香水	TOM ROBBINS 著．陸宗璇譯 NT140	一對穿越歷史長廊的夫妻，發現了香水的奧秘是……
324	情瀾綿綿	BARBARA T. BRADFORD 著．徐淑貞譯 NT160	她們三代都是美女，血液裏也都流著果敢的因子……
325	牠	STEPHEN KING 著．吳安蘭譯 NT300	『牠』是個恐怖的怪物，住在下水道，專門擄捕……
326	夢裏佳人	JOHN UPDIKE 等著．崔文瑜譯 NT120	這個可愛的妙佳人生性慷慨，從來不會拒絕別人……
327	天堂暗影	ERICH M. REMARQUE 著．張時譯 NT140	他脫離蓋世太保的魔掌，來到紐約天堂，和美麗的她
328	英雄的故事	JACK SCHAEFER 等著．賀禮譯 NT130	這個浪子槍手雲遊四方，却在農場落脚，發展出……
329	完美的間諜(上)	JOHN LE CARRÉ 著．王凱竹譯 NT120	這位英國間諜離奇失蹤，留下一個個難解的疑團……
330	完美的間諜(下)	JOHN LE CARRÉ 著．王凱竹譯 NT120	他的父親是個騙術奇才，他却投身間諜工作結果……
331	女兒與情人	SUE MILLER 著．吳安蘭譯 NT120	她周旋在女兒與情人之間，要如何兼顧，如何抉擇？
332	好萊塢丈夫	JACKIE COLLINS 著．張慧倩譯 NT170	他們是熱門性感的好萊塢丈夫，爲了名利與愛情……
333	叛逆之女	PATTI DAVIS 著．施寄青譯 NT110	她是美國總統千金，生性叛逆，處處與老爸作對……
334	電腦上帝	JOHN UPDIKE 著．王凱竹譯 NT120	電腦程式可能解出上帝存在與否之謎？是與否都……

No.	書名	作者・譯者	定價	簡介
373	陷阱	TABITHA KING著・米妮譯	NT140	恐怖事件並無特定對象或範圍，即使日常生活中……
374	蜜莎朗海的仕女	COLLEEN McCULLOUGH著・張慧倩譯	NT100	胆怯柔順的老小姐，一變爲勇於追求幸福與公道…
375	分色線上	ALLEN DRURY著・彭中原譯	NT250	恨多於愛的敗血症，使人類的分色線愈來愈深！……
376	怪異檔案	LAWRENCE SANDERS著・吳安蘭譯	NT160	不修邊幅的小伙子，憑著靈光的頭腦，屢破奇案……
377	鑽石獵人	WILBUR SMITH著・姜冠羽譯	NT130	一顆稀世的巨鑽，引發了兩個男人的戰爭，至死方休
378	再愛一次	DANIELLE STEEL著・湯添芳譯	NT130	這對璧人橫遭天妒，她在劇變後如何站起來再愛一次
379	猛獅撲食	WILBUR SMITH著・陸宗璇譯	NT170	他們是來自各路的好漢，如猛獅撲食般攫取黃金……
380	獨家陰謀	ROBERT MOSS著・王凱竹譯	NT170	初出茅廬的記者，以生命換來的獨家報導，揭發……
381	黃金煉獄	WILBUR SMITH著・羅福賜譯	NT150	這座黃金鑄成的煉獄，是令人旣愛又懼的寶藏兼墳場
382	小城大案	ROBERT B. PARKER著・麥倩宜譯	NT120	吊兒郎當的私家偵探，來到小城，偵查一樁詭異命案
383	第四死罪	LAWRENCE SANDERS著・余國芳譯	NT180	一把鎚頭，變成殺人的利器，兇手是他？是她？還是
384	天使與夜鶯	VICTORIA HOLT著・湯添芳譯	NT160	一位歷盡滄桑的白衣天使，爲報殺夫害子之仇………
385	公爵的情婦	DAPHNE DU MAURIER著・吳安蘭譯	NT140	她憑著美貌與手腕，攀龍附鳳，成爲震驚英國的女人
386	陰影下的蓓蕾	V. C. ANDREWS著・江慧君譯	NT130	一朵在陰影中綻放的蓓蕾，遭遇了什麼樣的摧殘……
387	戴面具的女人	VICTORIA HOLT著・麥倩宜譯	NT160	她戴著美麗善良的面具，扮演救人的天使，但卻……
388	大盜·作家·三人行	LAWRENCE SANDERS著・羅福賜譯	NT140	暢銷女作家異想天開，設計一宗劫案，……
389	眞相說謊	HELEN HAYES著・江慧君譯	NT110	眼睛所見的就是眞嗎？有時候『眞相』甚至會說謊！
390	午夜野火	MARY STEWART著・吳安蘭譯	NT120	每當午夜燃起熊熊野火，就有一純潔少女慘遭割頸…
354	天使之泣	WILBUR SMITH著・陸宗璇譯	NT150	那片神秘豐饒的南非大陸，種族仇恨的血淚交流……
355	情到深處	DANIELLE STEEL著・吳安蘭譯	NT150	『情到深處無怨尤』，痴情的他將如何面對愛妻……
356	美夢成眞	JACQUELINE BRISKIN著・湯添芳譯	NT140	她從貧家女一躍爲好萊塢性感巨星，她爲了愛情……
357	怪疫	ROBIN COOK著・王凱竹譯	NT120	比『愛滋病』更具壓迫性的『艾伯拉病毒』肆虐……
358	熱	WILLIAM GOLDMAN著・姜冠羽譯	NT120	一個落魄江湖的奇男子，如何行俠仗義打抱不平？…
359	我要曼哈頓	JUDITH KRANTZ著・謝瑤玲譯	NT160	放蕩不羈的富家女，搖身變爲出版界女强人，創下…
360	山之巓	IRWIN SHAW著・王開平譯	NT150	他由生命的谷底攀上巓峯，他在一個個女人間流浪！
361	Tim,愛我	COLLEEN McCULLOUGH著・吳安蘭譯	NT120	一個孩童般純眞的俊美青年，可能愛上芳華虛度的…
362	絲女	GWEN DAVIS著・麥倩宜譯	NT140	她是神秘的『絲女』，美麗，高雅，身世如謎般……
363	恐怖的橙空	JOHN D. MacDONALD著・姜冠羽譯	NT120	在那恐怖的橙空下，發生了什麼樣詭異的事件？……
364	慘不忍睹	STEPHEN KING著・吳安蘭譯	NT140	一個恐怖至極的小說，令您慘不忍睹，手不釋卷……
365	豪門的秘密	STEPHEN BIRMINGHAM著・米妮譯	NT150	她是豪門的主宰，無奈高處不勝寒，當秘密破繭而出
366	最後的騙局	LEN DEIGHTON著・陸宗璇譯	NT120	這『三人行』的國際鉅騙，衣冠楚楚，瞞天過海……
367	心之季	CYNTHIA FREEMAN著・張慧倩譯	NT150	她歷經心靈的春夏秋冬，嘗遍了人生的酸甜苦辣……
368	雙姝	JANET DAILEY著・陳家明譯	NT160	這對同父異母的姊妹，爲爭奪父愛與家產，不惜……
369	甜菜皇后	LOUISE ERDRICH著・江慧君譯	NT130	一個種植甜菜的小鎭，發生了一段曲折感人的故事！
370	紫丁香盛開的時候	ALICE PARIZEAU著・湯添芳譯	NT120	她們是祖孫三代，流著同樣勇敢與美麗的血液
371	晚宴	HOWARD FAST著・張時譯	NT120	這場名流畢至，冠蓋雲集的晚宴，揭發了多少秘密？
372	殺機重重	JOHN GARDNER著・羅福賜譯	NT120	○○七陷身重重殺機，與蘇聯情報局魔頭一決生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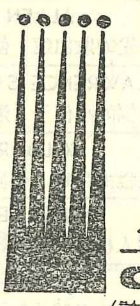
本書原著者
瑪麗・史都華

瑪麗・史都華
暢銷金榜鉅著

紡月的女神

亞霄黎愛人

午夜野火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五三〇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三九〇

午夜野火
WILDFIRE AT MIDNIGHT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56

原　　著：Mary Stewart
譯　　者：吳安蘭
主　　編：麥倩宜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發行：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郵撥 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印刷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2段140巷49號地下室
電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七年 八月

本書定價：新台幣120元　港幣33元